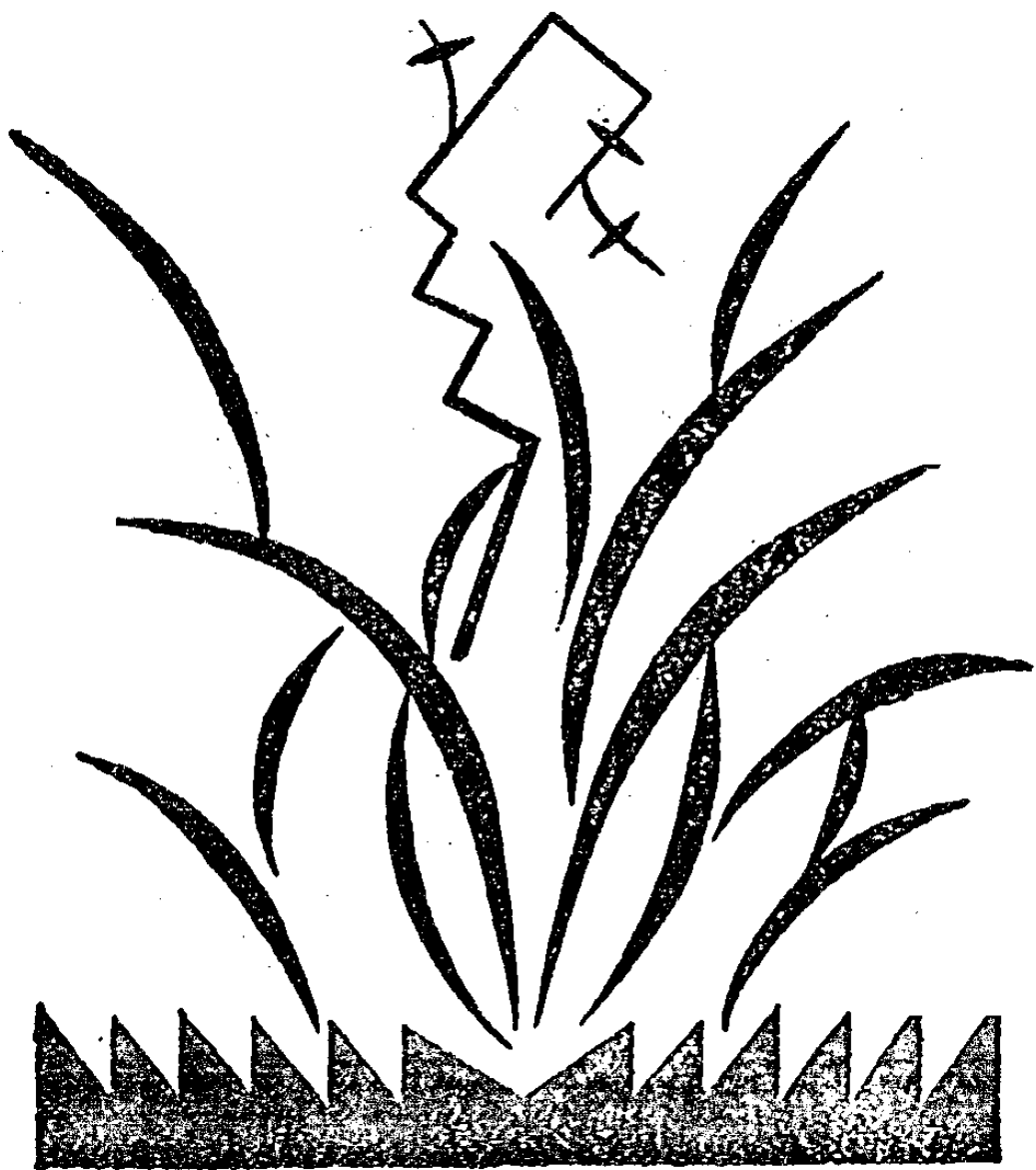


集子文從



沈從文子集

沈從文著



3 0605 2987 6

目次

龍珠·····	一
丈夫·····	四一
燈·····	七九
建設·····	一一九
春天·····	一九九
紳士的太太·····	二四五

0-1.00
747-57
2

龍 朱

龍 朱

第一 說這個人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參與過雕塑阿波羅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給兒子了。族長兒子龍朱年十七歲，爲美男子中之美男子。這個人，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種種比譬全是爲了他的美。其他的德行則與美一樣，得天比平常人都多。

提到龍朱像貌時，就使人生一種卑視自己的心情。平時在各樣事業得失上



全引不出妒嫉的神巫，因為有次望到龍朱的鼻子，也立時變成小氣，甚至於想用鋼刀去刺破龍朱的鼻子。這樣與天作難的倔強野心却生之於神巫，到後又却因為這美，仍然把這神巫克服了。

白耳族，以及烏婆、獐裸、花帕、長脚、各族，人人都說龍朱像貌長得好，看，如日頭光明，如花新鮮，正因為說這樣話的人太多，無量的阿諛，反而煩惱了龍朱了。好的風儀用處不是得阿諛。（龍朱的地位，已就應當得到各樣人的尊敬歆羨了。）既不能在女人中煽動勇敢的悲歡，好的風儀全成爲無意思之事。龍朱走到水邊去，照過了自己，相信自己的好處，又時時用銅鏡檢察自己，覺得并不爲人過譽。然而結果如何呢？因為龍朱不像是應當在每個女子理想中的丈夫那麼平常，因此反而與婦女們離遠了。

女人不敢把龍朱當成目標，做那荒唐豔麗的夢，并不是女人的錯。在任何

民族中，女子們，不能把神做對象，來熱烈戀愛，來流淚流血，不是自然的事麼？任何種族的婦人，原永遠是一種胆小知分的獸類，要情人，也知道要什麼樣情人爲合乎身分。縱其中并不乏勇敢不知事故的女子，也自然能從她的不合理希望上得到一種好教訓。像貌堂堂是女子傾心的原由，但一個過分美觀的身材，却只作成了與女子相遠的方便。誰不承認獅子是孤獨？獅子永遠是孤獨，就只爲了獅子全身的紋綵與衆不同。

龍朱因爲美，有那與美同來的驕傲不？凡是到過青石岡的苗人，全都能賭咒作證，否認這個事。人人總說總爺的兒子，從不用地位虐待過人畜，也從不聞對長年老輩婦人女子失過敬禮。在稱讚龍朱的人口中，總還不忘同時提到龍朱的像貌。全寨中，年青漢子們，有與老年人爭吵事情時，老人詞窮，就必定說，我老了，你年青人，幹嗎不學龍朱謙恭對待長輩？這青年漢子，若還有羞

恥心存在，必立時遁去，不說話，或立即認錯，作揖陪禮。一個婦人與人談到自己兒子，總常說，兒子若能像龍朱，那就賣自己與江西布客，讓兒子得錢花用，也願意。所有未出嫁的女人，都想自己將來有個丈夫能與龍朱一樣，所有同丈夫吵嘴的婦人，說到丈夫時，總說你不是龍朱，真不配管我磨我；你若是龍朱，我做牛做馬也甘心情願。

還有，一個女人同她的情人，在山峒裏約會，男子不失約，女人第一句讚美的話總是「你真像龍朱。」其實這女人并不會同龍朱有過交親，也未嘗聽到誰個女人同龍朱約會過。

一個長得太標致了的人，是這樣常常容易為別人把名字放到口上咀嚼！

龍朱在本地方遠遠近近，得到的尊敬愛重，是如此。然而他是寂寞的。這人是獸中之獅，永遠當獨行無伴！

在龍朱面前，人人覺得是卑小，把男女之愛全抹殺，因此這族長的兒子，却永無從愛女人了。女人中，屬於烏婆族，以出產多情才貌女子著名地方的女人，也從無一個敢來在龍朱面前，閉上一隻眼，蕩着她上身，同龍朱挑情。也從無一個女人，敢把她繡成的荷包，擲到龍朱身邊來。也從無一個女人，敢把自己姓名與龍朱姓名編成一首歌，來到跳年時節唱。然而所有龍朱的親隨，所有龍朱的奴僕，又正因為美，正因為與龍朱接近，如何的在一種沉醉狂歡中享受這些年青女人小嘴長臂的溫柔！

「寂寞的王子，向神請求幫忙吧。」

使龍朱生長得如此壯美，是神的權力，也就是神所能幫助龍朱的唯一事。

至於要女人傾心，是人為的事啊！

要自己，或他人，設法使女人來在面前唱歌，狂中裸身於草席上面獻上貞

潔的身，只要是可能，龍朱不拘犧牲自己所有何物，都願意。然而不行。任怎樣設法，也不行。七梁橋的洞口終於有合攏的一日，有人能說在這高大山洞合攏以前，龍朱能夠得到女人的愛，是不可信的事。

不是怕受天責罰，也不是另有所畏，也不是預言者曾有明示，也不是族中法律限止，自自然然，所有女人都將她的愛情，給了一個男子，輪到龍朱却無分了。民族中積習，折磨了天才與英雄，不是在事業上粉骨碎身，便是在愛情中退位落伍，這不是僅僅白耳族王子的寂寞，他一種族中人，總不缺少同樣的故事！

在寂寞中龍朱是用騎馬獵狐以及其他消遣把日子混過了。

日子過了四年，他二十一歲。

四年後的龍朱，沒有與以前日子龍朱兩樣處。若說無論如何可以指出一點

不同來，那就是說如今的龍朱，更像一個好情人了，年齡在這個神工打就的身體上，加上了些更表示「力」的東西，應長毛的地方生長了茂盛的毛，應長肉的地方增加了結實的肉，一顆心，則同樣因為年齡所補充的，是更其能頑固的預備要愛了。

他越覺得寂寞。

雖說七梁洞并未有合搆，二十一歲的人年紀算青，來日正長，前途大好，然而甚麼時候是那補償填還時候呢？有人能作證，說天所給別的男子，幸福與苦惱，也將同樣給龍朱麼？有人敢包，說到另一時，總有女子來愛龍朱麼？

白耳族男女結合，在唱歌。大年時，端午時，八月中秋時，以及跳年刺牛大祭時，男女成羣唱，成羣舞。女人們，各穿了峒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時，在好天氣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阿，在水濱，唱着歌，把

男女吸到一塊來，即在太陽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頂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習慣下，一個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種羞辱，一個女子不能唱歌她不會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愛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錢，不是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只有真實熱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壯樂觀，是憂鬱，是怒，是惱，是眼淚，總之還是歌。一個多情的鳥絕不是啞鳥。一個人在愛情上無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業上也全是無希望可言，這樣人決不是好人！

那麼龍朱必定是缺少這一項，所以不行了。

事實又并不如此。龍朱的歌全爲人引作模範的歌，用歌發誓的男子婦人，全採用龍朱誓歌那一個韻。一個情人被對方的歌窘倒時，總說及勝利人拜過龍朱作歌師傅的話。凡是龍朱的聲音，別人都知道，凡是龍朱唱的歌，無一個女

人敢接聲。各樣的超凡入聖，把龍朱摒除於愛情之外，歌的太完全太好，也彷彿成爲一種吃虧理由了。

有人拜龍朱作歌師傅的話，也是當真的，手下的用人，或其他青年漢子，在求愛中腹中歌詞爲女人逼盡，或者愛情扼着他的喉嚨，歌不出心中的事時，來請教龍朱，龍朱總不辭。經過龍朱的指點，結果是多數把女子引到家，成了管家婦。或者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銷。熟讀龍朱的歌的男子，博得美貌善歌的女人傾心，也有過許多人。但是歌師傅永遠是歌師傅，直接要龍朱教歌的，總全是男子，并無一個年青女人。

龍朱是獅子，只有說這個人是獅子，可以使我們對於他的寂寞得到一種解釋！

年青女人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懂到唱歌要男人的，都給一些歌戰勝，全引

誘盡了。凡是女人都明白情慾上的固持是一種癡處，所以女人寧願意減價賣出，無一個敢屯貨在家。如今是只能讓日子過去一個辦法，因了日子的推選，希望那新生的犢中也有那不怕獅子的犢在。

龍朱是常常這樣自慰着度着每個新的日子的，不要太把話說盡，在七梁橋洞口合攏以前，也許龍朱仍然可以遇着與這個高貴的人身分相稱的一種機運。

第二 說一件事

中秋大節的月下整夜歌舞，已成了過去的事了。大節的來臨，反而更寂寞，也成了過去的事了。如今是九月。打完谷子了。打完桐子了。紅薯早挖完全下地窖了。冬鷄已上孵，快要生出小鷄了。連日晴朗出太陽，天氣冷暖宜

人。年青婦人全都負了柴爬同篾籠上坡爬草。各處山坡上都有歌聲，各處山峒裏，都有情人在用乾草鋪就并撒有野花的臨時床上并排坐或并頭睡。這九月是比春天還好的九月。

龍朱在這樣時候更多無聊。出去玩，打鳩本來非常相宜，然而一出門，就聽到各處歌聲，到許多地方又免不了要碰到那成雙的人，於是大門也不敢出了。

無所事事的龍朱，每天只在家中磨刀。這預備在冬天來剝豹皮的刀，是寶物，是龍朱的朋友。無聊無賴的龍朱，是正用着那「一日數摸望劇於十五女」的心情來愛這寶刀的。刀用油在一方小石上磨了多日，光亮到暗中照得見人，鋒利到把頭髮放到刀口，吹一口氣髮就成兩截，然而還是每天把這刀來磨的。

某天，一個比平常日子似乎更像是有意幫助青年男女「野餐」的一天，黃

黃的日頭照滿全村，龍朱仍然磨刀。

在這人脸上有種孤高鄙夷的表情，嘴角的笑紋也變成了一條對生存感到煩厭的線。他時時凝神聽察堡外遠處女人的尖細歌聲，又時時望天空。黃的日頭照到他一身，使他身上作春天溫暖。天是藍天，在藍天作底的景致中，常常有雁鵝排成八字或一字寫在那虛空。龍朱望到這些也不笑。

什麼事把龍朱變成這樣陰鬱的人呢？白耳族，烏婆族，裸裸，花帕，長脚，……每一族的年青女人都應負責，每一對年青情人都應致歉。婦女們，在愛情選擇中遺棄了這樣完全人物，是大菩薩神不許可的一件事，是愛神的恥辱，是民族滅亡的先兆。女人們對於戀愛不能發狂，不能超越一切利害去追求，不能選她頂歡喜的一個人，不論是白耳族還是烏婆族，總之這民族無用，近於中國漢人，也很顯明了。

龍朱正磨刀，一個矮矮的奴隸走到他身邊來，伏在龍朱的腳邊，用手攀他主人的腳。

龍朱瞥了一眼，仍然不做聲，因為遠處又有歌聲飛過來了。

奴隸撫着龍朱的腳也不做聲。

過了一陣，龍朱發聲了，聲音像唱歌，在揉和了莊嚴和愛的調子中挾着一點憤懣，說，「矮子你又不聽我話，做這個樣子！」

「主，我是你的奴僕。」

「難道你不想做朋友嗎？」

「我的主，我的神，在你面前我永遠卑小。誰人敢在你面前平排？誰人敢說他的尊嚴在美麗的龍朱面前還有存在必須？誰人不願意永遠為龍朱作奴作婢？誰……」

龍朱用頓足制止了矮奴的奉承，然而矮奴仍然把最後一句「誰個女子敢想愛上龍朱？」恭維得不得體的話說畢，才站起來。

矮奴站起了，也仍然如平常人跪下一般高。矮人似乎真適宜於作奴隸的。龍朱說，「甚麼事使你這樣可憐？」

「在主面前看出我的可憐，這一天我真值得生存了。」

「你太聰明了。」

「經過主的稱讚，我也成了天才。」

「我問你，到底有甚麼事？」

「是主人的事，因為主在此事上又可見出神的恩惠。」

「你這個只會唱歌不會說話的人，真要我打你了。」

矮奴到這時才把話說到身上。這個時他哭着臉，表明自己的苦惱失望，且

學著龍朱生氣時頓足的樣子。這行爲，若在別人猜來，也許以爲矮子服了毒，或者肚臍被山蠶所螫，所以作這樣子，表明自己痛苦，至於龍朱，則早已明白，猜得出這樣的矮子，不出賭博輸錢或失歡女人兩事了。

龍朱不作聲，高貴的笑，於是矮子說，

「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事是瞞不了你的，在你面前的僕人，是又被一個女子欺侮了。」

「你是一隻會唱謠媚曲子的鳥，被欺侮是不會有的事！」

「但是，主，愛情把僕人變蠢了。」

「只有人在愛情中變聰明的事。」

「是的，聰明了，彷彿比其他時節聰明了點，但在一個比自己更聰明的人面前，我看出自己蠢得像豬。」

「你這土鷄哥平日的本事在甚麼地方去了？」

「平時那里有什麼本事呢，這隻土鷄哥，嘴吧大，身體大，唱的歌全是學來的歌，不中用。」

「把你所學的全唱過，也就很可以打勝仗了。」

「唱過了，還是失敗。」

龍朱就縐了一縐眉毛，心想這事怪。

然而一低頭，望到矮奴這樣矮；便瞭然於矮奴的失敗是在身體，不是在歌喉了，龍朱笑笑的說。

「矮東西，莫非是爲你像貌把你事情弄壞了。」

「但是她並不會看清楚我是誰。若說他知道我是在美麗無比的龍朱王子面前的矮奴，那她早爲我引到黃虎洞做新娘子了。」

「我不信你。一定是土氣太重。」

「主，我賭咒。這個女人不是從聲音上量得出我身體長短的人。但她在我歌聲上，却把我心的長短量出了。」

龍朱還是搖頭，因為自己是卽或見到矮人在前，至於度量這矮奴心的長短，還不能夠的。

「主，請你信我的話。這是一個美人，許多人唱枯了喉嚨，還爲她所唱敗！」

「既然是好女人，你也就應把喉嚨唱枯，爲她吐血，才是愛。」

「我喉嚨是枯了，才到主面前來求救。」

「不行不行，我剛才還聽過你恭維了我一陣，一個真真爲愛情絆到了腳的人，他決不會又能爬起來說別的話！」

「主啊，」矮奴搖着他的大的頭顱，悲聲的說道，「一個死人在主面前，也總有話讚揚主的完全的美，何況奴僕呢。奴僕是已爲愛情絆倒了脚，但一同主人接近，彷彿又勇氣勃勃了。主給人的勇氣比何首烏補藥還強十倍。我仍然堅強了。讓人家戰敗了我也不說是主的奴僕，不然別人會笑主用着這樣的人，丟了白耳族的光榮！」

矮奴就走了。但最後說的幾句話，激起了龍朱的憤怒，把矮子叫着，問，到底女人是怎樣的女人。

矮奴把女人的臉，身，以及歌聲，形容了一次。矮奴的言語，正如他自己所稱，是用一枝秃筆與殘餘顏色，塗在一塊破布上的。在女人的歌聲上，他就把所有白耳族青石岡地方有名的出產比喻淨盡。說到像甜酒，說到像枇杷，說到像三羊溪的鱸魚，說到像狗肉，彷彿全是可吃的東西。矮奴用口作畫的本領

並不盤脚。

在龍朱眼中，是看得出矮奴餓了，在龍朱心中，則所引起的，似乎也同甜酒狗肉引起的慾望相近。他因了好奇，不相信，就爲矮奴設法，說同到矮奴一起去看。

正想設法使龍朱快樂的矮奴，見到主人要出去，當然歡喜極了，就着忙催主人快出柴門到山中去。

不到一會這白耳族的王子就到山中了。

藏在一積草後面的龍朱，要矮奴大聲唱出去，照他所教的唱。先不聞回聲。矮奴又高聲唱，在對山，在毛竹林裏，却答出歌來了。音調是花帕族中女子的音調。

龍朱把每一個聲音都放到心上去，歌只唱三句，就止了。有一句留着待答

歌人解釋。龍朱就告給矮奴答復這一句歌。又教矮奴也唱三句出去，等那邊解釋。歌的意思是：凡是好酒就歸那善於唱歌的人喝，凡是好肉也應歸善於唱歌的人吃，只是你好的美的女人應當歸誰？

女人就答一句，意思是：好的女人只有好男子才配。她且即刻又唱出三句歌來，就說出什麼樣男子是好男子的稱呼。說好男子時，提到龍朱的名，又提到別的個人的名，那另外兩個名字却是歷史上的美男子名字，只有龍朱是活人。女人的意思是：你不是龍朱，又不是××××，你與我對歌的人究竟算什麼人？

「主，她提到你的名！她罵我！我就唱出你是我的主人，說她只配同主人的奴隸相交。」

龍朱說，「不行，不要唱了。」

「她胡說，應當要讓她知道是只夠得上爲主人搽脚的女子！」

然而矮奴見到龍朱不作聲，也不敢回唱出去了。龍朱的心是深沈到剛才幾句歌中去了，他料不到有女人敢這樣大胆。雖然許多女子罵男人時，都總說，「你不是龍朱。」這事却又當別論了。因爲這時談到的正是誰才配愛她的問題，女人能提出龍朱名字來，女人驕傲也就可知了。龍朱想既然是這樣，就讓她先知道矮奴是自己的用人，再看情形是如何。

於是矮奴照到龍朱所教的，又唱了四句。歌的意思是：吃酒糟的人何必說自己量大，沒有根抵的人也休想同王子要好，若認爲攪了水的酒總比酒精還行，那與龍朱的用人戀愛也就可以寫意了。

誰知女子答得更妙，她用歌表明她的身分，說，只有烏婆族的女人才同龍朱用人相好，花帕族女人只有外族的王子可以論交，至於花帕苗中的自己，爲

預備在白耳族與男子唱歌三年，再來同龍朱對歌的。

矮子說「我的主，她尊視了你，却小看了你的僕人，我要解釋我這無用人並不是你的僕人，免得她恥笑！」

龍朱對矮奴微笑，說，「爲甚麼你不應當說『你對山的女子，胆量大就從今天起來同我龍朱主人對歌』呢？你不是先才說到要她知道我在此，好羞辱她嗎？」

矮奴聽到龍朱說的話，還不很相信得過，以爲這只是主人的笑話。他那里會想到主人因此就會愛上這個狂妄大胆的女人。他以爲女人不知對山有龍朱在，唐突了主人，主人縱不生氣，自己也應當生氣。告女人龍朱在此，則女人雖覺得羞辱了，可是自己的事情也完了。

龍朱見矮奴遲疑，不敢接聲，就打一聲呾喝，讓對山人明白，表示還有接

歌的氣概，儘女人起頭。龍朱的行爲使矮奴發急，矮奴說，「主，你在這兒我是沒有歌了。」

「你照到意思唱，問她胆子既然這樣大，就攆來，看看這個如虹如日的龍朱。」

「我當真要她來？」

「當真！要來我看是甚麼女人，敢輕視我們白耳族說不配同花帕族女子相好！」

矮奴又望了望龍朱，見主人情形並不是在取笑他的用人，就全答應下來了。他們於是等待着女子的歌聲，稍稍過了些時間，女子果然又唱起來了。歌的意思是：對山的雀你不必叫了，對山的人你也不必唱了，還是想法子到你龍朱王子的奴僕前學三年歌，再來開口。

矮奴說，「主，這話怎麼回答？她要我跟龍朱的用人學三年歌，再開口，她還是不相信我是你最親信的奴僕，還是在罵我白耳族的全體！」

龍朱告矮奴一首非常有力的歌，唱過去，那邊好久好久不回。矮奴又提高喉嚨唱。回聲來了，大罵矮子，說矮奴偷龍朱的歌，不知羞，至於龍朱這個人，却是值得在走過的路上撒花的。矮子爛了臉，不知所答。年青的龍朱，再也不能忍下去了，小心翼翼，壓着了喉嚨，平平的唱了四句。聲音的低平僅僅使對山一處可以明白，龍朱是正怕自己的歌使其他男女聽到，因此啞喉半天的。龍朱的歌意思就是說：唱歌的高貴女人，你常常提到白耳族一個平凡的名字使我慚愧，因為我在我族中是最無用的人，所以我族中男子在任何地方都有情人，獨名字在你口中出入的龍朱却仍然是獨身。

不久，那一邊像思索了一陣，也幽幽的唱和起來了，歌的是：你自稱爲白

耳族王子的人我知道你不是，因為這王子有銀鐘的聲音，本來擊所有花帕苗年青的女子供龍朱作墊還不配，但愛情是超過一切的事情，所以你也不要笑我。所歌的意思，極其委婉謙和，音節又極其整齊，是龍朱從不聞過的好歌。因為對山的女人不相信與她對歌的是龍朱，所以龍朱不得不放聲唱了。

這歌是用白耳族頂精粹的言語，自白耳族頂純潔的一顆心中搖着，從白耳族一個頂甜蜜的口中喊出，成為白耳族頂熱情的音調，這樣一來所有一切聲音彷彿全啞了。一切鳥聲與一切遠處歌聲，全成了這王子歌時和拍的一種碎聲。對山的女人，從此沈默了。

龍朱的歌一出口，矮奴就斷定了對山再不會有回答。這時等了一陣，還無回聲，矮奴說，「主，一個在奴僕當來是勁敵的女人，不等主的第二句歌已壓倒了。這女人不久還說到大話，要與白耳族王子對歌，她學三十年還不配！」

矮奴不問龍朱意見，許可不許可，就又用他不高明的中音唱道：

「你花帕族中說大話的女子，

大話是以後不用再說了，

若你歡喜作白耳族王子僕人的新婦，

他願意你過來見他的主同你的夫。」

仍然不聞有回聲。矮奴說，這個女人莫非害羞上吊了。矮奴說的只是笑話，然而龍朱却說出過對山看看的話了。龍朱說後就走，向谷裏下去。跟到後面追着，兩手摩了一大把野黃菊同山紅果的，是想做新郎的矮奴。

矮奴常說，在龍朱王子面前，跛脚的人也能躍過闊澗。這話是真的。如今的矮奴，若不是跟了主人，這身長不過四尺的人，就決不會像騰雲駕霧一般的飛！

第二 唱歌過後一天

「獅子我說過你，永遠是孤獨的！」白耳族爲一個無名勇士立碑，曾有過這樣句子。

龍朱昨天並沒有尋到那唱歌人。到女人所在處的毛竹林中時，不見人。人走去不久，只遺了無數野花。跟到各處追，還是不遇。各處找遍了，見到不少好女子，女人見到龍朱來，識與不識都立起來怯怯的如爲龍朱的美所征服，見到的女子，問矮奴是不是那一個人，矮奴總搖頭。

到後龍朱又重複回到女人唱歌地方，望到這個野花的龍朱，如同嗅到血腥氣的小豹，雖按捺到自己咆哮，仍不免要憎惱矮奴走得太慢。其實那走在前面的是龍朱，矮奴則兩隻脚像貼了神行符，全不自主，只彷彿像飛。不過女人比

鳥兒，這稱呼得實在太久了，不怕白耳族王子主僕走得怎樣飛快，鳥兒畢竟還是先已飛到遠處去了！

天氣漸漸夜下來，各處有雞叫，各處有炊烟，龍朱廢然歸家了。那想作新郎的矮奴，跟在主人的後面，把所有的花全丟了，兩隻長手垂到膝下，還只說見到了她非抱她不可，萬料不到自己是拏這女人在主人面前開了多少該死的玩笑。天氣當時原是夜下來了。矮奴又是跟在龍朱王子的後面。望不到主人的顏色。一個聰明的僕人，卽或怎樣聰明，總也不會閉了眼睛知道主人的心情！

龍朱過的煩惱日子以昨夜爲最壞。半夜睡不著，起來懷了寶刀，披上一件豹皮褂，走到堡牆上去外望。無所聞，無所見，入目的只是遠山上的野燒明滅。各處村莊全睡盡了，大地也睡了。寒月涼露，助人悲思，於是白耳族的王子，仰天嘆息，悲難自己。且遠處山下，聽到有孩子哭，如半夜醒來吃奶時情

形，龍朱更難自遣。

龍朱想，這時節，各地各處，那潔白如羔羊溫和如鴿子的女人，豈不是全都正在新棉絮中做那好夢？那白耳族的青年，在日裏唱歌疲倦了的心，作工疲倦了的身體，豈不是在這時也全得到休息了麼？只是那擾亂了白耳族王子的女人，這時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她不應當如同其他女人，在新棉絮中做夢。她不應當有睡眠。她應當這時來思索她所歆慕的白耳族王子的歌聲。她應當野心擴張，希望我憑空而下。她應當爲思我而流淚，如悲悼她情人的死去。……但是，這究竟是什麼人的女兒？

煩惱中的龍朱，拔出刀來，向天作誓，說，「你大神，你老祖宗，神明在左在右，我龍朱不能得到這女人作妻，我永遠不與女人同睡，承宗接祖事我不負責！若是愛要用血來換時，我願意在神面前立約，斫下一隻手也不悔！」

立過誓的龍朱，回到自己的屋中，和衣睡了。睡了不久，就夢到女人緩緩唱歌而來，穿白衣白裙，頭髮披在身後，模樣如救苦救難觀世音。女人的神奇，使白耳族王子屈膝，傾身膜拜。但是女人却不理，越去越遠了。白耳族王子就趕過去，拉着女人的衣裙，女人回過頭就笑。女人一笑龍朱就勇敢了，這王子猛如豹子擒羊，把女人連衣抱起飛向一個最近的山洞中去。龍朱做了男子。龍朱把最武勇的力，最純潔的血，最神聖的愛，全獻給這夢中女子了。

白耳族的大神是能獲佑於青年情人的，龍朱所要的，業已由神幫助得到了。

今日裏的龍朱，已明白昨天一個好夢所交換的是些什麼了，精神反而更充足了一點，坐到那大礮上晒太陽，在太陽下深思人世苦樂的分界。

矮奴走進院中來，仍復來到龍朱腳邊伏下，龍朱輕輕用脚一踢，矮奴就乘

一個斤斗，翻然立起。

「我的主，我的神，若不是因為你有時高興，用你尊貴的腳踢我，奴僕的劍斗決不至於如此純熟！」

「你該打十個嘴吧。」

「那大約是因為口牙太鈍，本來是在白耳族王子跟前的人，無論如何也應比奴僕聰明十倍！」

「唉，矮陀螺，你是又在做戲了。我告了你不知道有多少回，不許這樣，難道全都忘記了麼？你大約似乎把我當做情人，來練習一種精粹的諂媚技能罷。」

「主，惶恐！奴僕是當真有一種野心，在主面前來練習一種技能，便將來把主的神奇編成歷史的。」

「你是近來賭博又輸了，總是又缺少錢扳本，一個天才在窮時越顯得是天才，所以這時的你到我面前時話就特別多。」

「主啊，是的。是輸了。損失不少。但這個不是金錢；是愛情！」

你肚子這樣大，愛情總是不會用盡的！」

「用肚子大小比愛情貧富，主的想像是一歷史上大詩人的想像。不過，……」

矮奴從龍朱臉上看出龍朱今天情形不同往日，所以不說了。這據說愛情上賭輸了的矮奴，看得出主人有出去的樣子，就改口說：

「主，天這樣好的天氣，是日神特意爲主出游而預備的天氣，不出去像不大對得起神的一番好意！」

龍朱說，「日神爲我預備的天氣我倒好意思接受，你爲我預備的恭維我可不要了。」

「本來主并不是人中的皇帝，要倚靠恭維而生存。主是天上的虹，同日頭與雨一塊兒長在世界上的，讚美形容自然是多餘。」

「那你爲甚麼還是這樣嘮嘮叨叨？」

「在美的月光下野兔也會跳舞，在主的光明照耀下我當然比野兔聰明一點兒。」

「夠了！隨我到昨天唱歌女人那地方去，或者今天可以見到那個人。」

「主呵，我就是來報告這件事。我已經探聽明白了。女人是黃牛寨寨主的姑娘。據說這寨主除會釀好酒以外就是會養女兒。據說姑娘有三個，這是第三的，還有大姑娘二姑娘不常出來。不常出來的據說生長得更美。這全是有福氣的人享受的！我的主，當我聽到女人是這家人的姑娘時，我才知道我是癩蛤蟆。這樣人家的姑娘，爲白耳族王子擦背擦腳，勉勉強強。主若是要，我們就

差人搶來。」

龍朱稍稍生了氣，說，「滾了罷，白耳族的王子是搶別人家的女兒的麼？說這個話不知羞麼？」

矮奴當真就把身捲成一個球，滾到院的一角去。是這樣，算是知羞了。然而聽過矮奴的話以後的龍朱，怎麼樣呢？三個女人就在離此不到三里路的寨上，自己却一無所知，白耳族的王子真是怎樣愚蠢！到第三的小鳥也能到外面來唱歌，那大姐二姐是已成了熟透的桃子多日了。讓好的女人守在家中，等候那命運中遠方大風吹來的美男子作配，這是神的意思。但是神這意思又是多麼自私！白耳族的王子，如今既明白了，也不要風，也不要雨，自己馬上就應當走去！

龍朱不再理會矮奴就跑出去了。矮奴這時正在用手代足走路，作戲法娛龍

朱，見龍朱一走，知道主人脾氣，也忙站起身追出去。

「我的主，慢一點，讓隸僕隨在一旁！在籠中蓄養的雀兒是始終飛不遠的，主你忙有什麼用？」

龍朱雖聽到後面矮奴的聲音，却仍不理會，如飛跑向黃牛寨去。

快要到寨邊，白耳族的王子是已全身略覺發熱了，這王子，一面想起許多事，還是要矮奴才行，於是就去到一株大榆樹下的青石墩上歇憩。這個地方再有兩箭遠近就是那黃牛寨用石砌成的寨門了。樹邊大路下，是一口大井。溢出井外的水成一小溪活活流着，溪水清明如玻璃。井邊有人低頭洗菜，龍朱望到這人的背影是一個女子，心就一動。望到一個極美的背影還望到一個大大的髻，髻上簪了一朵小黃花。龍朱就目不轉睛的注意這背影轉移，以爲總可以有機會見到她的臉。在那邊，大路上，矮奴却像一隻海豹匍匐氣喘走來了。矮奴

不知道路下井邊有人，只望到龍朱，恐怕龍朱冒冒失失走進寨去却一無所得，就大聲嚷：

「我的主，我的神，你不能冒失進去，裏面的狗像豹子！雖說白耳族的王子原是中中的獅子，無怕狗道理，但是爲甚麼讓笑話留給這花帕族，說獅子曾被家養的狗吠過呢？」

龍朱也來不及喝止矮奴，矮奴的話却全爲洗菜女人聽到了。聽到這話的女人，就嗤的笑。且知道有人在背後了，才抬起頭回轉身來，望了望路邊人是甚麼樣子。

這一望情形全瞭然了。不必道名通姓，也不必再看第二眼，女人就知道路上的男子便是白耳族的王子，是昨天唱過了歌今天追跟到此的王子，白耳族王子也同樣明白了這洗菜的女人是誰。平時氣概軒昂的龍朱看日頭不映眼睛，看

老虎也不動心，只略把目光與女人清冷的目光相遇，却忽然覺得全身縮小到可笑的情形中了。女人的頭髮能繫大象，女人的聲音能制怒獅，白耳族王子屈服到這寨主女兒面前，也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啊！

矮奴走到了龍朱身邊，見到龍朱失神失志的情形，又望到井邊女人的背影，情形明白了五分。他知道這個女人就是那昨天唱歌被主人收服的女人，且知道這時候無論如何女人也明白蹲在路旁石墩上的男子是龍朱，他不知所措對龍朱作獸樣子，又用一手掩自己的口，一手指女人。

龍朱輕輕附到他耳邊說，「聰明的扁嘴，這時節，是你做戲的時節！」矮奴於是咳了一聲嗽。女人明知道了頭却不同。矮奴於是把音調弄得極其柔和，像唱歌一樣的說道：

「白耳族王子的僕人昨天做了錯事，今天特意來當到他主人在姑娘面前陪

禮。不可恕的過失是永遠不可恕，因為我如今把姑娘想對歌的人引導前來了。」

女人頭不回却輕輕說道：

「跟前鳳凰飛的烏鴉也比錦雞還好。」

「這烏鴉若無鳳凰在身邊，就有人要拔牠的毛……」

說出這樣話的女人，毛雖不會拔，耳朵却被龍朱拉長了。小子知道了自己豬八戒性質未脫，忙陪禮作揖，聽到這話的女人，笑着回過頭來，見到矮奴情形，更好笑了。

矮奴望到女人回了頭，就又說道：

「我的世界上唯一良善的主人，你做錯事了。」

「爲甚麼？」龍朱很奇怪矮奴有這種話，所以問。

「你的富有與慷慨，是各苗族全知道的，所以用不著在一個尊貴的女人面

前賞我的金銀，那不要緊的。你的良善喧傳遠近，所以你故意這樣教訓你的奴僕，別人也相信你不會發怒的人。但是你爲甚麼不差遣你的奴僕，爲那花帕族的尊貴姑娘把菜籃提回，表示你應當同她說說話呢？」

白耳族的王子與黃牛寨主的女兒，聽到這話全笑了。

矮奴話還說不完，才責了主人又來自責。他說，

「不過白耳族王子的僕人，照理他應當不必主人使喚就把事情做好，是這
樣也才配說是好僕人——」

於是，不聽龍朱發言，也不待那女人把菜洗好，走到井邊去，把菜籃擎來
挂到屈着的肘上，向龍朱眨了一下眼睛，却回頭走了。

矮奴與菜籃，全像懂得事，避開了，剩下的是白耳族王子同寨主女兒。

龍朱遲了許久才走到井邊去。

丈 夫

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漲大了。

河中漲了水，平常時節泊在河灘的烟船妓船，離岸極近，船皆繫在吊腳樓下的支柱上。

在樓上四海春茶館喝茶的閒漢子，伏身在臨河一面窗口，可以望到對河的寶塔烟雨紅桃好景致，也可以知道船上婦人陪客燒烟的情形。因為那麼近，上下都方便，有喊熟人的聲音，從上面或從下面喊叫，到後是互相見到了，談話了，取了親暱樣子，罵着野話粗話，於是樓上人會了茶錢，從濕而發臭的甬道走去，從那些骯髒地方走到船上了。

上了船，花錢半元到五塊，隨心所欲吃烟睡覺，同婦人毫無拘束的放肆取樂，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個婦人的好處，服侍男子過夜。

船上人，她們把這件事也像其餘地方一樣稱呼，這叫做「生意」。她們都是做生意而來的。在名分上，那名稱與別的工作，同樣不與道德相衝突，也并不違反健康。她們從鄉下來，從那些種田挖園的人家，離了鄉村，離了石磨同小牛，離了那年青而強健的丈夫的懷抱，跟隨到一個熟人，就來到這船上做生意了。做了生意，慢慢的變成爲城市裏人，慢慢的與鄉村離遠，慢慢的學會了一些只有城市裏才需要的惡德，於是這婦人就毀了。但那毀，是慢慢的，因爲

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誰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還依然會保留到那鄉村氣質的婦人，所以在市的小河妓船上，決不會缺少年青女子的來路。

事情非常簡單，一個不亟亟於生養孩子的婦人，到了城市，能夠每月把從城市裏兩個晚上所得的錢，送給那留在鄉下誠實耐勞種田爲生的丈夫處去，在那方面就可以過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許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後，把妻送出來，自己留在家中安分過日子，竟是極其平常的事了。

這種丈夫，到什麼時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過節，照規矩要見見妻的面了，自己便換了一身漿洗乾淨的衣服，腰帶上挂了那個工作時常不離口的烟袋，背了整籬整簍的紅薯糍粑之類，趕到市上來，像訪遠親一樣，從碼頭第一號船上問起，一直到認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爲止。問明白

了，到了船上，小心翼翼的把一雙布鞋放到艙外護板上，把帶來的東西交給了女人，一面使用着吃驚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這時節，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是完全不同了。

大而油光的髮髻，用小鉗子由人工扯成的細細眉毛，臉上的白粉同緋紅胭脂，以及那城市裏人派頭城市裏人的衣裳，都一定使從鄉下來的丈夫感到極大的驚訝，有點手足無措。那獸像是女人很容易看到的。女人到後開了口，或者問：「那次五塊錢得了麼？」或者問：「我們那對豬養兒子了沒有？」女人說話時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就是變成城市裏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做媳婦的神氣了。

但聽女人問到錢，問到家鄉養的豬，這作丈夫的看出自己做主人的身分，并不在這船上失去，看出這城裏奶奶還不完全忘記鄉下，胆子大了一點，

慢慢的摸出烟管同火鏢。第二次驚訝，是烟管忽然被女人奪去，即刻在那粗而厚大的掌握裏，塞了一枝哈德門香烟的原故。吃驚也仍然是暫時的事，於是這做丈夫的，一面吸烟一面談話，……

到了晚上，吃過晚飯，仍然在吸那有新鮮趣味的香烟，來了客，一個船主或一個商人，穿生牛皮長統靴子，抱兜一角露出粗而發亮的銀鍊，喝過一肚子燒酒，搖搖蕩蕩的上了船，一上船就大聲的嚷要親嘴要睡，那宏大而含糊的聲音，那勢派，皆使這作丈夫的想起了村長同鄉紳那些大人物的威風，於是這丈夫不必指點，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後艙鑽去，躲到那後梢艙上去低低的喘氣，一面把含在口上那枝捲烟摘下來，毫無目的的眺望河中暮景。夜把河上改變了，岸上河上已經全是燈，這丈夫到這時節一定要想起家裏的雞同小豬，彷彿那些小小東西才是自己的朋友，彷彿那些才是親人，如今與妻接近，與家庭却

離得很遠，淡淡的寂寞襲上了身，他願意轉去了。

當真轉去沒有？不。三十里路路上有豺狗，有野貓，有查夜的放哨的團丁，全是不好惹的東西，轉去自然做不到。船上的大娘自然還得留他上三元宮看夜戲，到四海春去喝清茶，并且既然到了市上，大街上的燈同城市中的人皆不可不去看看。於是留下了，坐到後艙看河中景致取樂，等候大娘的空暇。到後要上岸了，就由小陽橋上扳篷架到船頭玩過後，仍然由那舊地方轉到船上，小心翼翼使聲音放輕，省得留在艙裏躺到床上燒烟的人發怒。

到要睡覺的時候，城裏起了更，住西梁山上的更鼓咚咚嚮了一會，悄悄的從板縫裏看看客人還不走，丈夫沒有什麼話可說，就在梢艙上新棉絮裏一個人睡了。半夜裏，或者已睡着，或者還在胡思亂想，那太太抽空爬過了後艙，問是不是想吃一點糖。本來非常歡喜口含冰糖的脾氣，是做太太不能忘却的，所

以卽或說已經睡覺，已經吃過，也仍然還是寒了一小片冰糖在口裏。太太用着略略抱怨自己那種神氣走去了，丈夫把冰糖含在口裏，正像僅僅爲了這一點理由，就得原諒妻的行爲，儘她在前艙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覺了。

這樣丈夫在黃莊多着，那里出強健女子同忠厚男人，女子出鄉賣身，男人皆明白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歸他，養得兒子歸他，有了錢總有一部分歸他。

那些船，排列在河下，一個陌生人，是數來數去永遠無法數清的。明白這數目，而且明白那秩序，記憶得出每一個船與搖船人樣子，是五區一個老水保。

水保是個獨眼睛的人，這獨眼就據說在年青時節殺過人，因為殺人，同時也就被人把眼睛摳瞎了。但兩隻眼睛不能分明的，他一隻眼睛却辦到了。一個河裏都由他管事。他的權力在這些小船上，比一個中國的皇帝在地面上的權力還統一。

漲了河水，水保比平時似乎忙多了。他得各處去看看，是不是有些船上做父母的上了岸，小孩子在哭奶了，是不是有些船在吵架，是不是有些船因照料無人，有溜去的危險。在今天，這位大爺，并且要到各處去調查一些從岸上發生影響到了水上的事情。岸上這幾天來發生三次小搶案，據公安局那方面人說，則是凡地上小縫小罅皆找尋到了，還是毫無痕跡。地上小縫小罅都虧那些體面的在職人員找過，於是水保的責任便到了。他得了通知，就是那些說謊話的公安局辦事處通知，要他到半夜會同水面武裝警察上船去搜索。

水保得到這個消息時是上半天。一個整白天他要做許多事，他要先盡一些從平日受人款待好酒好肉而來的義務了，於是沿了河岸，從第一號船起始，每個船上去談談話。他得先調查一下，得問問這船上是不是留容得不端正的外鄉人。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屬於水面上的事他無有不知。這人本來就是一個吃水上飯的人，是立於法律同官府對面，按照習慣被官吏來利用，處治這水上一切的。但人一上了年紀，世界成天變，變去變來這人有了錢，成過家，喝點酒，生兒育女，生活安舒，這人慢慢的轉成一個和平正直的人了。在職務上幫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親近了船家，在這些情形上面他建設了一個道德的模範。他受人尊敬不下於官，他做了許多妓女的乾爹。

他這時正從一個木跳板上躍到一隻新油漆過的花船頭，那船位置在較清靜

的一家蓮子舖吊脚樓下。他認得這隻船歸誰管，得一上船就喊「七丫頭」。

沒有聲音，年青的女人不見出來，年老的掌班也不見出來，老年人很懂事情，以爲或者是大白天有年青男子上船做獸事，就站在船頭眺望，等了一會。

過一陣他又喊了兩聲，又喊伯媽，喊五多；五多是船上的小毛頭，人很瘦，聲音尖銳，平時大人上了岸就守船，買東西煮飯，常常挨打，愛哭。但是喊過五多了，也仍然得不到結果。因爲聽到艙裏又似乎實在有聲音，類人出氣，不像全上了岸，也不像全在做夢，水保就僂身覷艙口，向暗處問是誰在裏面。

裏面還是不作答。

水保有點生氣了，大聲的問，「那一個？」

裏面一個很生疏的男子聲音，又虛又怯，說，「是我。」接着又說，「都

上岸去了。」

「都上岸麼？」

「上岸了的。她們……」

好像單單是這樣答應，還深恐開罪了來人，這時覺得有一點義務要盡了，這男子於是從暗處爬出來，在艙口，小心翼翼扳到篷架，非常拘束的望到來人。

先是望到那一對峨然巍然似乎是爲柿油塗過的豬皮靴子，上去一點是一個赭色柔軟麂皮抱兜，再上去是一雙迴環抱着的毛手；手上一顆其大無比的黃金戒指，再上去才是一塊正四方形像是無數橘子皮拚合而成的臉膛。這男子，明白這是有身分的主顧了，就學到城市裏人說話，說，「大爺，您請裏面坐坐，她們就來。」

從那說話的聲音，以及乾漿衣服的風味上，這水保一望就明白這個人是才從鄉下來的種田人，本來女人不在船就想走，但年青人忽然使他發生了興味，他留着了。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他問他，爲了不使人拘束，水保取得是做父親的和平樣子，望到這年青人。「我認不得你。」

他想了一下，好像也并不認得客人，就回答，「我昨天來的。」

「鄉下麥子抽穗了沒有？」

「麥子嗎？水碾子前我們那麥子，哈，我們那豬，哈，我們……」

這個人，像是忽然明白了答非所問，記起了自己是同一個有身分的城裏人說話，不應當說「我們」，不應當說我們「水碾子」同「豬」，把字言用錯，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因爲不說話，他就怯怯的望到水保笑，他要人瞭解他，原諒他。

水保是懂這個意思的。且在這對話中，明白這是船上人的親戚了，他問年青人，「老七到什麼地方去了，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這時，這年青人答語小心了。他仍然說「是昨天來的。」他又告水保，他「昨天晚上來的。」末了才說，老七同掌班同五多上岸燒香去了，要他守船。

因爲守船必得把守船身分說出，他還告給了水保，他是老七的「漢子」。

因爲老七平常喊水保都喊乾爹，這乾爹第一次認識了女婿，不必年青人挽留，再說了幾句話，不到一會兒兩人皆爬進艙中了。

艙中有小小床，床上有錦綉同紅印洋布鋪蓋，摺疊得整整齊齊，來客皆應坐在床沿，光線從艙口來，所以在外面以爲艙中極黑，在裏面却一切分明。

年青人，爲客找烟捲，找自來火，毛脚毛手打翻了身邊一個貯栗子的小

罈，圓而發烏金光澤的板栗在薄明的船艙裏各處滾去，年青人各處用手去捕捉，仍然放到小罈中去，也不知道應當請客人吃點東西。但客人却毫不客氣，從艙板上把栗拾起咬破了吃，且說這風乾的栗子真好。

「這個很好，你不歡喜麼？」因為水保見到主人并不剝栗子吃。

「我歡喜。這是我屋後栗樹上長的。去年生了好多，乖乖的從刺球裏爆出來，我歡喜。」他笑了，近於提到自己兒子模樣，很高興說這個話。

「這樣大不容易得到。」

「我選出來的。」

「你選？」

「是的，因為老七歡喜吃這個，我才留下到今年。」

「你們那裏有猴栗？」

「什麼猴栗？」

水保就把故事所說的「猴子在大山上住，被人辱罵時，拋下拳大栗子打人，人想這栗子，就故意去山下罵醜話，預備檢栗子，」一一說給鄉下人聽。

因為栗子，正苦無話可說的年青人，得到同情他的人。他就告水保另外屬於栗子的種種事情。他又說栗樹下發生的一切事情。他又說到地名栗坳的新聞。他又說到一種栗木作成的犁具如何結實合用。這人是太需要說到這些了。

昨天來一晚上都有客人吃酒燒烟，把自己關閉在小船後梢，同五多說話五多睡得成死豬。今天一早上，本來應當有機會同妻談到鄉下事情了，女人又說要上岸過七里橋燒香，派他一個人守船。坐到船上等了半天，還不見人回，到後梢去看河上景致，一切新奇不同，全只給自己發悶。先一時，正睡到艙裏，就想這滿江大水若到鄉下漲，魚鬚上不知道應當有多少鯉魚上梁，把魚捉來時，用

柳條穿腮到太陽下去晒，正計算到那數目，總算不清楚。忽然客人來到船上，似乎一切魚都跳到水中去了。

來了客人，且在神氣上看出來人是并不拒絕這些談話，所以這年青人，凡是預備到同自己的妻說的各樣事情，這時得到了一個好機會，都拏來同水保談了。

他告給水保許多鄉下情形，說到小豬搗亂的脾氣，叫小豬名字是乖乖，又說到新由石匠整治過的那付石磨，順便告給了一個石匠的笑話。又說到一把失去了多久的鐮刀，一把水保夢想不到的小鐮刀，他說，

「你瞧，奇怪不奇怪？我賭咒牠是我各處都找到了。我們的床下，門枋上，穀倉裏，什麼不找到？牠躲了。我爲這件事罵過老七。老七哭過。可是都仍然不見。鬼打岩，朦朦眼，牠在飯籮裏。半年躲在飯籮裏！牠吃飯！鏽得像

生瘡。這東西多壞！我說這個你明白我沒有？怎麼會到飯籬裏半年？那是一隻做樣子的東西，挂到斗窗上。我記起那事了，是我削尖劈，手上刮了皮，流了血，生了大氣，抖氣把刀一丟。……到水上磨了半天，還不錯；仍然能吃肉，你一不小心，就得流血。我還不會同老七說到這個，她不會忘記那哭得傷心的一回事。找到了，哈哈，真找到了。」

「找到牠就好了。」

「是的，得到了牠那是好的。因為我總疑心這東西是老七掉到溪裏，不好意思說明。我知道她不騙我了。我明白了。我知道她受了冤屈，因為我說過：「找不出麼？那我就打打人！」我並不會動過手。可是生氣時也真嚇人。她哭了半夜！」

「你不是用得着牠割草麼？」

「噲，那里，用處多咧，是小鎌刀，那麼精巧，你怎麼說是割草。那是削一點薯皮，刮刮簫：這些這些用的。牠小得很，值三百錢，鋼火妙極了。我們都應當有這樣一把刀放到身邊，不明白麼？」

水保說，「明白明白：都應當有一把，我懂你這個話。」

他以為水保當真是懂的！什麼也說到了，甚至於希望，希望明年來一個小寶寶，這樣只合宜於同自己的妻睡到一個枕頭上的話也說到了。年青人毫無拘束的還加上許多粗話蠢話，說了半天，水保起身要走，他才記起問客人貴姓。

「大爺，您貴姓？留一個片子到這里，我好回話。」

「你告她有這麼一個大個兒到過船上，穿這樣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來。」

「不要接客，您要來？」

「就是這樣說，我一定要來的。我還要請你喝酒。我們是朋友。」

「好，我們是朋友。」

水保用他那大而肥厚的手掌，拍了一下年青人的肩膀，從船頭上岸，走到別一個船上去。

在水保走後，年青人就一面等候一面猜想到這個大漢子是誰。他還是第一次同這樣尊貴的人物談話。他不會忘記這很好的印象的。人家今天不僅是同他談話，還喊他做朋友，答應請他喝酒！他猜想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他猜想老七一定得了這人許多錢。他忽然覺得愉快，感到要唱一個歌了，就輕輕

的唱了一首山歌。用四溪人體裁，他唱得是「水漲了，鯉魚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麼大，小的有小草鞋那麼小。」

但是等了一會還不見老七回來，一個鬼也不回來，他又想起那大漢子的丰彩言談了。他記起那一雙靴子，閃閃發光，以爲不是極好的山柿油塗到上面，是不會如此體面好看的。他記起那黃而發沉的戒子，說不分明那將值多少錢，一點不明白那寶貝爲甚麼如此可愛。他記起那偉人點頭同發言，一個督撫的派頭，一個軍長的身分——這是老七的財神！他於是又唱了一首歌。用楊村人不莊重口吻，唱得是「山坳的團總燒炭，山脚的地保爬灰；爬灰紅薯才肥，燒炭臉龐發黑。」

到午時，各處船上皆已有人燒飯了。濕柴燒不燃，烟子各處竄，使人流淚打嚏，柴烟平鋪到水面時如薄網。聽到河街館子裏大師傅用鏟敲打鍋邊的聲

音，聽到隣船上白菜落鍋的聲音，老七還不見回來。可是船上燒濕柴的本領年青人還沒有學到，小鋼灶總是冷冷的不發吼。做了半天還是無結果，只有把牠放下一個辦法了。

應當吃飯時候不得飯吃，人餓了，坐到小橈上敲打艙板，他仍然得想一點事情。一個不安分的估計在心上滋長了。正似乎爲裝滿了錢鈔便極其驕傲模樣的抱兜，在他眼下再現時，把和平已失去了。一個用酒糟同紅血所捏成的橘皮紅色四方臉，也是極其討厭的神氣，保留到印象上。並且，要記憶有什麼用？他記憶得到那囑咐，是當到一個丈夫面前說的：「今晚不要接客，我要來。」該死的話，是那麼不客氣的從那吃紅薯的大口裏說出！爲甚麼要說這個？有甚麼理由要說這個？……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憤怒，飢餓重復揪着了這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

就不缺少的情緒，在這個年青簡單的人反省中長大不已。

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嚨爲妬嫉所扼，唱不出什麼歌。他不能再有什麼快樂。按照一個做田人的身分，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有了脾氣再來燒火，更不行了，於是把所有的柴全丟到河裏去了。

「雷打你這柴！要你到洋裏海裏去！」

但那柴是在兩丈以外便被別個船上的人撈起了的。那船上人似乎正等待一點點從河面漂流而來的濕柴，把柴撈上，即刻就見到用廢纜一段引火，且即刻滿船發烟，火就帶着小小爆裂聲音燃好了。看到這一切，新的憤怒使年青人感到羞辱，他想不必等待人回船就要走路。

在街尾遇到女人同小毛頭五多兩個人，牽了手走來，已經剛要出街口了。

五多手上擎得有一把胡琴，嶄新的樣子，這是做夢也不會做到的一件傢伙！

「你走那裏去？」

「我——要回去。」

「要你看船船也不看，要回去。甚麼人得罪了你，這樣小氣？」

「我要回去，你讓我回去。」

「回到船上去！」

看看妻。樣子比說話還硬，并且看到一張胡琴。明知道這是特別買來給他的，所以不能堅持，摸了摸自己發燒的額角，幽幽的說「轉去也好」「轉去也好。」就跟了妻的身後跑轉船上。

掌班大娘也趕來了，原來提了一付豬肺，好像東西只是乘便偷來的，深恐

被人追上帶到衙門裏去，所以額骨發了紅，喘氣不止。大娘一上船，女人在艙中就喊，

「大娘，你瞧，我家漢子想走！」

「誰說的，戲都不看就走！」

「我們到街口碰到他，他生氣樣子，一定是怪我們不回來。」

「那是我的錯；是菩薩的錯；是屠戶的錯，我不該同屠戶爲一個錢吵鬧半

天，屠戶不該肺裏灌這樣多水。」

「是我的錯。」陪男子在艙裏的女人，這樣說了一句話，坐下了，對面是

男子漢：她於是是有意的在把衣服解換時，露出極風情的紅綾胸裙。

男子覷着。不說話，有說不出的什麼東西，在血裏竄着湧着。

在後梢，聽到大娘同五多談着柴米。

「怎麼柴都被誰偷去了！」

「米是誰淘好的？」

「一定是火燒不燃。……姊夫是鄉下人，只會燒松香。」

「我們不是昨天才解散一捆柴麼？」

「都完了。」

「去前面撥一捆，不要說了。」

「姊夫知道淘米！」

聽到這些話的年青漢子，一句話不說，坐到艙裏，望到那一把新買來的胡琴。

女人說，「絃都配好了，試拉拉看。」

先是不作聲，到後把琴擱在膝上，查看松香，調琴時，生疏的音從指間流

出，拉琴人便笑了。

不到一會滿船是烟，男子被女人喊出去，仍然把琴擎到外面去，據船頭調絃。

到後吃中飯時，五多說，

「姊夫你回頭拉孟姜女，我唱。」

「我不會。」

「我聽到你拉，很好，你騙我說我。」

「我不騙你。」

大娘說，「我聽到老七說你拉得好，所以到廟裏，見到這琴，我才說就爲姊夫買回去吧。是運氣，爛賤就買來了。這到鄉裏一塊錢還恐怕買不到，不是麼？」

「是的，值多少錢？」

「一吊六。他們都說值得！」

五多說，「誰說值得？」

大娘聲色俱厲的說，「毛丫頭，誰說不值得？」

因為這琴是從一個賣琴熟人手上拏來，一個錢不花，聽到大娘的謊話，五多分辯，老七却笑了。男子以為這是笑大娘不懂事，所以也在一旁笑。

男子先把飯吃完，就動手拉琴，新琴聲音又清又亮，五多放下碗筷唱，被大娘打了一筷子頭，才忙到吃飯收碗洗鍋子。

到了晚上，前簷蓋了篷，男子拉琴，五多唱歌，老七也唱歌，美孚燈罩子

有紅紙剪成的遮光帽，全船燈光如辦大喜事作紅顏色，年青人在熱鬧中像過年，心上開了花，有兵士從河街過身，喝得爛醉，聽到這聲音了。

兩個醉鬼踉踉跄跄到了船邊，兩手全是汗泥，用手扳船，口含糊桃那麼混混胡胡的嚷叫：

「甚麼人唱，報上名來！好，好，賞一個五百。不聽到麼，老子賞你五百！」

裏面琴聲戛然而止，沉靜了。

醉鬼用脚踢船，蓬蓬發鈍而沉悶的聲音，且想推篷，搜索不到篷蓋接榫處，「不要賞麼，婊子狗造的？裝聾，裝啞？甚麼人敢在這裏作樂！我怕誰？王帝我也不怕。大爺，我怕王帝麼？我不是人！……」

另一個喉嚨發沙的說道：

「騷婊子？出來拖老子上船！」

且即刻聽到用石頭打船篷，大聲的辱罵祖宗，一船人皆嚇慌了，大娘忙把燈扯小一點，走出去推篷，男子聽到那滔滔聲氣，挾了胡琴就往後艙鑽去。不到一會，就聽到醉人已經進到前艙了，兩個人一面說着野話一面要爭到同老七親嘴，同大娘五多親嘴，且聽到問是誰在此唱歌作樂，把拉琴的抓來再唱一個歌。

大娘不敢作聲，老七也無主意了，兩個酒瘋子就大聲的罵人。

「臭×，賊龜子出來。跟老子拉琴，賞一千！英雄蓋世的曹孟德也不會這樣大方！我賞一千，一千個紅薯，快來，不出來我燒掉你們這船。聽着沒有，老東西！趕快，莫使老子們生了氣，認不得人。」

「大爺，這是我們自己家幾個人玩玩，不，……」

「不？不？不？老嫖子，你不中吃。你老了。快叫拉琴的來！雜種！我要拉琴，我要自己唱！」一面說一面便站起身來，想向後艙去搜尋，大娘弄慌了，把口張大合不攏去。老七急了，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醉人懂到這意思，又坐下了。「好的，妙的，老子出得起錢，老子今天晚上要到這里睡覺！」

這一個在老七左邊躺下去了，另一個不說什麼，也在右邊躺下去了。

年青人聽到前艙彷彿安靜了一會，在隔壁輕輕的喊大娘。正感到一種侮辱的大娘，爬過去，男子還不大分明是什麼事情。

「甚麼事？」

「營上的副爺，醉了，像貓，等一會兒就得走。」

「要走才行。我忘記告你們了，今天有一個大方臉人來，好像大官，吩咐

過我，他晚上要來，不許留客。」

「是大皮靴子，說話像打鑼麼？」

「是的。是的。他手上還有一個大金戒子。」

「那是乾爹，他今早上來過了麼？」

「來過的。他說了半天話才走，吃過些粟。」

「他說些什麼事？」

「他說一定要來，一定莫留客，……還說一定要請我喝酒。」

大娘想想，難道是水保自己要來歇夜？難道是老對老，水保注意到……想不通，一個老鴛鴦一切醜事做成習慣，什麼也不至於紅臉，但被人說到「不中吃」時，是多少感到一種羞辱的。她悄悄的回到前艙，看到新事情不成樣子，伸伸舌頭，罵了一聲豬狗，仍歸又轉到後艙來了。

「怎麼？」

「不怎麼。」

「怎麼，他們走了？」

「不怎麼，他們睡了。」

「睡——？」

大娘雖不看清楚這時男子的臉色，但她很懂這語氣，就說。「姊夫，我們可以上岸玩去，今夜三元宮夜戲，我請你坐高槳子，是秋胡三戲結髮妻。」

男子搖頭不語。

兵士走後，五多大娘老七皆在前艙燈光下說笑，說那兵士的醉態。男子留

在後艙不出來。大娘到門邊喊過了二次不應，不明白這脾氣從什麼地方發生。大娘回頭就來檢查那四張票子的花紋，因為她已經認得出票子的真假了。票子是真的，她在燈光下指點給老七看那些記號，那些花，且放到鼻子上嗅嗅，說這個一定是清真館子裏找出來的，因為有牛油味道。

五多第二次又走過去，「姊夫，姊夫，他們走了，我們應當把那個唱完，我們還得……」

女人老七像是想到了什麼心事，拉着了五多，不許她說話。

一切沉默了，男子在後艙先還是正用手指扣琴絃，作小小聲音，這時手也離開那絃索了。

四個女人都聽到從河街上飄來的鑼鼓哨哪聲音，河街上一個做生意人做喜事，客來賀喜，唱堂戲，一定有一整夜熱鬧。

到後過了一會，老七一個人輕腳輕手爬到後艙去，但即刻又回來了。

大娘問：「怎麼了？」

老七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先以為水保恐怕不會來的，所以仍然睡了覺，大娘老七五多三個人在前艙，只把男子放到後面。

查船的在半夜時，由水保領來了，鴉雀無聲，四個警察守在船頭，水保同巡官進到前艙。這時大娘已把燈捻明了，她懂得這不是大事情。老七披了衣坐在床上，喊乾爹，喊老爺，要五多倒茶，五多還只想到夢裏在鄉下摘莓。

男子被大娘搖醒，揪出來，看到水保，看到一個穿黑制服的大人物，嚇得

不能說話，不曉得有什麼事情發生。

「什麼人？」

水保代為答應，老七的漢子，才從鄉下來的。

老七說道，「老爺，他昨天才來的。」

巡官看了一會兒男子，又看了一會兒女人，彷彿看出水保的話不是說謊了，就不再說話了，隨意在前艙各處翻翻，注意到那個貯風乾栗子的小罈子，水保便抓了一把栗子塞到巡官那件體面制服的大口袋裏去，巡官只是笑。

一夥人一會兒就走到另一船上去了。大娘剛要蓋篷，一個警察回來了。

「大娘，告老七，巡官要回來過細攷察你一下，懂不懂？」

大娘說，「就來麼？」

「查完事就來。」

「當真嗎？」

「我什麼時候同你說過謊？」

大娘歡喜的樣子，使男子很奇怪，因為他不明白爲甚麼巡官還要回來攷察老七。但這時節望到老七睡起的樣子，上半晚的氣是已經沒有了，他願意講和，願意同她在床上說點話，商量件事情，就坐到床沿不動。

大娘像是明白男子的。她明白男子的慾望，也明白他不懂事，故只同老七打知會，「巡官就要來的。」

老七咬着嘴唇不作聲，半天發癡。

男子一早起來就要走路，沉默的一句話不說，端整了自己的草鞋，找到了

自己的烟袋。一切歸一了，就坐到那矮床邊沿，像是有話說又說不出口。

老七問他，「你不是昨天晚上答應過乾爹，今天到他家中吃中飯嗎？」

「……………」搖搖頭，不作答。

「人家辦了酒席特意爲你！」

「……………」

「戲也不看看麼？」

「……………」

「滿天紅的暈油包子，到半日才上籠，那是你歡喜的包子。」

「……………」

一定要走了，老七很爲難，走出船頭默了一會，回身從荷包裏掏出昨天晚上那兵士給的票子來，點了一下數，是四張，捏成一把塞到男子左手心裏去，男

子無話說，老七似乎懂到那意思了，「大娘，你拏那三張也送我，」大娘把錢取出，老七又把這錢塞到男子右手心裏去。

男子搖搖頭，把票子撒到地下，把兩隻大而粗的手掌搗到臉孔，像小孩子那樣莫名其妙的哭了。

五多同大娘都逃到後艙去了，五多心想這真是怪事，那麼大的人會哭，好笑，她站在後梢舵邊，看到挂在梢艙頂樑上的胡琴，很願意唱一個歌，可是也總唱不出聲音來。

水保來船上請遠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問到時，才明白兩夫婦皆回到鄉下去了。

四月十三於吳淞

燈

沈從文

因為一個穿青衣服底女人，到×住處來，見到×桌上的一個燈，非常舊又非常清潔，想知道這燈被主人敬視的理由，所以他就告給這青衣女人關於這個燈的故事。

兩年前我住到這里，在××教了一點書，仍然是這樣兩間小房子，前面辦事後面睡覺一個人住下來。那時是五月間，不知爲什麼事情，住處的燈總非常容易失職。一到了晚間，或者剛剛把飯碗筷子擺上了桌子，認清楚了菜蔬，正想由那形色方面，對於我廚子加以一點不失誠實的稱讚，燈忽然一熄，晚飯就吃不成了。有時是飯後正預備開始做一點事或看看書的時節，有時是有客人聚

了什麼問題同我來討論的時節，就像有意搗亂那種神氣，燈會忽然熄滅了的。有幾回，正當我同一個朋友，把一段不下註解的章草，從那形體上加以估計的當兒，或者是把一個印章攷察牠的真偽中間，燈驟然熄滅，朋友同我皆非常掃興，從來不曾開口罵過人的書畫家××，也不能節制這憤怒，把電燈公司對於市民的不盡職，加以不容恕的指摘了。

因為這事情發生幾幾乎有半個月，似乎有人責問過電燈公司，公司方面的答覆，放到當地報紙上登載出來，情形彷彿是完全推諉到由於天氣，既完全不是公司的那一方面的過失，所以小換錢舖子的洋燭，每包便忽然比上月貴了五個銅子了。洋燭漲價這件事，是從爲我照料飲食的廚子方面知道的。這當家人對於××人故意居奇的行爲，每到晚上爲我把飯菜拏來，唯恐電燈熄滅，在預先就點上一枝燭的情形下，總要同我說過一次的。

這人是一個非常忠誠的中年人。這人年紀很青的時節，就隨同我的父親到過西北東北，出過蒙古，上過四川，他一個人又走過雲南廣西，在家鄉，又守過我祖父的墓基，很有些年月。上年隨了北伐軍隊過山東，到濟南正看到日本對於濟南省住民所施的暴行，那時他在七十一團一個連上作司務長，一個晚上被機關槍的威脅，胡胡塗塗走出了團部把一切東西全損失了。人既空手逃回到南京，聽到一個熟人說我在這里住，所以就寫了信來，說是願意來侍候我。我告給他來是很好的，要找事做恐怕不行，我生活也非常簡單，來玩玩，住一會，想要回去了，我或者能設點法，只是莫希望太大。到後人是當真就來了。

初初見到，一身灰色中山布軍服，衣服又小又舊，好像還是三年前國民革命軍初過湖南時節縫就的，一個巍然峨然的身體，就拘束到這軍服中間，另外隨身的就只一個小小包袱，一個熱水瓶，一把牙刷，一雙黃楊木筷子。熱水瓶像千

里鏡那麼佩到身邊，牙刷是放在衣袋裏，筷子是仿照軍營中老規矩插在包袱外面，所以我能夠一望就知道的。這真是我日夜做夢的夥計！這個人，一切都使我滿意，一切外表以及隱藏在這樣外表下的單純優良的心，我不必同他說話也就都清楚了！

既來到了我這裏，我們要談的話可多了。從我祖父談起，一直到我父親同他說過的還未出世的孫子，他都想在一個時節裏同我說到。他對於我家裏的事永遠不至於說厭，對於他自己的經歷又永遠不會說完。實在太動人了，請想想，一個差不多用腳走過半個中國的五十歲的人，看過庚子的變亂，看過辛亥的改革，參加過多少戰爭，跋涉過多少山水，吃過多少異樣的飯，睡過多少異樣的床，簡直是一部永遠翻看不完的名著，我的嗜好即刻就很深很深的染上了。只要一有空我即刻就問他這樣那樣，只要問到，我所得的經驗都是些動人

的事實。

因為平常時節我的飲食是委托了房東娘姨包辦的，所以十六塊錢一個月，每天兩頓一些菜蔬總是任憑這江北婦人意思，這婦人看透了我的性格，知道我不大對於飲食苛刻，今天一碟大蠶豆，明天一碟小青蚶，到後天又是一碟蠶豆，總而言之蠶豆同青蚶是少不了的好菜，另外的肉無論如何總不至於忘記加一點兒糖，吃魚多不用油煎，只放到飯上去蒸，就拏來加點醬油擺到桌子上。本來像做客的他，吃過兩天空飯，到第三天實在看不慣，問我要了點錢，先是不告我這錢的用處。從我手上拏了十塊錢去的他，到下午，把一切吃飯用的東西通通買來了。這事在先我還一點不知道，一直到應當吃晚飯時節，這老兵，仍然是老兵打扮，恭恭敬敬的把所有由自己兩手做成的飯菜，放到我那做事桌上來，笑瞇瞇的說這是自己試做的，而且聲明以後也將這樣做下去。從那人的

風味上，從那菜飯的風味上，都使我對於過去的軍營生活生出一種眷念，就一面吃飯一面同他談軍中事情。把飯吃過後，這司務長收拾了碗筷，回到灶房去，過一陣，我正坐在桌邊藉一支燭光看改從學校方面攜回的卷子，忽然門一開，這老兵閃進來了，像本來是知道這不是軍營，但忽然因為電燈熄滅，房中代替的是燭光，坐在桌邊的我還不缺少一個連長的風度，這人恢復了童心，對我取了軍中上士的規矩，喊了一聲「報告」，站在門邊不動。「什麼事情？」聽到問他了，才走到我身邊來，呈上一個單子，寫了一篇賬。原來這人是同我來算伙食賬的！我當時幾幾乎要生氣了，望到這人的臉，想起司務長的職務，却只有笑了。「怎麼這樣同我麻煩？」「我要弄明白好一點。我要你知道，自己做，我們兩個人每月都用不到十六塊錢。別人每天把你蚌壳吃，每天是過夜的飯，你還送十六塊！」「這樣你不是太累了嗎？」「累！煮飯做菜難道是下河

拾石頭？你真是少爺！」望到這好人的臉，我無話可說，我不答應是不行的，所以到後做飯做菜就是這個老兵了。

這老兵，到這都會上來，因為衣服太不相稱，我預備爲他縫一點衣，問他歡喜要什麼樣子，他總不做聲。有一次，知道我得了許多錢，才問我要了十塊錢，到晚上，不知往什麼地方買了兩套呢布中山服，一雙舊皮靴，還有刺馬輪，把我看時非常滿意。我說「你到這地方何必穿這個？你不是現役軍官，也正像我一樣，穿長衣好！」「我永遠是軍人。」我有一個軍官廚子，這句話是這樣來源，這話是許多同我來往的人皆說到了的。

電燈的熄滅，往天還只少許時間，一會兒就恢復了光明，到後來越加不成樣子，所以每次吃飯都少不了一枝燭。但是這老兵，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買來了一個舊燈，擦得罩子非常清潔，把燈頭剪成圓形，放到我桌子上來了。因為我

明白了他的脾氣，也不大好意思說到××地方用燈是愚蠢事情，電燈既然不大稱職，有這燈也真給了我不少方便，因為不願意受那電燈時明時滅的作弄，索性把這燈放在桌上，到了夜裏，望到那清瑩透明的燈罩，以及從那里放散的薄明微黃的燈光，面前又站得是那古典風度的軍人，總使我常常幻想到那些駐有一營人馬的古廟，同到小鄉村的旅店，發生許多興味。我是曾經太與那些東西相熟，因為都市生活的纏縛，又太與那些世界離遠了的。我到了這些時候，不能不對於臥下的生活，感到一點煩燥了。這是什麼生活呢？一天爬上講台去，那麼莊嚴，那麼不兒戲，也同時是那麼虛偽，站在那小四方木榻上，談這個那個，說一些廢話謊話，這本書上如此說，那本書上又如此說，說了一陣，自己彷彿受了催眠，漸漸覺得是把問題引到嚴重方面去，聽到下面什麼聲音一響，才憬然有所覺悟，再注意一下學生，原來有幾個快要在本學期終了就戴方帽兒

的學士某君，已經伏在桌上打盹，這一來，頭緒完全爲這現象把牠紛亂了。到了教員休息室裏，一些有教養的紳士們，一得到機會，就是一句聰明詢問，「天氣好，又有小說材料！」在他們自己，或者還非常得意，以爲這是一種保持教授身分的雅謔，但是聽到這個話，望望那些扁平的臉嘴，覺得同這些吃肉睡覺打哈哈的人，不能有所爭持，只得認了輸，一句話不說，走到外面長廊下去晒太陽。到了外面，又是一些學生，取包圍聲勢走攆來，談天氣，談這個那個，似乎我因爲教了點課，就必得負了一種義務，隨時來告他們所謂作家們的佚事，似乎就說點這些空話，他們就算了解文學了。從學校返到家裏，坐到滿是稿件以及各處寄來的新書新雜誌的桌前，很努力的來把桌面勻出一個位置，放下從學校帶回的一束文章，一行一行的來過目，第一篇，五個「心靈兒爲愛所碎」，第二篇有了七個，第三篇是革命的了，有淚有血，仍然不缺少

「愛」。把一堆文章看過一小部分，看看天氣有夜下來的樣子，弄堂對過王寡婦家中三個年青女人，照例到了時候把話匣子一開，意大利情歌一唱，忽然感到小小冤屈，什麼事也不能做，覺得自己究竟還是從農村培養長大的人，現在所處的世界，仍然不是自己所習慣的世界，都會生活的厭倦，生存的厭倦，願意同這世界一切好處離開，願意再去做十四吊錢的屠稅收捐員，坐到團防局，聽爲雨水匯成小潭的院中青蛙叫，用奪金標筆寫索靖出師頌同鍾繇宣示表了。但是當我對到這煤油燈，當我在煤油燈不安定的光度下，望到那安詳的和平的老兵的臉，望到那古典的家鄉風味的略顯彎曲的上身，我忘記了白日的辛苦，忘記了當前的混亂，轉成爲對於這個人的精神發生極大興味了。

「怎麼樣？是不是懂得軍歌呢？」我這樣問他，同他開一點小小玩笑。

他就說：「怎麼軍人不懂軍歌？我不懂洋歌。」

「不懂也很好，山歌懂不懂？」

「看是什麼山歌。」

「難道山歌有兩樣山歌嗎？天上起雲雲重雲，天上起雲雲起花，全是好山歌，我小時不明白。後來在游擊支隊司令楊處做小兵，太放肆了，每天吃我們所說過的那種狗肉，唱我們現在所說的這種山歌，真是小神仙。」

「我們是不好意思唱那種山歌的。一個正派軍人，這樣撒野算是犯罪。」

「那我是罪惡滔天了，可是我很思念那些新從父母身邊盤養大的人，因為不知這時在這樣好天氣下，還有這種歌在一些人口中唱着沒有？」

「好的都完了！好人同好風俗，都被一個不認識的運氣帶走了。就像這個燈，我在上年同老爺到鄉下去住，就全是這樣燈。」

老兵到這些事上，有了因為清油燈的消滅，使我們常常見到的鄉紳一般的

感慨了。

我們這樣談着，憑了這誘人的空氣，誘人的聲音，我正迷醉到一個古舊的世界裏，非常感動，可是這老兵，總是聽到外面樓廊房東主人的鐘響了九下，卽或是大聲的叱他，要他坐到椅子上，把話繼續談下去也不行。一到時候了，很關心的看了看一下我的臥室，很有禮貌的行了一個房中的軍人禮，用着極其動人的神氣，站在那椅子邊告了辭，就走下樓到亭子間睡去了。這是爲什麼？他怕担擱我的事情，恐我睡得太遲，所以明明白白有許多話他很歡喜談到的，他也必得留到第二天來繼續。談這些總不過九點，竟是這個老兵的軍法，一點不能通融，所以每常到他走去後，我總覺得有一些新的寂寞安置到心上一角，做事總不大能夠安定。

因爲當到我面前，這個老兵以他五十年的生活經驗，嚇人的豐富，消化到

這他的腦中，同我談及一切，平常時節對於以農村因經濟影響到社會組織來寫成的短篇小說，是我永遠不缺少興味的工作，但如今想要寫一個短篇的短篇，也像是不好下筆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個人的單純優美的靈魂，平平的來安置到這紙上？望到這人的顏色，聽到這人的聲音，我感到我過去另外一時所寫到的人生的平凡。我實在懂得太少了。單是那眼睛，帶一點兒憂愁，同時或不缺少對於未來作一種極信托的樂觀，看人時總像有什麼言語要從那無睫毛的微顰的眼眶內流出，我是缺少氣力來爲作一種說明的。望到他一句話不說，或者是我們正談到那些戰事，那些把好人家房子一把火燒掉，牽了農人母牛奏凱回營的戰事，這老兵忽然想起了什麼，不再說話了。我猜想他是要說一些回話的，但言語在這老兵頭腦中好像不大夠用，一到這些事情上，他便啞口了。他只望到我——或者他也能夠明白我對於他的同意，所以到後總是很溫柔的也很嫵

媚的一笑，把頭點點，就轉移了一個方向，唱了一個四句頭的山歌。他那里料得到我在這些情形下所生的動搖！我望到這老兵一個動作，就覺得看到了中國多數的愚蠢的朋友，他們是那麼愚蠢，同時又是那麼正直，那最東方的古民族和平靈魂，爲時代所帶走，安置到這毫不相稱的戰亂世界裏來，那種憂鬱，那種拘束，把生活妥協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夢，却永遠是另一個天地的光與色，我簡直要哭了。

有時，就因爲這些感覺擾亂了我，我不免生了小小的氣，似乎帶了點埋怨神氣，要他出去玩玩，不必儘臥在我房中，他就像一尾魚那麼悄悄的溜出去，一句話不說，看到那樣子我又有點不安，就問他，「是不是去看看戲？」恐怕他沒有錢了，就一面送了他兩塊錢，說明白這是可以拏去隨意花到大世界或者什麼舞台之類地方的。他仍然望了我一下，很不自然的做了一個笑樣子，把錢

拏到手上，走下樓去了。我照例做事是多數到十二點才上床的，先是聽到這個老兵，開了門出去，大約有十點多樣子，又轉來了，我以為若不是到看戲，一定也是喝了一點酒，或者照例在可以作賭博的事情上玩了一會，把錢用掉回來了，也就不去過問。誰知第二天，午飯就有了一鉢清蒸的雞放在桌上，對於這雞的來源，我不敢問，我們就相互交換了一個微笑，在這當兒我又從那褐色眼睛裏看到流動了那種說不分明的言語。我只能說「應當喝一杯，你不是很能夠喝麼？」「已經買得了的，這里的酒是火酒，虧我找，到後找到了一家鄉親鋪子，才得那麼一點點米酒。」彷彿先是不好意思勸我喝，聽到說及酒，於是忙忽忽的走下樓去，用小杯子倒了半杯白酒，並且把那個酒瓶也拏來了。「你喝一點點，莫多吃。」本來不能喝酒不想喝酒的我，也不好意思拒絕這件事了。把酒喝下，接過了杯子，自己又倒了小半杯，向口中一灌，揭揭嘴，對我笑了

一會兒，一句話不說，又擎着瓶子下樓去了。第二天還是雞，因為××的雞只須要一塊錢一隻。

學校的事這老兵士像是漠不關心的。他問過我那些大學生將來做些什麼事，是不是每人都去做縣長，他又問過我學校每月應當送我多少錢，這薪水是不是像軍隊請餉一樣，一起了戰爭就受影響。但他的意思全不是對於學校的關心。他要知道學生是不是都去做縣長，只是要明白我有多少門生是將來的知事老爺。他問欠薪不欠薪，只是要明白我究竟錢夠不夠用。他最關心的是我的生活。這好人，越來越不守本分，對於我的生活，先還是事事贊同，到後來，好像找出了許多責任，不拘是我願不願意，只要有機會總就要談到了。即或不是像一些不懂事故的長輩那種偏見的批評，但對那些問題，他的笑，他的無言語的輕輕嘆息，都代表了他的言語，使我感受不安。我當然不好生他的氣，我不

能把他踢下樓梯去，也不好意思罵他。他實在又并不加上多少意見，對於我的生活，他就只是反抗，就只是否認。對於我這樣年齡，還不打量安置一個太太，他比任何人皆感覺到不平。在先我只裝做不懂他的意思，儘他去自言自語，每天只同他去討論軍中生活，以及各地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到後簡直有點麻煩人了，並且他那麻煩，又永遠使人感到他是誠實的麻煩，所以我只得告他我是對於這件事毫無辦法的，因為做紳士的方便我得不到，做學生的方便我也得不到，所以不能談到這些空事情。我以為同他這樣一說，自然就一切諒解，此後就再也不會受他的批評了。誰知因此一來更糟了。他彷彿把責任放在他自己身上去，從此對於與我來往的女人，皆為他所注意了。每一個來我處的女人，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學生，在客人談話中間，不待我的呼喚，總忽然見到他買了一些水菓，把一個盤子裝來，非常恭敬的送上，到後就站到門外樓梯

上去聽我們談話，待到我送客人下樓時，常常又見到他故意做成在梯邊找尋什麼東西神情，望到客人出去。客人走去後，總又裝成無意思的樣子，從我口中探尋這女人一切，且窺探我的意思，他並且不忘記對這客人的風度言語加以一種批評，常常引用他所知道的麻衣相法，論及什麼女人多子，什麼女人聰明賢惠，若不是看出我的厭煩，決不輕易把問題移開。他雖然這樣關心這樣事情，暗示了我什麼女人多福，什麼女人多壽，但他總還以為他用的計策非常高明。他以為這些關心是永遠不會為我明白的，他並不是不懂得他的地位。這些事在先我實在也是不會發現的，不過稍稍長久一點，我可就看出這好管閒事的人，是如何把同我來往的女人加以分析了。對於這種行為他所給我的還是憂愁，我不能恨他，又不能同他解釋，又不能同他好好商量，只有少同他談到這些事情為好。

這老兵，在那單純的正直的腦中，還不知爲我設了多少法，盡了幫助我得
到一個女人的多少設計的義務！他那慾望隱藏到心上，以爲我完全不瞭解，其
實我什麼都懂。他不單是盼望他可以有一個機會，把他那從市上買來的呢布軍
服穿得整整齊齊，站到××飯店門前去爲我結婚日子的迎賓主事，還非常願意
穿了軍服，把我的小孩子，打扮得像一個將軍的兒子，抱到公園中去玩！他在
我身上，一定還做得最誇張的夢，夢到我帶了妻兒，光榮，金錢，回到鄉下
去，他騎了一匹馬最先進城，對於那些來迎接我的同鄉親戚朋友們，如何詢問
他，他又如何飛馬的走去，一直跑到家裏，稟告老太太，讓一個小小縣城的人
如何驚訝到這一次榮歸！他這些希望，十餘年前放到我的父親身上，失敗了，
到後又放到我的哥哥身上，哥哥又失敗了，如今是只有我可以安置他這可憐希
望了。他那對於我們父兄如何從衰頹家聲中爬起恢復原來壯觀的希望，在父親

方面受了非常的打擊，父親是回家了，眼看到那老主人，從西北，從外蒙，帶了因與馬賊作戰的腰痛，帶了沙漠的荒涼，帶了因頻年爭鬥的衰老，回到家鄉去作他那沒沒無聞的上校軍醫正了。他又看到哥哥從東北，從那些軍隊生活中，得到奉天省人的粗豪，與黑龍江人的勇邁堅忍，從流浪中，得到了上海都市生活的囂雜興味，也轉到家鄉作畫師去了。還有我的弟弟，這老兵認為同志却尚無機會見到的弟弟，從廣東得了冰冷的鐵與熱烈的革命的血兩種柔和的經驗，用起碼下級軍官的名分，打岳州，打武昌，打南昌，打龍潭，僥倖中的安全，引起了對生存的深的感喟，帶了喊呼，奔突，死亡，腐爛，一時代人類愚蠢行為各印象，也寂寞的回到家鄉，在那參軍閒散職分上過着休息的日子了。他如今只認為我這無用人，可以寄托他那最無私心最誠懇的希望。他以為我做的事比父兄們的都可以把他更誇張的排列到故鄉人眼下，給那些人一些歎羨，

一些驚訝，一些永遠不會忘却的豪華光榮。

我在這樣一個人面前，感到憂鬱也十分感到羞慚。因為那彷彿由自己腦中成立的海市，而又在這海市景致中對於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純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這老兵的夢戳破，也好像缺少那戳破這夢的權利了。

可是我將怎麼來同這老兵安安靜靜生活下去？我做的事太同我這老家人的夢離遠了。我簡直怕見他了。我只告他現在做點文章教點書，社會上對我如何好，在他那方面，又總是常常看到體面的有身分朋友同我來往，還有那更體面精緻如粉如奶作成的年青女人到我住處來，他知道我許多關於表面的生活，這些生活就堅固了他的好夢。他極力在那里忍耐，保持到他做僕人的身分，但越節制到自己，也就越容易對於我的孤單感到同情。這另一世界長大的人，雖然有了五十歲，完全不知道我們的世界是與他的世界兩樣。他沒有料得到來我處

的人同我生活的距離是多遠，他沒有知道我寫一個短篇小說得費去多少精力，他沒有知道我如何與女人疏隔，與生活幸福離開。他像許多人那樣，看到了我的外表，他稱讚我，也如一般人所加的讚美一樣，以為我聰明，以為我待人很好，以為我不應當太不講究生活，疏忽了一身的康健。這個人，他還同意我的氣概，以為這只是一個從軍籍中出身才有的好氣概！凡是這些他是在另一時用口用眼睛用行動都表示到了的。許多時候當到這個人面前時節，我覺得無一句話可說，若是必須要做些什麼事，最相宜的，倒真是痛痛的打他一頓為好。

那時到我處來往次數最多的，是一個穿藍衣服的女孩子，好像四季這人都穿藍顏色，也只有藍色同這女人相稱。這是我一個最熟的人，每次來總有很多話說，一則因為這女子是一個××份子，一則是這人常常擊了文章來我處商量，因為這女人把我當成一個最可靠的朋友，我也無事不與她說到。我的老管

家私下在暗地裏注意了這女人許多日子，他看準了這個人一切同我相合。他一切同意。就因爲一切同意，比一個做母親的還細膩，每次當到這客人來時，他總故意逗留到我房中，意思很願意我向女人提到他。他又常常採用了那種學來的官家體裁，在我面前問女人這樣那樣。我不好對於他這種興味加以阻礙，自然同女人談到他的生活，談到他爲人的正直，以及經驗的豐富等等事情，漸漸的時間一長女人對於他自然也發生一種友誼了。可是這樣一來，當他同我兩個人在一塊時，這老兵，這行伍中風霜冰雪死亡飢餓打就的結實的心，到我婚姻問題上，完全柔軟如蠟了。他覺得我若是不打量同那藍衣女人同住，簡直就是一種罪過，他把這些意見帶着了責備樣子來同我討論過。

先是這老兵還不大好意思同女人談話，女人問到這樣那樣，像請他學故事那麼把生活經驗告給她聽時，這老兵，總還用着略略拘束的神氣，又似乎有點

害羞，非常矜持的來同女人談話。到後因爲一熟習，竟同女人談到我的生活來了；他要女人勸我做一個人，勸我少做點事，勸我稍稍顧全一點穿衣吃飯的紳士風度，勸我……，雖然這些話談及時，總是當到我，却又取了一種在他以爲是最好的體裁來提及的。他說的只是我家裏父親以前怎麼樣講究排場，我弟兄又如何親愛爲鄉下人所敬視，母親又如何賢慧溫和。他是正用了一種最笨的手段，暗示到女人應當明白做這人家的媳婦是如何相宜的。提到這些，因爲那稍稍近於誇張處，這老兵慮及我的不高興，一面談及總一面對我笑，好像不許我開口。把話說完，看看女人，彷彿看清楚女人已經爲他一番話所動搖，把責任盡到，這人就非常滿意，同我飛了一個眼風，奏凱似的蹣跚走下樓預備點心去了。

他見我寫信回到鄉下去，總問我，是不是告給了老太太有一個非常……的

女人？他意思是非常「要好」非常「相稱」這一類名詞，當發現我毛眉一縐，這老兵，就「嚇」「嚇」的低低喊着，帶着「這是笑話，也是好意，不要見怪」的要求神氣，趕忙站遠了一點，佔據到屋角去，好像怕我要當真動手攪了墨水瓶拋擲到他頭上去。

然而另外任何時節，他是不會忘記談到那藍衣女子的。

我能在這些事上有什麼辦法？我既然不能像我的弟弟那樣，處置多嘴的副兵用馬糞填口，又不能像我的父親，用費話去支使他走路。我一見了這老兵就只有苦笑，聽他談到他自己生活同談到我的希望，都完全是這個樣子。這人並不是可以請求就緘默的。就是口啞了，但那一舉一動，他總不忘記使你看出他是在用一幅善良的心爲你打算一切。他不缺少一個戲子的天才，他的技巧，使我見到時只有感動。

有一天，穿藍衣的女人來到我的住處，第一次我不在家，老兵同女人說許多話（從後來他的神氣上，我知道他在與女人談話時節，一定是用了一個對主人的恭敬而又親切的態度應答着的。）因為恐怕我不能即刻回家，就走了。

我回來時老兵正同我討論到女人，女人又來了。那時因為還沒有吃晚飯，這老兵聽說要招待這個女客了，顯然十分高興，走下樓去，到吃飯時，菜蔬排列到桌上，却料不到的豐盛。不知從什麼地方學得了規矩，知道了女客不吃辣子，平素最歡喜用辣子的煎魚，也做成甜醋的味道排上桌子了。

把飯吃過，這老兵不待呼喚又去把蘋果拏來，把茶杯倒滿了從酒精爐子燒好的開水，一切布置妥貼了，趑趄了好一會才走出去。他到樓下喝酒去了。他覺得非常快樂。他的夢展開在他眼前，一個主人，一個主婦，在酒杯中，他一定還看到他的小主人，穿陸軍制服，像在馬路上所常常見到的小洋人，走路挺

直，小小的皮靴套在白嫩的腳上，在他前面忙走，他就用一個軍官的姿式，很有身分很覺尊貴的在後面慢慢跟着。他因為我這個客人的來臨，把夢肆無忌誕的做下去了。可是，真可憐，來此的朋友，是告我她的愛人W君的情形，他們在下個月過北平去，他們將在北平結婚，無意中，這結婚的字言，斷章取義的又為那尖耳朵老戰馬聽去，他自以為一切事果不出其所料，他相信這預兆，也非常相信這未來的事情，到女人走去，我正伏到桌子旁邊，為這朋友的好消息感到喜悅也感到一點應有的惆悵時節，喝了稍稍過量的酒的好人，一個紅紅的臉在我面前晃動了。

「今天你喝多了，你怎麼忽然有這樣好菜，客人說從沒有吃過這樣菜。」本來要笑的他，聽到這個話樣子更像貓兒了。他說，「今天我快樂。」

「你應當快樂。」

他分辯，同我故意爭持，「怎麼叫做應當？我不明白！我從來沒有今天快樂！我喝了半瓶白酒了！」

「明天又去買，多買一瓶存到身邊，你到這里別的沒有，酒總是應當要讓你喝夠量。」

「這樣喝酒我從不會有過。我應當快樂！爲甚麼應當？我常常是不快樂！我想起老爺，那種運氣，快樂不來了。我想起大老爺，那種體格，也不能快樂了。我想起三老爺，我聽人說到他一點兒，一個豹子，一個金錢豹，一個有脾氣有作爲的人，我要跟到他去打仗，我要跟到他去衝鋒，搥了槍，爬過障礙物，吼一聲殺，把刺刀刺到北老胸膛裏去。我要向他請教，手溜彈七秒鐘的引線，應當如何拋去。但同他們在一處的都爛了，都埋成一堆，我聽到人家說，四期在龍潭的，下級軍官都爛了，兩個月從那里過身，還有臭氣味，三老爺命

好，他仍然能夠騎馬到黃羅寨打他的野豬，一個英雄！我不快樂，因為想起了他不作師長。你呢，我也不快樂。你身體多壞。你爲什麼不——」

「早睡點好不好？我要做點事情，我心裏不大高興。」

「你瞞我。你把我當外人。我耳朵是老馬耳朵，聽得懂得，我知道我要吃喜酒，你這些事都不願意同我說，我明天回去了。」

「你聽到什麼？爲什麼事說我瞞你？」

「我懂我懂，我求你——你還不知道我這時的心裏像什麼樣子！」

說到這里，這老兵哭了。那麼一個中年人，一個老軍人，一個……他真像一個小孩子哭了。但我知道這哭是爲歡喜而流淚的。他以爲我快要與才走去不久的女人結婚。他知道我終久不能瞞他也不願意瞞他。他知道還有許多事我都不能缺少他。他知道這事情不拘大小要他盡力的地方很多。他有了一個女主

人，從此他的夢更堅固更實在的在那單純的心中展開，歡喜得非哭不可了。他這感情是我即刻就看清了的。他同時也告我這哭的理由了，一面忙忙的又像很害羞的用那有毛的大手掌拭他的眼淚，一面就問我是什麼日子，是不是要到吳瞎子處去問問，也選擇一下，從一點俗。

一切事皆使我哭笑兩難。我不能打他罵他，他實在又不是吃醉了酒的人。他只頑固的相信我對於這事情不應當瞞他，還勸我打一個電報，把這件事即刻通知五千里外的幾個家中人。他稱讚那女人，他告我白天就同女人談了一些話，很懂得這女人一定會是老太太所歡喜的媳婦。

不得不把一切事在一種極安靜的態度下爲他說明，他望到我，把口張着，聽到我的解釋，信任了我的話，到後看到他那顏色慘沮的樣子，我不得不說了他一下，又告他我另外有了一個女人，像貌性情都同這穿藍衣的女人差不多。

可是這老兵，只願意相信我前面那一段說明，對於後一段明白是我的謊話，我把話談到末了，他毫不做聲，那黃黃的小眼睛裏，釀了滿滿的一泡眼淚，他又哭了。本來是非常強健的身體，到這時顯出萬分衰弱的神情了。

樓廊下的鐘已經響了十點。

「睡去，明天我們再談好不好？」

聽到我的請求，這老兵，忽然又像覺悟了自己的冒失，裝成笑樣子，自賚似的說自己喝多點酒就像顛子，且賭咒以後一定要戒酒，又問我明天歡喜吃鯛魚沒有，我不做聲，他懂得我心裏難過處，他望到桌上那一個建檉盤子裏面的蘋菓皮，拏了盤子，又取了魚的溜勢，溜了出去，悄悄的把門拉攏，一步一步走下樓梯去了。聽到那衰弱的腳，踏着樓梯的聲音，我覺得非常悲哀。這老年人給我的一切印象，都使我對於人生多一個反省的機會，且使我感覺到人類的

關係，在某一姿態下，所謂人情的美的認識，全是酸辛，全是難於措置的糾葛。這人走後聽到響過十二點鐘我還沒有睡覺，正思索到這些瑣碎人情上，失去了心上的平衡，忽然聽到樓梯有一種極輕的聲音，走到了門口，我猜得着這必定是他又來擾我了，他一定是因為我的不睡覺，所以來督促我上床了，就趕忙把桌前的燈扭小，就聽到一個低低的嘆息起自門外。我不好意思拒絕這老兵好意了，我說，「你睡吧，我事情已經做完，就要睡了。」外面沒有聲音，待一會兒我去開門他已經早下去了。

經過這一次喜劇的排場，老兵性格變更了。他當真不再買酒吃了，問他爲甚麼原故，就只說市上全是攪火酒的假酒。他不再同我談女人，女客來到我處，好像也不大有興味加以注意了。他對我的工作，把往日的樂觀成分抽去，從我的工作上看我的苦悶，我不做聲時，他不大敢同我說及生活上的希望

了。他把自己的夢，安置到一個新的方向上來，却彷彿更大方更誇誕了一點，做出很高興的樣子，但心上那希望，似乎越縮越小得可憐了。他不再責備我儲蓄點錢預備留給一個家庭支配，也不對於我的衣服缺少整潔加以非難了。

我們互相瞭解得多一點，我仍然是那麼保持到一種同世界絕緣的寂寞生活，並不因為氣候時間有所不同，在老兵那一方面，由於從我這里，他得到了一些本來不必得到的認識，那些破滅的夢，永遠無法再用一個理由把牠重新拼合成為全圓，老兵的寂寞，比我更可憐了。關於光明生活的估計，從前完全由他提出，我雖加以否認也毫無辦法挫折他的勇氣，但後來，反而需要我來為他說明那些夢的根據，如何可以做到如何可以滿意，幫助他把夢繼續來維持了。

但是那藍衣女人，預備過北平結婚去了，到我住處來辭行，老兵聽到女人又要到此吃飯，却只在平常飯菜上加了一樣素菜，而且把菜拏來時節那種樣

子，真是使人不歡的樣子。這情形只有我明白。不知爲什麼，我那時反而不缺少一點愉快，因爲我看到這老兵，在他名分上哀樂的認真。一些情感上的固執，決對不放鬆，本來應當可憐他，也應當可憐自己，但因爲本來就沒有對那女人作另外打算的我，因老兵胡塗的夢，幾幾乎把我也引到煩惱裏去，如今看到這難堪的臉嘴，我好像報了小小的仇，忘記自己應當同情他了。

從此藍衣女人在我的書房絕了踪跡，而且更壞的是兩個青年男女，到天津皆被捕了。我沒有把這件事告過老兵，那老兵也從不會問到過。我明白他不但有點恨那女人，而且也似乎有點恨我的。

本來是答應同我在七月暑假時節，一塊兒轉回鄉下去，因爲我已經有八年不曾看過我那地方的天空，踹過我那地方的土泥，他也有了六年沒有回去了，可是到僅僅只有十八天要放假的六月初，聽到在××方面起了戰事，他要我送

他點路費，說想到南京去玩玩，因為我看到他脾氣越來越沉靜，又不能使他快樂一點，並且每天到灶間去做菜做飯，又間或因爲房東娘姨歡喜隨手拖取東西，常常同那娘姨吵鬧，我想就儘他到南京去玩幾天也好。可是這人一去就不回來了。我不願意把他的故事結束到那戰爭裏去。他并不死，如許多人一樣，還是活着，還是做他的司務長，駐紮到一個廟裏，大清早就同連上的火夫上市鎮去買菜，到相熟的米舖去談談天，到河邊去看看船，一到了夜裏，就坐到一個子彈箱上，靠一盞滿堂紅燈照着，同排長什長算日裏的火食賬，用草紙記下那數目，爲一些小小數目上的錯誤賭各樣的咒，睡到硬板子的高脚床上去，用水絮包裹了全身，做夢就夢到同點驗委員喝酒，或下鄉去捉匪，過鄉紳家吃蒸鴨。這人應當永遠這樣活到世界上，這人至少還應當到中國活二十年，所以他再不同我來信問候我，我總以爲他仍然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這就是我桌上有這樣一盞燈的理由了。這燈我仍然常常用牠。當我寫到我所熟習的那個世界上一切時，當我願意沉溺到那生活裏而去時節，把電燈扭熄，燃好這個燈，我的房子裏一切便失去了原有的調子，我在燈光下總彷彿見到那老兵的紅臉，還有那一身軍服，一個古典的人，十八世紀的老管家——更使我不會忘記的，是從他小小眼睛裏滾出的一切無聲音的言語。

故事已說完了，穿青衣服的女人，低低的嘆了一聲氣，走到那桌子邊旁去，用纖柔的手去摩娑那燈。女人稍稍吃驚了，怎麼兩年來還有油？但×是說過了，因為在晚上，把燈燃好，就可在燈光下看到那個老行伍中人的聲音顏色。女人好奇似的說到晚上要來試試看，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那司務長，因為女人對於主人所說的那老兵是完全中意了。

到了晚上，×的房間裏，那舊洋燈放了薄薄光明，火頭微微的動搖低低的

發着滋滋聲音，用慣了五十枝燭光的人在這燈光下是感到一切情調皆非常闇澀模糊的。主人×同穿青衣女人把身體擱在兩個小小圈椅裏，主人又說到了那燈，且告女人，什麼地方是那老兵所站的地方，老兵說話時是如何神氣，這燈罩子在老兵手下是擦得如何透明清澈，桌上那時是如何混亂，……末了，他指點那藍衣女人的坐處恰恰正是這時她的坐處。

聽到這個話的穿青衣女人，笑了，又復仍然輕輕的嘆着。過了一會，忽然慌忙似的說，

「這人一定是死了！」

男子××說，「是的，這人是死了，在穿藍衣人心上這人也死了的，但他活在你的心上，他一定還那麼可愛的活在你心上，我是非常相信的。」

「很可惜我見不到這樣人。」

「他也應當很可惜不見你。」

「我願意認識他，願意同他談話，願意……」

「那有什麼用處！不是因為見到反而將給許多人的麻煩麼？」

女人覺得有些事情應當紅臉了。

於是兩人在燈光中沉默了。

另外一個晚上，那穿青衣的女人忽然換了藍的衣服來了，×懂得這是爲湊成那故事而來的，非常歡喜。兩人皆像這件事是全爲得使老兵快樂而做的，沒有言語，年青人在一種小小惶恐情形中抱着接了吻。到後女人才覺得房中太明亮了，問那個燈，今晚爲什麼不放在桌上，×笑了。

「是嫌電燈光線太強麼？」

「是要司務長看另外一個穿藍衣服的人在你房裏的情形。」

聽到這個俏皮的言語，×想下樓去取燈，女人問他：

「放在樓下麼？」

「是在樓下的。」

「爲甚麼又放到樓下去？」

「那是因爲燈泡壞了不好做事，借他們樓下娘姨的，我再去掣來就是了。」

「是娘姨的燈！」

「不，我說過是老兵買的燈！」男子×加以分辯，還說，「你知道這燈是老兵買的！」

「但那是你說的說話！」

「可是穿藍衣的人如今不是有一個了麼？」

女人承認，「是有一個，但他將來也一定不讓老兵快樂。」

「我贊成你這個話，倘若真有這個老兵，實在不應當好了他。」

「真是一個壞人，原來說的全是空話！」

「可是有一個很關心他的聽差，而且僅僅止把聽差的樣子告給別人，就使人對於那主人感到興味，十分同情，這壞人……！」

女人忍不着笑了。他們於是約定下個禮拜到蘇州去，到南京去，男子×還答應了女人，就便探聽那個老司務長的下落。

五月廿四於吳淞

建設

一

市的小河，是因為××山旁的大房子的建築，運石子，運水泥，運鐵運木，平空加了許多從××來的船隻，因此今年來更顯得興旺了許多。

那小河中有許多住家的小船。小河旁邊，有一排湫陋偪窄的小平屋。這地方因為方便，名字就是河街。河街有烟館同麵館。有賣繩纜的舖子。有雜貨字號。有屠戶。有鑄鐵鋪與琢硬木活車，以及賣船上應有器具的舖子。有一家新開的理髮館，走路的人們，從玻璃窗上望過去，總常常見到一些大而圓的腦

袋，在一種極獸氣的情形下，被剃頭師傅用刀刮頭。有幾家供船上人開心的妓院，三五個大脚女人，穿藍花洋布衣服，紅花洋布褲子，粉臉油頭，鼻梁根扯得通紅，坐在門前長櫈上，見有人過路就迷迷笑，且輕輕的唱歌。一條骯髒的長街上，一年四季總是濕漉漉的不好走路，一些從這些小屋子裏或河船上長大的孩子，大白天，捧了小小公雞，身後跟前一隻肥狗，街頭街尾找雞公打架。或者無聊了，爲一句話兩個孩子就互相抓着揪打起來，揉到烟館門前的爛泥裏去，使那成天站在烟館門外招呼主顧的幫夥，常常爲了這事更大聲的吠鳴。街上賣糕的皆敲竹梆，賣糖的皆打小銅鑼，這些人，并且皆各知道由口中唱出一種鄙俚的調子，同女人身體某種地方相似的比擬，逗引旁人注意。

這街上，還有一家下等茶館，一面臨河起了一個吊脚樓，一面臨街，對到一家賣買舊貨的小店。這茶館一切的布置與情調，皆與到此地來的人物極其相

稱，骯髒油膩的桌面，細腿的板櫈，以及大青花蓋碗中泡上粗葉子綠茶，別一種上等人茶館所缺少的這里都有了。來此喝茶的全是一些下層社會的男子，一些船上的水手，一些拖半日車的包車夫，一些專在碼頭上放債的大爺，一些住到東市在買菜一類事上賺了點錢找不出用處的廚子，還有的就是一些談肉價米價的小生意人。各人來到了這里，選上一個位置，泡一壺熱茶，啣嚙啣啣喝一陣，又把所有心裏想到的事，或聽到的新聞，同旁人談着，算是享受了一點生活，等到記起了另外的事，或覺得已經坐夠了，就把四個銅元塞到那專司加水的夥計手裏，走去了。來來往往的人一天是數不清的。因為生意不冷落，到今年七月，茶館主人把電燈也裝上了。花了很大的價錢，從城中接線，租了火表，七個工人敲敲打打了一天，有了電燈每天到了晚上，管事的把臨河裝置的一排紅綠燈機關一扭，從河下遠處皆可望見這茶館所在，泊在遠處的船隻，想

要上茶館來皆不至於迷失方向了。

到了晚上，這茶館裏屋梁上的電燈，把黯淡的黃顏色的光明散滿了一個屋子，骯髒的方桌旁邊坐滿了喝茶談天的人，兩把長嘴大肚的開水銅壺，在燈光下炫耀着金色，在兩個與銅壺樣子作一對稱小瘦而有烟容的孿生兄弟手裏，不住的來去添水。門外常常停得是賣炒豆花生一類東西的担子。一個賣油煎臭豆腐的生意人，同一個做芝蔴餅生意的人，一到了晚上，也總是把担子放在這茶館門前，儘順風把那臭味薰進一切有臭豆腐嗜好的人鼻子裏去。因為一些香味的誘惑，於是就有人從腰兜裏掏錢，叫夥計買東西的事發生了。那加水的孿生兄弟，既有了同一的樣子，也不缺少同一的聰明，這聰明就是在任何忙亂的情形下，一面自己口中哼着，一面把大銅壺的嘴，遠遠的向一個桌上的碗中灑出一線熱水，一面還聽得分明身背後客人差派的言語。

只要一聽到有人在某一處喊叫要買東西，照料添水的這兩兄弟，是不到一會兒就到了跟前聽候使喚的。人既到了桌邊，掏出錢來，告他要買什麼，把錢接到手，看了一眼，看清楚手上銅子不是沙板了，就從一些座位間，像一隻逃走的瘦母狗，飛竄到門外去，站到門前，拖着大而啞的聲音，像唱戲一樣，在那臭豆腐攤邊一唱，說明白了是第幾座某大爺的生意，把錢擲到一個空碗裏，又即刻竄回到放茶壺處，把壺攪到手，走到另外一個座旁去了。油豆腐已在茶客口裏咀嚼後，爲這夥計見到了，雖極其忙碌，總做出一個笑樣子，找出一句話來，對於這食物加以一種獎譽，好像使吃這東西的客人，感到一點快樂。他的話照例必定是一個內行的話，雖然明白是袒護到賣東西的一方面，不過總仍然像是完全爲主顧設想有利益的話，那理由，一面自然是做這一種職業的人一件必須的義務，一面還是賣油煎豆腐方面有一種好處。本地方的規矩是不因爲

到河街來破例的。他們將在十個銅元內抽出兩個，這是做生意人承認了的酬勞。這茶館生意日益興旺，在這孿生兄弟管理下的兩把銅壺日益發亮，這兩兄弟烟癮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茶館的生意每夜總做到十點鐘左右，到喝茶客人散盡，上了門，熄了燈，管事的一個人櫃上數錢，這兩個孿生兄弟，清理了一下桌椅板檯後，就把被捲攤開到兩張拚起來的大方桌上，中間擺一盞燈，對臥過癮，一直到三更才睡覺。

這時這茶館是正熱鬧時候。只見兩把壺被高高舉起，從壺嘴裏噴出滾熱的水來。兩個茶館夥計嘶聲的唱着一切唯有自己分明的曲子，提了壺各處走動。各個桌子旁皆有人剝葵花。一個屋子裏充滿了下等烟捲氣味。地板上全是白色灰色細碎的葵花殼同黃痰。

這時候，從門外進來了兩個人，前面一個是在這茶館對面開舊貨舖子的主

人，一個醬色臉的二等胖子。後面跟得是一個衣褲敝舊無賴漢樣子年青人。這漢子隨了那舊貨店老板進了茶館，找到了一個角落空座，兩人坐下了。茶夥計拏了兩套碗盞走了過來，認出了那二等胖子是住在對門的熟人了。

「哦，是張老板，我拏小碗來」。因為喝小蓋碗是有身分的人才能辦到的，所以夥計這樣說。

「隨便點，大喜。」那胖子說，「我們談兩句話就要走。」

這夥計聽到那老板說的話，就不動了，一面加水到碗裏去一面望那同來坐在橫頭的年青人。這是一個彷彿從軍營裏退伍出來的人物。上身穿得是骯髒的軍衣，面目瘦削，頭髮極長，一個高聳的鼻梁同一個大口，使這茶館夥計想起另一時所看到的一個槍斃的逃兵樣子。把兩碗茶加了開水，推到兩個人面前以後，夥計向那胖子生意人開了口：

「老板，來一碟瓜子？」

「不要。——隨便吧。你去招呼他們，我要什麼再叫你。」

夥計打了一個哈欠，像發了癩，提了壺走去了，這老板望了一會到附近的喝茶人，才輕輕的說，「喝茶」，自己也把那蓋碗甩開，刮了一下水沫，呷了一口茶。

那年青退伍軍人模樣的人，彷彿心情另外爲一些事所縈繞，看了這情形，也照樣的非常粗糙的把茶呷了一口。

「你一定在甚麼時候拏來？」那老板輕輕的同那年青人說話。「他們都是要看了才定下價錢。你我雖是第一次，你總聽到說過我的脾氣。我不想在這件事情上得到多少利益。我願意幫一個盡忙。你放心，我不是那些壞東西。」

年青人，把兩個肘彎屈在骯髒的桌子上，很不耐煩的點點頭，「我信你，

才來找你。我聽到吳大爺說你仗義慷慨，我一點不疑心你對我說謊。不過你說先掙出來怎麼行？你知道我們的難處。你若答應了我有五十的數目，同時交貨掙錢，我才能夠做到。我不是騙你，你可以看了貨再交錢。我們……」說到這裏，這漢子，像是又忽然想起了心事，輕輕的在桌子上捶了一拳。「你看，行就是這樣辦；不行拉倒！」

「有什麼不行？我說的還是要看看。我縱答應了你，五十也好，六十也好，到那時，你那個不值一塊錢，怎麼辦？你無論如何會信我，若果一切照你說的，無一點毛病，我決定五十。不過，若果……」

年青人聽了稍稍生了點氣的樣子。「什麼毛病不毛病？若不是急等錢用，我掙到××去找油客，話也不必說就可以得一百二。我不是完全外行。我知到行市。五十塊，誰也會明白這是一個最小的價目！」

「我知道！就正是因為即刻要錢用！上月爲連玉賣那個『小雞』，因為也是急於要錢，三百一個數目就賣了，還加上那小東西五百顆。那個到××我也聽說是值一千出頭的。這樣月份，什麼事都是這樣子，不容易！你說五十，我依你，我包了，使你可以放心。你明天晚上拏來，我們談，當面辦妥，好不好？」

「這地方不大方便。」

「那你看什麼地方方便？儘你的意思。我們一定是兩個人，你看什麼還比這地方合式。你可不可以到船上去？」

「我邀你們到對河去。」

「對河嗎？」這老板想了一下，就笑了。「不行，你太方便了，我們可不方便！我們主顧恐怕做不慣。」

話是像說到了另外一種意義上去，恐怕引起年青人的誤會才止着了的。但這年青人，似乎仍然是明白什麼是不慣的下文了，就說，「他們怕我脫虛嗎？我可以先拏機柄給他們。」

「不是那樣。什麼我們都不怕。我們怕得是同旁人打麻煩。你是我相信的。縱是生人我也相信，何況提起吳大哥的朋友。你可不可隨便一點，就把東西拏到我們這裏來？茶館人多更方便一點，不會爲人注意的。他們完全都是到這地方談話，你若實在不願意，我們還不妨到這裏約齊，再到一家烟館裏去商量。」

年青人想了一會，很勉強的模樣答應了，站起身來就想走。

「什麼時候？」主人同時也站起了。「把時間弄妥當好一點，請你約下來。」

「你說八點就八點。」青年說時仍然是有不高興神氣。「我是但願今夜間就辦好的。我既然不能把牠即刻拏來，就說準了明天八點罷。」

這時茶館夥計走攏來了。

「老板，要走！怎不坐坐？」

老板就從身上掏錢，年青人不讓那胖子占先，忙從衣口袋裏抓出了一把銅元，約有三十枚左右的數目，其中還有兩個雙角銀洋，一把擲到桌上，先走出了這茶館。

本來的茶錢，是只須三十文一個座位的，這時，茶館夥計看到銀角子在桌上滾，忙用手去捕捉，把角子抓到手心了，一面同那收舊貨的胖老板說謝謝，一面就想追趕出去，做一點剛才對於客人輕視與忽視的贖罪事情，行一個禮，說幾聲謝謝，但等到追出去時，那軍人樣子的青年已走出茶館不見了。

那胖子剛要出去，從一張茶桌前面經過，就爲一個船上梢公模樣的中年人，用大而粗糙的手，一把抓住了。

「哥，你忙什麼？」

「黑大，是你！你又轉來了？」

那胖子即刻就又坐到那梢公桌旁了。他們談着話。

他們談得仍然是只有他們這一類人才能明白的行話。這梢公，是一個專用打魚船來去×埠與××市各處偷運大土同其他一類物件的人。一個水碼頭上知名的物人。他的船就泊在茶館吊脚樓下面。喝了一會茶，談了一會天，梢公邀胖子到船上去，試試從××新得的老土煎成的烟膏。

這兩人，不久就從那茶館隔壁一個又濕又臭的小弄子內走下河去了。

二

在××山旁作工的一千餘工人，兩個月來的忙碌，值三毛錢一天廉價的精力的耗費，按照工程的步驟，工程師聰明的計劃，三百七十畝的面積，已漸漸平成一片廣場，缺處填補，凸處炸去，凡是應行建築房屋的鐵柱，也已經爲人的氣力與機械的氣力，處置得很妥貼了。

天氣漸漸冷下來，建築工程處周圍各地，小水溝早上已在水面結了薄冰。

有些工程因爲天氣關係停頓了。工程處工人也從一千的數字上減到三百了，留到這裏的就只是搬運材料以及很平常工作的一些人，這些人就住在工程處附近用木板木柱臨時砌成的小房子裏。三百人一共分住在三個地方，大清早，東方的天還剛剛發白，山上駐軍帳幕裏走出了一個身上穿着臃腫不相稱的

棉軍服的年青號兵，迎風嗚嗚吹完了起床號一通，在喇叭聲音沒有完畢以前，兵士們，習慣于早起，皆起了身，再稍後，約有五分鐘，工程處一響了鑼，一羣一羣下等人就從骯髒的木板屋中走出來了。他們各穿着骯髒不整齊的衣服，有些是從鄉下來的農人，有些退伍的兵士，有些曾在縣公安局服過務，又有些是與電燈電報一類生活發生過關係的人，所以破爛的青色制服，以及圓頂的呢帽，後跟已露出的皮靴，皆可以在這一羣人中挺然發現。他們從住處走出，各人鼻孔皆在寒氣中放出熱氣，各人皆用手喝着搓着，各人還很隨便毫無拘束的扯脫了褲子的前檔，露出黑色的一條，嘩嘩的洒着熱尿。他們皆彷彿沒有什麼話語必須與同伴說及，各人望望天，不拘天氣好壞，似乎從天上的雲彩皆可望出日子的意義，皆明白今天一切與昨天一切完全一樣，點名，發簽子，按工頭所分配的工作去做事，搬磚，扛鐵條，用柏油傅到鐵柱鐵管上面，用鏟子撬挖

透××小河溝中的污泥，……大坪中各處皆聽到金鐵聲音，聽到汽壓槌蓬——的打在屋礎上聲音，和到小鐵槌敲打鋼管的聲音。沉重的柏油桶各處滾着。大木料橫斜成十字的壘上去到成小塔。人則各以其因緣爬到高空或沉入地下，在方便中也吠喝着歌呼着，且常常用着那最道地的話語辱罵着他的助手。一切的力量皆賣給三毛錢一個小數目上了。一切力爲一個聰明的工程師的計劃活動着，一切物件，一切石頭同木鐵，皆遵照工程師的命令，立着，臥着，疊疊着，這些東西也就常常像嘆息，發出闊大的，尖銳的，嘎長的，或沉悶的聲音。……於是太陽慢慢的照樣從天的低陷處出現了。隨了太陽而來的是溫暖與光明，於是地面有霜露的地方，木料上，或者成堆的鐵條上，凡是經霜露的一處，在沒有經過人手以前就經過太陽的溫暖所撫，皆發出淡淡的白烟，溝中結在水面的薄冰，閃着啞的光輝，慢慢的在日光下融解。於是一切聲音更大了。……工人

中誰也缺少那種大胆，敢在生活上加以一種惑疑的符號，以為一切合理的都不很合理，一切世界一切規則皆應當重新來安排一次，他們縱不做工也有掣三毛錢的理由。他們都彷彿很明白氣力的慳吝是一種罪過，所以到後各人就仍然把工頭所頒發的竹簽扎到禪頭上，到工作地方去了。這些人，工作到了晚上，他們就又鑽進到那骯髒小屋裏去吃飯睡覺做夢，或說一點笑話，賭點錢，罵幾句野話。

天氣溫度的下降；在建築××大屋的工人中，是些什麼事？天氣冷下來，用粗糙的手抓着冰冷的鐵，直到出汗以後才明白這手是自己的手，這是冬天工人的一種嚴肅的意義。另外是一些生來一點也不聰明的漢子，天生就的頑強的身體同頑強的心，分配在掘泥工作上，毫不遲疑地跳進污水溝中去，捏緊了鐵鏟的把手，奮力的撬取有臭味的黑色的冰結了的溝泥，雖全身累到出了汗，兩隻腳還是凍結在水中。還有另外一種，是因為前一日過分的疲倦，小小任了點

性，貪戀到棉絮的溫暖，在早上做着很放肆的好夢，上工的鐘聲只增加了夢中熱鬧的方便，忘了起身，到後是得小頭目走來，臀部一脚，抓起放到燒柏油處去升火，扣薪一半，作為懲罰。但是這天氣，在世界上另一種人，可只有天知道！歲暮天寒，清露嚴霜，一些雅人飲酒賦詩的機會就來了。住在都市上一些有錢的人，天氣只要稍稍一轉變，就皆知道從箱櫃中取出那體面值錢溫暖柔軟的皮衣加到身上了。富人貴人皆知道用暖汽爐或電爐，保護客廳臥房的空氣；使之永遠像二三月的春天。好女人陪了老爺出外來賞雪，皆用貂狐包裹一身。他們是佔有了春天的人類，所以冬天也歸這些體面人物享受了。

在××工程處小山上有兵駐營，山上的兵是在××大建築動工以前就到了這裏的。不過步兵一小隊，人數約在四十，一個尉官統率了這些人。在同樣的天氣下，兵士們是與工人有同一命運，十月的早寒終是無法逃避的。雖然各人

穿上了嶄新的灰大布短棉軍服，對於寒氣的襲擊，沒有什麼要緊，但也仍然是東方一發白就離開了棉被，很愚蠢的隨了喇叭聲音集合到廣坪中：略近於獸子一樣大聲接應着點名時的「到」字，於是接連就又捏了冷的槍械跑步下山，到大坪裏來操正步與跑步的。空場中既是各處皆有建築材料的堆積，又不缺少房屋的石基，這些年青兵士們，就依照年青精明的隊官命令，繞着這些材料堆只是跑，或者又利用材料堆，作為敵人的堡壘與自己城牆，取攻守陣法演習作戰。他們與工人正像在一個世界裏用着同一無目的勞力浪費着，工人的力就留在一些培養教會勢力的大建築上，兵士呢，學得整齊與勞苦的忍耐，在另一時機會一來，憑了很正派的名義，就拏去在鋼鐵飛竄爆裂的戰爭上，為那些有身分有勢力的人物意氣興味上打一個長久的仗，或者流血，或者死亡，腐爛發臭，也不必再需要人為他們照料。

因爲軍紀那一類原因，兵士們被處罰挨打的機會，似乎比工人還要多許多。當一個年青兵士，有時被罰在山下坪中，立正一點二點鐘時，那嚴肅如木偶的姿態，在相近處掀滾一個鉛桶或一段松木的工人，見到那情形時節，總以爲很可發笑。在規矩上說，工人似乎幸福多了，因爲一個工人不偷東西就不至於挨打，他只須在工作上不節制自己的氣力，就很夠了。至於兵士呢，氣力倒似乎因爲預備積蓄到將來，所以勞苦稍有限制，只是凡是軍人應記清楚的規矩，却麻煩多了。一個兵士他先應當知道，無論如何上官是有理由可以隨意執行一切處罰的特權，又同時應記清楚起居行動穿衣吃飯的規則。他又聰明不得，又蠢不得，他又不許有慾望；又應當想一切皆是爲國家那種謊話。他應勇敢去殺別人，也應更勇敢的儘別人用槍刺擬在自己胸口上。不過在××處搬磚挖泥的工人，雖有少數時間對於軍人的生活發笑，却有多數機會來羨慕那有希

望的人物位置的。兵士不很懂工人爲什麼就能這樣安分的活到世界上，工人却很懂兵士們生存的理由。只要看到過身穿新棉軍服，在空坪中作跑步的兵士，工人皆知道這些年青人，爲革命，或者爲什麼更好的意義，操三年五年，懂了许多規矩，會在車站上歡迎偉人時舉槍行禮，會像老戰馬一樣在任何情形中皆能維持屹然不動的精神，并且很懂到打仗時死了可以成爲烈士，在將來紀念碑上鐫刻得有名字，若不打死則能得三二十的賞號，堂堂的整隊伍開進新克服的城市去，受商民的供養歡迎，氣運一來就成爲世界上有身分的人物了。成了有身分人物，則穿衣吃飯皆很方便，不會常常挨打，不會挨餓，不會被罰在污泥中挖土，大熱天也不會在太陽下流汗心燒害痧症死去了。一個今天作工明天也仍然作工，今天憑了竹簽領取竭一日氣力換來的三毛錢工薪，到明年也彷彿還只是在這樣一個小數目活到世界上的工人，他羨慕穿灰衣軍服的人也是當然

的事了。

彷彿是因爲「革命成功」，雖羨慕兵士也仍然只能作工的人實在太多了。這些全是近於世界上無用處的人，除了天生的牛馬的氣力以外，什麼事也不能作。這些人既不明白教育學與代數，也不知道什麼樣穿體面的衣服，說精粹的言語，更愚蠢的就是窮到了這樣子，還只要有機會得到一個女人作爲自己的妻，總還生產了五個六個的孩子。節制生育的方法一點不去研究，又缺少衛生知識，不常常洗澡，身上任何時候皆有一種使人作嘔的氣味。兒女則瘦到像小猴子，一身的惡瘡，一頭的癩疥。我們每天看朝報，第八版的社會新聞一欄，總告訴我們一些搶劫，餓死，自盡，煤礦爆發，謀殺，以及一切嚇人聽聞的惡濁黑暗消息，差不多完全都是這些脚色的排演。我們不拘在何處中國地方，總聽到有一些小孩子或大人，因爲無法得到飯吃就餓死在大路上，到後就自然腐

爛或者爲狗拖食。誰都願意揮霍一整天氣力來換取一點點米鹽，但是工作全找不到；誰都不覺得死是必須的事，但結果總是很淒慘的死去。在目下的中國情形看來，所以××工程處的三百個工人，仍然算是在很幸福的情形中活下來了。

工程處常常有盜竊材料的事情發生。發現了，就把人捉來，吊在大水管旁，用鞭子抽打，使本人受苦，使其餘人看見。雖然這樣很殘忍的處治到這些人，仍然還是不缺少新的事情發生，什麼原因？因爲「金錢」與他們離得很遠，所以「道德」這東西，也同樣與他們離得很遠，就不得不做這些壞事。

在××工程處，如在別一個地方情形一樣，機會若在工人中給了方便，說謊，盜竊，欺詐，那是常常會發生的。他們就是那樣爲上等人瞧不上眼，永遠爲一點小小數目，五個錢或十個錢，也有理由向天賭下分量沉重的咒。他們又

常常在這一類價值的事情上，挨打到流血成仇。他們儉一百錢東西也願意冒險，願意得到那不相稱的處罰。××方面雖常常有教會中人來說教，把這些人集合在一塊，告他們天堂的門路如何敞開，毫無阻礙，只等候那心地潔白的人死後進去，也好像仍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得到這好機會。這些人，靈魂是不需要天堂的。他們都明白他們在生只合勞作同飢餓，無意中犯了法律，就被人牽去殺頭，死後，就跌倒地獄裏去讓地獄的火焚燒自己。這是他們的本分。他們都知道本身永遠是渣滓與灰塵，在灰塵，鐵鏽，黴臭中生存，也仍然應當在這些情形中倒下死去。他們都不想天堂，因為天堂的路太遠。他們只能常常想無意中多得一角錢，或喝一杯酒，所有的欲望，全是很平常很卑陋的欲望。這有什麼辦法？教會的慷慨，拏出一百萬或五百萬，到中國來辦教育，培養成就一些以教會為生活的混賬東西就夠了，為什麼還一定要顧全到這些骯髒的下等人？

正因為他們愚蠢，狡詐，貪小便宜，愛胡鬧生事，活着住低小湫陋的房屋，做不道德的事情，死後一起皆應跌入地獄，也才見出天堂的光明與美麗，就專是為一些上等人所預備的靈魂的旅館！

在那些簡單的僅僅好像是人的一羣東西頭腦裏，在工作上除了比較得出勞苦或輕鬆，感到愛憎以外，還會想到一些什麼高尚作人的事情，是誰也不能夠明白的。

尙有誰，需要明白這一羣蠢頭蠢腦的東西，心上所起的暗影沒有？這些人，是連自己也沒有需要明白他們生到這世界上爲了什麼慾望，而又必需有一些所謂人類向上的慾望的。

在建築處方面，兵士同工人缺少相熟的因緣。在生存意義上，兵士是較上一層的一種人，是雖爲軍閥所豢養獸畜的一類東西，而又不缺少因爲方便也可

以成爲軍閥的兩棲分子，在這樣情形下兵士是不會同一個工人做朋友的。但是，一個不意的機會，一件小小的事，終於把兩個地獄裏的年青人牽合在一處，成爲一對要好的朋友了。這事是發生到上一月的一個夜裏的事情。那時那一個工人，正在河街的一個人家門前，被兩個碼頭上吃飽飯的小壞蛋，用一種賭博的騙術把所有的一點點工錢輸光，想脫下那一條纏腰青布作爲最後的孤注，但兩個小壞蛋用不着這樣一條腰帶，所以不願意再玩一次。但那工人可急了，無論如何得再賭一次。兩方面自然而發生小小衝突了。輸家口中罵出了野話，兩人就一同揪到了那年青工人，滾到泥裏去。這年青工人是一個生長在鄉下的人物，對於兩個騙子毫無懼怯，雖自己跌到泥水中，同時壓了一個騙子在他的身下。從賭博到毆打，這種種情形，是站在旁邊一個兵士皆一一見到的。這兵士在另外一個時節，曾看到這工人在建築處的泥溝裏挖泥，極其勤快，這時又

見到一個人在此同兩個騙子扭打，勇敢非常，先還是同許多旁邊人一個樣子，取旁觀態度，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夠得到勝利。到後看到一個騙子從製繩索的鋪子裏，摸出了一段檀木，正想從背後向那工人頭上敲去，這兵士忽然感到不平了，攆過去把那騙子的手扭住，對那騙子臉上就是一拳。三人的場上加上了。一個兵士，不消說兩個騙子不到一會兒就被擒到泥裏去了，另外住河街的人，到這時，也就出來勸解了。結果是因為兵士的原故，兩個騙子除把所騙的七角錢同一些銅子退還外，還為兩人作揖陪禮，才算了事。這年青工人得到了兵士幫助，佔了上風，到後就把兵士邀到茶館去，把所有的一點錢完全花到吃喝上面。工人的慷慨行爲，使兵士感到痛快，兩人之間堅固的不可搖撼的友誼於是成立了。從此以後他們就認識了，在一種生活所許可的方便中，兩個青年常常一同到河街去玩，且取了一般習慣，成爲兄弟了。

茶館中張老板同那軍人商量那件曖昧交易時，那兩個年青人，恰恰在相去不遠的一個茶座上喝茶。聽到談了一陣，望到這兩人已走遠後，那工人才問那個××等十七連的二等兵。

「大哥，我不明白他們是說的是什麼。」

「是盒子。」

「『盒子』？」

「匣子。」

「什麼『匣子』『盒子』？」

「是我那個東西，明白了麼？」

「噢，我明白了。我正疑心是『膏子』，才值得那麼多錢，想不到是『盒子』。他們生意好像說妥了。他們說明天還要約到這裏交貨。」

「他媽狗養的，明天我們把他措了湊了，可以得一筆錢用。」

「他有盒子你怎麼湊他。」

「他是要賣盒子的，等他賣過後，我們兩個人再去攔到他，不讓他一個人得那麼多錢。」

「大哥，當真的麼？」工人認真了，但是這樣問着，且鬍鬚已斷定這是謊話，所以先就笑了。

兵士說，「只要有胆量這事就當真。」

「他知道我們怎麼辦？」

「放翻了他，就知道我們，也讓他到包丞相處算他媽的鬼賬去。」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等他？」

「仍然來這裏，看他們怎麼交易。」

「我們決定了！」

「決定了！這算什麼雞公大事？你怕麼！」

「我——」這工人說不明白了，因為這是初次。因為他想起那些被吊在水管旁用大藤打三百的工人的情形。因為他記起別的事情。

這漢子，是鄉下人出身，是來到這工程處以後，每日拏三角錢工薪，按時做工頭所分派的工作，按時從那湫陞木板屋中鑽出，而又按時蹲到泥地中做事吃粗米飯的人物。一個最規矩的最合用的工人，一個「雖愚蠢却誠實，」值得教會中派來的牧師用聖雅各名分哄騙永遠這樣做工的動物。要他這時來為一件新的欲望搖動，要他冒險，要他殺人，他不能隨隨便便這樣答應的！

兵士因為他那身分，因為那中國兵士的特別身分，是并不把這件事當成怎樣了不得行爲的。平時規規矩矩，每天到大操坪操跑步，每天點名，每天被上

司辱罵，使旁人看來，都以為這些蠢東西的心，一定是一種特別的質料捏成，永遠是不會多事了的。但是，感謝那些偉人，常常把另一種教育給了這類當兵的人，他們常常使他們去為一個好名分打仗，有時也使他們為一個最不好的名分打仗，戰爭，就是那連年不息的戰爭，就是那每一個兵士皆有機會遇到的事情，把兵士們頭腦完全變了。一個初到軍隊中去的人，是還不缺少怕鬼那種小孩子心情的，但稍久一點，這些人就不同了。他們都得在方便中做一點微倖事情，都得任性，因為他們都得死——他們是用不着道德的，其他一切好名分也用不着。他們為三個月或一個月的薪水，去壕溝邊用槍刺作武器，肉搏一次，他們又常常為五塊錢的賞號，做一次同樣的愚蠢行為。他們是都明白把自己生命，作一孤注去賭博，若是沒有戰爭，那他們在另外機會上，就要做出與戰爭差不多的愚蠢事情來了。

這時這兵士，已經看懂了那工人的無用處，他笑了。

工人見到兵士笑他，有點不平了，他說，「我們去，我賭咒要去。我不把我這手扼斷他的喉嚨，我是婊子的兒子。」

兩人是把事情已經約定了，就離了茶館，回××，剛走到河街盡頭，就聽到××小山上吹點名號，兵士聽到號音，知道一回去又得被排長辱罵了，就望望天空，罵了一聲野話，與工人分了手，拔腳向山腳跑去。

工人獨自一人回到那建築處，從那守門的巡警面前過身時，也輕輕的罵了一句娘。

這漢子，在夜裏，在那又臭又髒的住處，用一床舊棉絮包裹了全身睡覺時，就做夢，夢到與人打架，得了勝仗，從那被打的人抱兜裏掏了七八塊錢的角子，捏滿了一手，就醒了。醒過後，爬起來走出房子，站在寒氣逼人的月光

下酒尿，望到小山上有一個哨兵的人影，來回的走。聽到遠處有雞叫，仍然回到自己的住處，再想睡覺也不能夠了。

三

一個新的白日，所照的還是舊的世界。骯髒的，發臭的，腐爛的，聚在一處還仍然沒有變動。一切的紳士看不起的人，還是仍然活到世界上，用不着哀憐用不着料理。一切虛偽，仍然在紳士身上作一種裝飾，極其體面耀目。一切愚蠢的人，還是在最小的一種金錢數目上出死力氣抬扛以及傷亡死去。沉默的還是沉默。教會中講經台上，還是那個穿道袍的牧師，靠到叫賣上帝，過着極其安舒的日子。

三百個工人仍然還是聽到銅鑼一響，就從那黑房裏像狗一樣陸續出來了，

一羣囚犯樣子站到敞坪中，各人口中哈出厚而濃的白氣，各人搓手搓腳，寒氣逼得這些愚蠢漢子只有一個辦法，這辦法就是盡力去作工，使全身發熱出汗。好聰明的天氣！就是冷，也仍然是用冷來鞭打一切，對於另外一世界的闊人貴人，作一種討好的幫助！

小工頭站到柵欄處點名，按人數發給腰牌，用大而短，發沙而可厭的聲音，喊那本日應上工的工人。這是一個頭等長人，一個可以安置在遊戲場作爲斂錢的高子。這工頭把腰牌遞給一個工人以後，總免不了用一個批評家的眼光，檢察了一下，從身旁走過的工人手脚同腰部，還有那後臀，看看是不是顯出了毛病。他這工作是必需的，就因爲上面如查出了有一個不稱職工人時，他的寬容將得到一種責罰。這漢子爲了盡職，爲了得洋人一句獎語，本是不適於認真的脾氣，完全也變了。他一點不兒戲，不說笑話，臉上缺少笑容，嚴肅在那

瘦臉上，有着奇特的作用，使人在他們面前開口不得。但是這樣一個模型，這樣一副愚忠的表情，大工頭是以爲這入一定因爲家中太太不學好，所以使這個高大個兒憂愁到這樣子的。

這工頭今天仍然站在那老地方，仍然是把那件大羊皮褂子反穿着，一手捏了牌子一手塞在腰下褲帶裏，搔癢點名而且檢驗，工人們便魚貫的從他身邊走過。

「四十七！」

「六十四！」

「一百零三！」

每喊一個號數，就有一個人從那人堆中擠過去，走到工頭身邊，取了那腰牌走去。每個工人皆顯露出一種睡眠不足的樣子。從東山頭爬起的太陽，照及

一切時，皆像鍍了一層淡紅色與淡銀色的東西，只是這些醜髒油膩的漢子們，那太陽，就只作成了他們一種方便，日光照到那些髒臉上，愈顯得他們不是人了。在太陽下過細去看那些東西的臉，扁平而又無趣，或者狡猾多端，表示這狡猾就用一個鷹隼鼻。或額骨高聳，耳朵外張如一個最不美觀的蚌壳。或大麻子如花點，疏而不勻，來他一個滿臉斑斕。或者是刀痕和瘡疤，毫不爲體面設想似的，在最露眼處現出。總而言之想從這三百人中找出一副端正一點的臉子也是很難的。這些人的生活，使這些人日向下賤的一層走去，工作疲倦與生活平凡，把他們變成又醜又笨。而且那心，那位置在紳士們一類人的腹腔中時，則成爲智慧與藝術源泉的東西，一到了爲這些人所有時，真是想不到的一個活動！他們想些什麼？他們能夠想些什麼？他們就想扯點謊，因爲扯謊可以多得一點錢！他們想偷懶，因爲天氣太不相宜於工作時偷懶是最自然的事。他們

還有的就是時時刻刻想偷一點輕便的材料，走到河街去賣幾角錢，把這個錢花到河旁的小船上的大臀小腳婦女身上去。他們做夢也就只能做這些既不道德又復愚蠢的夢。他們的心除此以外，就是對這小工頭檢查時，做出一種作偽的馴善一件事了。這時，那小工頭正喊到「八十一」那個數目，從人叢裏躍出一個矮子，這矮子站在那入門處の木條做成的柵欄邊，用兩隻手抓住了那木柵欄，仰面望到工頭瘦臉，且因懾於威嚴，這小子就只避開了工頭的眼光，注意到附在工頭長頸上那個凸出的喉骨。

「八十三，你怎麼四毛錢就賣了五磅碎鋼頭給河街上萬源盛老板。」這話把那矮子嚇得更矮了，閉了一下眼睛，想用老方法來支持這局面了，就像一個扮小丑戲子，把手搖着說道：

「大爺，這是笑話！」說了他自己也勉強的笑，且對其他工人說，「這是

大爺說的笑話。大爺一定晚上贏錢，就拏我們開心，他說鋼，我不知道是什麼鋼，我昨天是挖了一整天泥巴，你們中間有人同我在一塊的，快出來做一個見證！我昨天晚上老早就睡了。我夢到過年，夢中喝了一台好酒，說了許多夢話，早上石三還笑我，石三可以做證人，看我這幾天有錢喝酒沒有。我是只能夠在做夢時喝酒的人。」他就在人叢中搜索石三，沒有發現石三了，且故意大聲喊，「石三，石三，你來，幫我同大爺說明白，不然我又背冤枉。」

把話說過一大篇，這小子，以為話已經說夠，照老例，只差賭咒一件事作了，就望了四圍情形一下，最後才抬頭望到那工頭。他仍然望那得是凸出的喉頭骨一部分。那麼雖然極其硬朗却仍怯懦到極點的神氣，在他自己是以爲只要工頭笑了一笑，就把那腰牌帶上到工作處去的。但是好久沒有命令，這小子有點慌張了，就怯怯的從喉骨再望上去一點，看工頭臉色究竟是怎麼樣。

工頭不做聲。把腰牌一遞，小子就想去接，但腰牌還是在工頭手上捏着。

「你爲甚麼常常到萬源盛去？」

「甚麼常常呢？我的天大爺！我只到過那里一次，用四個銅元買了他一個舊火鏟，大爺你看，就是這個東西。」他說着，一面就從褲腰邊拉出那個火鏟來，「他一定要我六個，我說這東西無論如何只值四個。我買了三天才買成，這就是『常常』那意思！」

「我怕你不是買的。」

「不是買的他肯送我嗎？我又不是舅子。我這樣子不體面是不會唱旦角的。我憑甚麼能夠得這個？」

「你一定順手方便拏了一點別的東西去。你一定這樣把火鏟換來。我們這里這幾天來又失掉了許多零零碎碎東西，我想只有你這個人歡喜做點這些事

情。你偷東西的本事實在比你挖泥巴能幹而且勇敢，告我昨天拏了些什麼東西？」

「我賭咒，若是昨天偷過東西，我是河邊的犀牛齧出來的。」

「犀牛是養不出你的」，工頭把那腰牌塞到矮子手中去，「矮子，進去罷，你小心不要犯到我手裏就是。」

這矮子把話對付過去，居然又走進工程處去了，離了工頭約有十五丈，就伸了一下舌頭，自言自語說道：「老子偷你的木頭你說鋼，兩塊錢你說四毛，我賭一千個咒也不怕你！」

後面跟來了一個工人，冷不妨就把他衣領揪着了，不讓他有掉頭機會，就把他想往回帶走。這矮子嚇了一跳，但從手法上，他知道這是朋友鬧的玩笑，因為那不可知的人物且把眼睛蒙了，他就說，「石三，是你，是你！我清白是

你！你這雜種，你爲甚麼不在我喊你那時候出面幫我說一句話？你這雜種！

那年青人把矮子放了，推了一掌，讓矮子打了一個前掀，就說，「你這賊，你要我走出來做證人，我就得告你怎麼偷木料到毛婆那里睡覺的事情」。

「你告，我也得告他們，說你以前做那件事」。

「你這老狗畚的，你敢說一個字，我就用紅薯塞你的嘴吧」。

「只有劉三姐的嘴吧要你塞才快活的。石三，我問你，這幾天真到船上沒有」？

「矮子沒有錢她理你」？

「我們今夜去，早一點去，我有錢」。

「老強盜，你還賭咒！你錢從什麼地方來的」？

「難道我家裏沒有錢麼？」

「你家裏有人做矮子賣東西，才會有錢」。

兩人一面說一面到了水溝邊，矮子見到水溝裏有一個紙烟盒子，在水面飄蕩，就很勇敢的檢起石子來擊打那烟盒。隨後那名字叫做石三的也蹲到地下去拾小石頭做這件事情來了。兩個人打了半天，總算把那烟盒打沉了。這兩個人的年紀合攏來是五十七，矮子年紀三十三，石三年紀二十四，兩人還是這樣天真，把這個事當成一個最愉快的消遣，把烟盒打沉，第三次鑼一響，兩人分了手各走到工作處去做三毛錢一天的工去了。

矮子所做的工作是常常變換的。有時被派挖泥，有時又被派到河邊去扛鐵條，有時在拌水泥石子車前面照料倒石子，有時又爬到雲中去料理汽槌。本來這裡工程處，是有些工作皆人數分配有了定數的。做了這樣就不能作那樣。但是這個又聰明又狡猾的東西，彷彿是因爲他那侏儒身段，以及同任何人也有話

說的習慣，所以從這里掉到那里的事就特別比其他工人爲多了。他是常常因爲偷東西挨打，却又永遠不爲工頭所開除的。這工程處最先開工的那日，他就到了這里，他是洋人認識的一個工人，所以工頭就不敢同洋人說一定非開除這人不可了。他今天被派到下河去用排車拖一些美國松木，這是一種從外國海船運來到上海後，又由駁船運到此地小河的一種建築材料。這些木料皆堆到了空坪中成爲無數小塔，可是從××來的駁船，還是一船一船的繼續運來。木料到了地，這些工人就把木料搬到大排車上，拖到工程處卸下，又返到河邊作第二次搬運。當長的橙色的或黃而起細碎花紋的木料，二十根或三十根擱到排車上，七個人前前後後的把車推着挽着從河街方面過身時，車輪軋軋作出一種刺耳的聲音，河街上有小孩見到，總大聲的喊那些工人，用一種不體面的稱呼，不是說「看馬拉車子」，就是說「看推車子的牛」。在工人方面，則照例在這些地

方見到小孩子，總罵一句「野種」，作爲出氣的一種手段。在河街地方罵小孩子醜話是決不會錯的，這些小孩子，要問那些做母親的孩子的來源，要明白那父親的生活同所在地方，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

小孩子們被罵了，雖然有些不平，有些對於這辱罵的不平作一種表示，或抓一把爛泥，遠遠的拋去，或跟到這些工人身後，唱一種用淫穢字句組成的小曲，或者同樣的把野話還給工人。但這些事全是這樣自然，全是值不得家長們干涉，一面在小平屋裏或河船上做着什麼事情的母親們，一到了夜裏，是仍然還得這些拉木排車的漢子們供給少數的銀錢同多數的精力。不問小孩子怎樣在大街上胡鬧，不問這相互的辱罵到甚麼不體面事上去，她們縱聽到時也是不來過問的。她們在這些上面用不着小氣，她們所做的許多事，比小孩子們罵到的醜話還稀奇古怪。這些「戰士」，這些人間的母親，她們把孩子生下，是并不

爲某一種權利，所以孩子們活到這世界上以後，她們當然也缺少什麼義務教育到孩子，使孩子們像一個小孩子本分的過着日子！小孩子缺少知識，所以還同這些工人對罵，到長大一點以後，他們不是工人就是烏龜，再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奇怪了。

排車從河街過身，一車又一車的木料，使河街上人皆發生一種厭惡。這厭惡是夾雜在一種奇特情緒裏面長成，要誰來說也是說不分明的。大家皆知道工程處要花一千萬或五百萬的銀錢，築建房子來辦學校，大家皆明白這里多了一個學校以後地方的興旺。目前的，人人所看到的，人人所知道清清楚楚的，是自從工程處一開始動工以後，一千個大漢子從各處運來，除了來船不算，每人值三毛錢，每一天在河街方面就多有了三百塊錢的活動。因爲三百塊錢的加入，河街那座茶館熱鬧多了，理髮館那兩個身穿白衣從×埠來的剃頭師傅，也

能安心吃飯做工，盡那爲社會分工制度所分派下來的一種生活義務了，許多下等賣淫婦人，也能從一種方便中更泰然的活下來了。還有那小生意人，還有爲那些船上生手拉皮條，靠那每回四個銅子的佣金的碼頭上人物，也正有許多許多是在那三百塊錢一個意義下而活着的。三百塊錢在這地方真是一個嚇人的數目，這是一注財產，一樣不可侮的勢力，除了那一千工人得依賴這點東西，才能繼續把生命中力氣留在未來的日子上工作外，還有兩千個人的生趣，也附粘到這一筆錢上。但是，有一種厭惡，有一種蘊蓄在每一個人心上每一個血裏的憎恨，是自從這小小的市面上多了三百塊錢，把他們原有的生活完全毀了。他們原本是向地獄那個方向走去的，現在把脚步也加快了。他們中間墮落的更其墮落，懶惰的也越發懶惰了。壞的更壞，無恥的更極無恥，他們於是更有理由對那爲金錢與血汗所合成的未來的教會建築，共通懷了一個不可解釋的隔膜。

同那個八十三號在拉木料車的，一共是七個工人，這七個人中，就有那個在昨天晚上同兵士甲所商量過一種事情的年青人在場。這漢子一句話不說，當木料堆足到排車上時，呌喝了一聲，就依規矩扶着木料，在車後用力推着走過河街，走進工程處，把木料卸下，又來第二次。他默默的想到晚上的嶄新事情。他不常同人打架，但他覺得若果有非打不可的情形時，胆量是并不缺少的。他把搶劫這件事也就當成打架一類行爲看待，他可以賭咒，對於敵方的氣力是不屈服的，他不怕誰，也不怕犯法，他只是不明白那人究竟怎麼樣出手，怎麼樣對付要打倒他的兩個賊。他爲了要明白這件事情，爲了要靠到自己的想像，在沒有動手以前，先把這一場胡鬧想出，并且就同時可以作一種順手的於已有利的預備，他就在搬木料時想這件事情，在推木料車過河街時，也只是想到這一件事情。河街上小孩子喊他做傻瓜，這傻瓜，他似乎沒有聽到孩子們揶揄。他

比同伴更賣出氣力到職務上，一點不節制自己的精力。他兩隻手因此在一次小疏忽的情形下，被木料軋着了，左手掌軋出了血，這漢子，只輕輕的罵了一句娘，把手掌放在腿上擦，血全擦到那骯髒的破爛的藍青布上面，成了一片黑色，到後走到乾土處時，就抓了一把泥土，敷到那手掌上面。他用他一隻右手做事，還是一樣的出力，一樣的稱職，同伴們皆望到這手掌好笑。

那矮子，神氣怪好笑，一雙骨碌碌小眼睛，注意到他同伴的傷手，說出話來。

「鄉下的哥，你那手有喜事。牠披紅挂彩，這兆頭是使你今天晚上有一杯酒喝。」

他懂得這話所含的嘲笑意義。那是同伴在取笑他，值不得生氣。他常常被人喊爲從鄉下來的人，照例喊他們的人，却是自以爲與「鄉下離隔遠了的。在

那名下，就有一些義務，譬如做事耐勞，待朋友誠實，不會賭博，不偷東西，這一類行爲。凡是這些自然是應當爲其他工人取笑的，因爲這裏面包含得意義只是「吃虧」。爲甚麼要吃虧呢？到這些地方，做這些工作，對誰也用不着吃虧！稍稍做久了點工的人，是誰也知道應用怠惰，狡猾，橫蠻，以及許多無賴行爲，才能使自己生活比目下一切更方便適宜的。所有工人都得學會在方便中偷盜，所有工人皆應當明白賭博中的騙局，以及有時候放出一個兇頑的樣子來欺侮同輩。你再忠實盡力，再規矩作工，每天還是三角。你再誠實待人，遇到賭博時你的同伴還是把你的錢想方設法騙去。你老實，大家就欺侮你，或者把最笨最吃力的事儘你一個人去作，他們都抱了兩手坐在一旁晒太陽。凡是不很懂做人的惡德的工人，有一個普通名稱，就是「鄉下的哥」。

這時這個鄉下工人聽到矮子在和他打趣，他望到這矮子笑。他想得是別的

事情，不是矮子所懂的，他爲了這隱祕，爲了這稱呼的不實在，毫無惡意的承受了矮子的嘲弄。

矮子見到鄉下人在對他笑，他更得意了。

「哥，你那手真可惜，就只糟塌到這些小事上頭！你打過老虎麼？你捉過野豬麼；你在鄉下，會爬樹麼？你在什麼時候也把你那一雙臂膊，抱過婦人的腰麼？最後說的這件事，若是你捨得花一塊錢，另外請我喝一杯，我可以引你到那船上去試試。那里好多婦人全是奶子高腫屁股大，她會同你玩許多方法。只要一塊錢，多了我包數，拏一塊錢來，你就可以去玩一個半夜。你這一對膀子是婦人歡喜的。你的寬闊胸脯，你的大……，一定都能使婦人歡喜。要試我們今天晚上就去試，什麼也方便，只要你一塊錢。若是這點錢也捨不得，一天忽然發痧害霍亂死去了，到閻王處受審，還要打你三百板，因爲他會說你活到世

上就只會做工，不會同婦人睡覺，應當打三百。我告你，同女人睡覺是不會傷手的，不比平常打架。」

他們那個車子正從一個小屋邊過去，屋裏正有二十個或三十個人在賭博，從外面過身的人皆能聽得他裏面的銅錢角子鏗鏘聲音，且聽到一個人嘶聲的喊着點數，這車子在屋前不由得不稍稍慢了一點。

矮子是在這個地方，把所有做工來的錢和偷來的錢，完全輸到這里了的。每次來到這里總是空手，每次總是壞運氣在身。這時撈本是做不到的事，他沒有空時間，也沒有多錢，他就細心的傾聽裏面嘶噪子所報出的點數，猜想下次一定是天門的順利。果不出所料，即刻就又聽到喊賠天門的聲音，他就蹣脚，把在他身旁的「鄉上的哥」打了一掌。

「若是我有一塊錢，閉一下眼睛就是兩塊——俺祖宗的運氣！」

另一個也是時常賭牌九而又儘是輸光的工人，就說，「矮子，你是只有口的。你的一張口會說空話，還敵不過黃四嫂子的一張歪×。」這意思是說矮子的口說得好聽，還不如不會說話的一個婦人的下體，雖不能說話，雖有不正當的傳說，還可以按日做買賣得錢。這話把矮子可罵苦了。

矮子估計了一下取笑他的那個人，他不說話了。他把舌頭嚙了一下口角，仍然用力推車走路，一面想，想了一會，才找出一句俏皮的回答。他說：

「你好能幹！」這意思是指「打架」一類曖昧事的。

那人像是不聽到這句話，只把手扶到木料盡頭，身體向前傾，因為這時那車子正從一個土坎上過去，前面四個人皆努力拖着，有兩個還把身體變成弓形，一面用力一面吠喝不止。

鄉下人因為是在上坡引所以顧不得手上的傷，那左手又搭上木料上去了。

手掌的泥土皆已爲新血染濕，那血還同時染汙了木料，當矮子工人注意到了這個時，就又忍不住要說一兩句話。他仍然大聲的喊「鄉下的哥」。他要他用一點氣力，要他勇敢一點，把肩扛着木梢，向前邁步。同時，他又要鄉下人小心一點切莫把血塗髒木料，因爲這木料是做禮堂屋頂的。

「哥，小心你那一隻手上的紅水！木頭同鐵是不吃血的，他沒有口。這些東西隨時隨處都會咬我們一下，把你咬流血或者斷手斷腳，但是她咬我們可不吃我們。牠們還得爬到屋頂上去。牠們是外國來的，牠們是看不起你的。你不要把那一隻手挨牠，你把肩膀抗牠，用一點力，車就上前了」。

把木料卸到工程處一個指定地點後把手被木頭軋傷了的那個工人，倚在排車邊旁，用一塊布條包了一些絲煙處治那個傷手。聽到山上營房裏吹號，聽到排隊，知道那裏軍隊是要到山下來操練了，就想站到原處，看看那個朋友。等

了一會，却不見排隊下來，於是只好又隨了同伴拉了空車，到河邊搬那未盡的木料去了。

在把手軋傷後還拉了四次木料，天氣才漸漸夜下來。放工以後，繳了腰牌，這被人稱爲鄉下來的漢子，就趕忙走到同兵士所約定的地方等候他義兄。在那地方兩人見到了，兵士見到了那一隻受傷的手，就有點奇怪，彷彿是兆頭不好，神氣稍稍有點不高興的說，

「怎麼手軋傷了？」

「是那木頭。」

「要不要緊？」

「……」工人不好意思說話了，因爲從義兄臉上顏色看出對於這不湊巧的災難有點掃興，自己心上生了慚愧，不能告訴是流過很多的血了，就想說一

下兵士，又因爲不善於說謊，所以就無話可說了。

兵士就說，「我們真是三隻手了，就是三隻手也要幹。你去吃飯，他們打鑼了，吃了飯就同我到前河壩聚齊，我們到茶館去等他們。」

工人還是一句話不說，拔脚向住處跑了。兵士就站到那巨大的柏油桶上，望到向吃飯地方奔去的工人的背影，太陽正在下降，日頭落處只剩下一片怕人的血紅。

四

兩人仍然在茶館的一個角落處坐下，喝四個銅子一壺的粗葉香片茶。茶館中電燈已明，茶館中人也越來越多了。可是各處皆坐了喝茶的人，却總還不見昨天那漢子。機警一點的兵士，又走出去各處看了一會，又望了望對面那鋪

子，也沒有得到結果，就只好又回到座上來等候。

從大約六點半鐘左右等起，一直到八點，還沒有昨天那漢子影子。工人把他那隻受傷發燒的左手擱到桌上，一句話不說，耳朵聽到吊樓下船上婦人小喉嚨唱妹想郎的曲子。兵士則很不安定，很悔做錯了事，早曉得不會到這里來，則以為不如到河街上去等候，或者還容易碰頭。他因為疑心那兩人這時說不定已經就在河街上一個煙館裏交貨交錢，說不定那得了錢的漢子就正從煙館跑下河去，拏所得的錢睡女人過夜，心裏覺得發燥了，他就提議兩人到外面走走，不要死候到這地方為是。他告給工人，說他們或者已受了騙，因為昨天晚上那個時候，醬臉胖子就注意到了四旁的人，為免不了隔牆有耳，為小心起見，或者白天兩人就又約定了另外一個地方接洽去了。

兩人於是離開了茶館，但剛一出門，就見到那退伍軍人模樣的漢子同醬臉

大塊頭并肩走來了，兩人又趕忙回到茶館裏舊座位上去。不到一會那兩人果坐到昨天那角落座旁喝茶了，這兩人同那兩人的距離只隔了一張放碗盞的桌子同一根撐柱，所以兵士却把臉背了那兩個談生意的人，裝成喝茶的樣子，靜靜的聽他們所商量的事情。

事情是完全失敗了，那漢子說東西拏不出來，得改天談，本來是也並沒有當真交錢的醬臉胖子，還似乎借故的生了一點氣，以為那退伍兵不應當脫虛誤事，兩人就爲了這個事在那裏輕輕的吵着，到後是胖子生氣要走，退伍兵仍然把他拉下，話說得更輕了。

人來了還是毫無結果，兩人都感到掃興，兵士還忍耐的在那里坐着不動，那傷手工人，覺得左手發炎作疼，不高興再癡坐到這桌旁做蠢事了。他要走。

兵士也一把拉着了他，「你忙怎麼？甚麼婦人在床上等候你？」

工人生氣了，「鬼等我！我到這里做怎麼？我這隻手痛得要命，我要回去睡覺，不耐煩做這蠢事了。」

「慢一會兒不行麼？」

本來是沒有什麼不行的，但這時那兵士，不待到朋友的思索，就又說了一句使工人生氣的話。他問他願不願意到船上去玩玩，看看那地方的大脚婦人。他記起了日裏那矮小工人的嘲弄，沒有再回答的必要，懷了說不分明的忿怒，離開茶館，自己走了。他當真是預備回到住處去睡覺的。從河街走去，聽到臨河什麼地方婦人唱曲子聲音。出了河街，得走一點石堤，過了石堤，轉一個灣，就到了白日裏排車過身時有人賭錢那小房子。走到小房子前過身時，聽到裏面許多人在賭錢，引起了一種慾望，就摸了一下褲腰。身邊是一個錢也沒有，但當時觸手的是一個硬朗而又發沉的東西，就是一把小小鐵鎚，一把從工

程處取來藏在身邊，預備在今晚上搶劫的武器，現在是沒有用處的東西了。因為這鐵鏈梗在腰邊，從鐵鏈想到在日裏所作的一切好夢，這小子心中重新又起了一種不平，他不願意這樣回到住處躲到那僻地方過夜了。他彷彿今夜非要生一點事情不可，他得想方設法同誰去打一架或喝一杯酒不行，所以即刻就回了向原來的路上走去。

他預備仍然回到茶館去，找那個兵士借兩角錢，到了茶館，那個義兄已不知道什麼時候走，就是那另外兩個人也不見了，一個奇拔的思想鑽入這漢子的簡單而又有趣的頭腦中，他忽然覺得前途一定有了變化，一種日裏預期的事情仍然是在進行，他以為必定是在他離開茶館以後，那兩人所談的話已為兵士所聽到，兩人一走，所以兵士也就跟到走了。

爲了這個思想的原故，這鄉下的哥從茶館出發，又取了一個與回去的方向

相反的地方走去。他想要在中途碰到兵士，只有到下堤去一路可走，因為若非三個人皆從吊腳樓甬道上了船，則無論如何在下堤一帶可以見到兵士。他一面還是打算到兩角錢得到手後如何處置到牌九上一個問題，一面走出那河街。下堤那方面也有一條小街，先一時并且很出過名，因為常風，沙淺，所以那地方泊船較少。但××市的下等煙館出名的還是下堤煙館，初來的人問路，也只知道有下堤這個名稱。這是一個曾經有一個時節比河街還熱鬧一步的地方，到後因為河身沙洲上漲，街上又遭了兩次火，所以就衰敗了。

下堤去河街約有一里路樣子，因為河身轉了灣成弓形，若是沿河走，道路較遠，較荒涼，想走捷路的人皆從另外一條路走去。但若有一個把散步當消遣的人，他是願意讓自己的腳從沿江那一條路上走去，繞那黃土岸嘴慢慢的走的。因為那嘴上有樹木，在那堤上看河上風景，白天則有一隻一隻小烏蓬船過

身，船上常常坐得有新娘子，晚上則可以看到水面的紅燈，天氣一夜，雖小河如何飢餓，也彷彿有一種江上風味。不過住到這里的人，實在是沒有一個人懂到享受，他們都去忙到做工，都去忙到吃飯吵罵。所以這一條路，在薄暮的時候，除了間或有幾個住在市裏的年青學生，到河街來觀光，留到這河岸欣賞落日，其他就只是一二個住到××市裏，往來工程師處傳教的洋牧師的影子了。

這工人這時所選擇的路却是沿河的一條。天氣有理由讓他在這些時候做一種遐想。他正想到在那里會遇到那個賣槍的漢子，或者另外一個人，手上或腰兜裏有得是銀元赤金戒子，就利用了那一隻完全的手，把身上所藏的小鐵鎚一揚，在腦部或什麼方便地方一下；於是就得了一些意外的財喜。他這思想是在他平常日子沒有的思想，全是一種方便，一種意外的巧合，假若有這方便，有

這巧合，他是不再拒絕他的。昨天被義兄一聳恿，今天又被那矮子一奚落，這鄉下人此時就只想到作一件壞事來了。

他慢慢的走到了那有兩株先一些日子還有紅葉子綴在枝上的不知名樹木下面，他在那里獸了一忽，扯脫了褲頭，在路旁樹下嘩嘩的撒着熱尿。正在這個時候，從那一方來了一個人。天氣已經黑了，又沒有星子，明天一定不會有好天氣。他聽到一個人的脚步，看見一個修長的輪廓，他明白了來的人不是他所要等候的人了。這是一個靠賣聖雅各的牧師，一個到中國來引度人到天堂去的上品美利堅人，在本國時那腦袋裏裝滿了知識，來到中國後，又在那空地方裝滿了虛偽的數不清楚的詭計。這個人是因爲××的工程處興工以後，由××會派來駐在××教堂裏面，專來在工程處傳教的。這時有學問的人正從一個隱秘地方喝了一肚子燒酒，走出來發散，無意中遇到這樣一個冤家。

從那脚步的速度上，來人已經被撒尿的那一位估計分明了。他想避開這牧師，就站到那樹下，屏息着呼吸，儘牧師從自己身邊走過，但希望不要爲牧師見到，省得許多麻煩。但那位牧師一聽到前面有小小聲音，就和和氣氣的用中國話喊叫。

「是那一位？是那一位？這個時候到這里做什事？」

他走到了那工人身邊，且忽然把工人的肩膀拉着了。「你是工程處的人，我認識你，在這里做什麼事情？」

「我等一個人，」這漢子一面很不高興回答了牧師，一面把肩膀擺着，不願意牧師那隻手攔到自己肩上。

「你等誰？你不應當有仇人，在黑暗里等仇人，是不行的，若是朋友，你一定是等候他去同你喝酒。」這好人平常爲聖經所醉，現在一喝了酒，只想感

化人，不想到要感化的是誰，就想拉了工人往工程處走，「回家去，好好的睡覺，明天好早早起來做工，你這孩子要聽我的話才能做一個好人。」

「怎麼？鬼打你？」

「上帝在我們面前，經上說罵人是不對的，你樣子是喝醉了，我一定要送你轉去。」

「不要抓我！」

但牧師總以為對面的人已經是喝醉酒了一個人，他明白他的責任，他要按照經上說的規矩，把醉人送回住處去，所以抓不着肩膀，另一隻手把那工人的衣角又拉着了。工人想掙脫走去，用了力想跑脫身，牧師另一隻手伸出時，觸着那武器了。

「你這人是做什麼事情我知道了，你要打你的仇人，帶了兇器，等在這

里。你一定是常常吃酒，才會做這樣事情。你不跟我回去，明天一查出來就革了你。」

牧師一面嘮嘮叨叨的說着，一面就想去檢察那漢子褲腰上所有的硬朗東西是一種什麼器械，忍耐到不能忍耐的工人，同到這醉人揪在一塊，想脫身總是辦不到，到後那隻受傷的左手一把又爲牧師抓着了，心上冒了火，把鐵鎚從腰間取出，就在那大而圓整的腦袋上，像敲一顆釘子一樣，用力氣打了三下，那牧師，軟軟的，彷彿需要睡眠樣子，全身向前撲，工人略把身體一閃，這上帝的捐客，就爬伏到地下了。

那漢子，釘鎚還握到手裏，用腳踢了伏在腳邊的牧師一下，毫無動靜，這人即刻蹲身下去，用手摸牧師的頭部，得了一手濕東西。他明白事情已經不可收拾，站起身來把鐵鎚奮力向河中擲去，只聽到嘩咚的一聲，沉下水底了，自

己就飛奔的向前面跑去，跑了一會，望到了下堤燈火，忽然又覺得這事不是一跑了事，就又向回路上奔去，到了那原來的地方，摸到那牧師屍首還靜靜的伏在地下不動，就拖着牧師一隻脚，從較低處把那屍身用力一掀，于是第二次又聽到咚的響了一下，牧師已經水葬了。

他做完了這件事後胡胡塗塗又向河街奔去，到了河街，還見到那茶館有許多多人進出。他覺得很不安甯，頭腦混亂，左手疼痛，到後仍然回到住處，到那骯髒發臭的低小湫陋板屋裏睡了。

他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一點也不明白，到了第二天，還是仍然聽到鑼響，就從那板屋裏爬出來，扯褲子洒尿，看着同伴口中出白氣。到後，又聽到工頭喊叫號數，又仍然大聲的答應，捏了腰牌走去。

他自信所做的事絕對不會有人疑心，所以第二天他仍然做工，仍然被派到

同矮小工人一起下河，拉那永遠拉不盡的木料，只沉默的做事，那這矮子，因為方便的原故，也仍然在方便中用各樣話嘲弄到這「鄉下人」。

五

第一天事情過去了，到了夜晚，兵士來邀那個工人。兩人選到一堆大鐵管子，子，上坐下了。

「昨天我到河船上打了一架。」兵士說了，想起女人的肥身體打哈哈笑。聽到說打架工人身上發抖，問兵士，「你同誰」？

「同一個女人。同一匹水牛。我們那個事既然作不成，你手又痛，什麼也不能幹，我當然只好到船上去睡覺。」

「我不能幹甚麼？……」

「你只有……」另外一些意思，那個兵士咽着了。

「我——是的是的，我一點不中用。我問你，昨天我回頭到茶館找你，怎麼就不見你了？那碼子也即刻不見了，我以為你是跟到他們走的。」

「我貪他三代，他們注意到我們！他們拏那個到沙咀子去辦交涉，我們怎麼能跟到去。我從船上面到營裏，過了鐘點，罰了三十分鐘立正。你是早睡了」。

工人乾笑。說不出話來。兵士很不平，因為好像兵士無理由這樣笑。

「你做夢」。

「我做夢怕人得很。我……」

「見你的鬼！我問你，今晚上同我到船上去，好不好？」

「我沒有錢」。

「要錢麼？你同我去還要錢，蠢死人。」

「無錢老婊子理你，？」

「我引你去看我的水牛。嚇壞你。有一身白肉，一個圓臉，一個寬……」

「一定」？

「一定」。

「我仍然在這裡等你」。

「你不要到別處去」。

.....

同伴兩個人走到河邊，爬到一個小船的艙裏去，在擺有鴉片烟燈的低低木床邊沿，坐得是一個肥碩健壯的辰谿女人。

「苗子，你帶你的同伴來了」。

「帶來讓你看，就是我說的老弟。是初出山的老虎，因為陌生，他一切都怕」。

女人不信，白眼搖頭，「老弟？老哥，大五歲，是不是？那樣子不知道有幾個婦人同他好過，怕什麼？說鬼話」！

工人害臊了，不好意思臉紅了。女人見到，明白話一試驗就試驗出來了，拍手大笑。

「苗子不說假話，你瞧，我只一下，臉龐就紅了。原是十八歲後生家，十八歲閨女，在人面前紅臉，小雛兒，只能算一隻有老虎樣子的貓。」

兵士望到工人做一個怪臉嘴，要他放肆一點，坐到婦人腿上去，工人只獸的坐在一邊。隣船上有人用澆筒舀河水，咚的一聲，工人聽到心裏一驚，想出去看看，就到艙外去望河水。

河上白茫茫一片薄霧。一些遠近船上的燈，大小如星子，閃爍於水面，情調一切像昨日。

在外艙的工人聽到裏面兵士縱聲的笑，以及女人小聲的唱歌，心上有一件東西想擺脫可做不到。他到後又仍然躬身進到艙裏去了，到了艙裏時女人遞了一枝烟，不知道擦自來火。

女人同兵士說，「你這個老弟像犯了案的人」。

兵士把話誇張的回答了，「就是昨天晚上，做了事情，你瞧那手，還帶了傷」。

工人懂到這是個笑話。工人估計到兵士說謊的口，有那麼一拳打去的意思，但是，聽到末了，聽到兵士又說到這案子是爲女人而起，工人不自然的而又悍暴的笑了。

第二次被兵士嚇使接近婦人的他，毫不思索的把那隻健全的做工的手，抓着婦人的裸露的膀子了。在這樣新的把握下，婦人用着本能的知識，懂到這男子對於她已經燃燒一種情慾的火焰，那力量，那含有暴亂的不能節制的原始人野性，已經從最深的一處暴露了，這婦人於是使用了好奇的心情，瞅着工人。她這樣作是使工人苦惱的。她要虐待這男子，使男子不能在今晚上離開，要在她身上盡一些屬於男子漢應盡的義務。

兵士躺在一旁燒烟，慢慢的滾烟泡，仿佛一點不注意到他們。把烟燒好，喊婦人吃烟，婦人搖頭。

「你想吃別的，我懂。」

「什麼別的？你冤枉人我要生氣的。」

「你歡喜生氣也好，聽人說觀音菩薩生氣才美。」

「什麼觀音如來佛，你的口除了吃東西就得說混話，要喝酒不喝？喝我就叫船來。」

這時河面正舫過一隻小船，船上賣豬蹄，賣烟，賣酒。把船滿河划去，一個人曳長了聲音喊叫出各樣名字，有人叫喚時就將船泊攏來，從船裏遞出紅燒的熱的豬蹄同燙好的白酒。

工人聽到這個喊聲，記起身上的錢的數目了。他知道這不能賒賬，恐怕兵士答應了婦人却拿錢不出，趕忙接應說才吃過飯不久，還打瞞。

婦人似乎懂這個意思，因為許多人喝一杯酒或者本來說是打噎的也好了，今天應當輪到自己做東了，自己就爬出去掀篷，尖聲的叫把船泊過來，問有什麼菜下酒。那隻下船到後繫定了，婦人跳到那船上去了。

「我們回去，慢了又要挨打。」

「你怕打麼？」

「我要轉去，我留到這里有什麼用處？」

「有用，你不看別人爲你買酒去了麼？」

「爲我」？

「不是爲你是爲那個？」

「我知道她爲那一個？我要先回去了。」

兵士輕輕的說道：「獸子，你回去做甚麼？到這里住一夜試試，你可以明白許多事情。」

工人不再作聲了，害羞，想像這句話那些爲自己所不分明的意思，他這時，記起昨晚上的事情來了。記起那個牧師的樣子，記起那一釘鏈，同到結果的種種，再上溯又記起拉木料車時同伴所說的一切話語。他記得事情太多，有

點不安了。

他從兵士身邊挨過去，要上岸。

「怎麼樣？」

「我要回去。」

「慢一點，喝一杯酒！」

「我不喝酒。」

「爲甚麼？」

「我不喝酒。」

兩人正爭持着，聽到婦人在那小船上喊人，問要多少酒。

兵士說，「弟兄要走。」

婦人以爲是笑話，就仍然當笑話答應，說，「既然要走，就請便，讓他上

岸去，我們喝個醉」。

工人聽到這個話。推開船頭蔑篷，跳上岸，從甬道上飛奔走去了。

婦人聽到聲音了，從小船上喊，「不要走！不要走！」到後回到自己船上，看到兵士，就罵兵士爲甚麼放走了他，兵士乾笑，因爲他看出婦人的野心了，他笑婦人貪心不足。

兵士是願意把工人打發走後作些別的事的。

六

因爲××市去××地方只是四個小時，照例牧師來往兩處是極平常的事，所以牧師失蹤的第二天，毫不爲教會致疑，到第四天×牧師的屍骸被人在河口發現時，這謀殺事件才露出傳遍了×市。但這件事究竟爲什麼原故而起，

沒有一個人能明白的。因為在牧師身上，發現一個金十字架同一個錢包，所有東西完全沒有失去，所以這謀殺方向就轉到搶劫以外的意義上去了。既不是搶劫，那末只有復仇了。但什麼人會同牧師結仇？中國的官同教會，皆不大好意思疑心到工人同河街上一切市民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是不會同一個美國牧師有仇怨的。

×市出了這樣大事，照例是管理×市行政長官懸賞緝兇，照例領事館就拍了電報回本國去，照例就有從××來的新聞記者，由各方面探聽了一些消息，誇張的毫不落實的寫了一篇通信放到次日的報上，用次號字刊登出來，而且這新聞，一個月後所有在中國各地方的傳教師，就皆從中外新聞紙上知道在××發生這樣一件不幸事情了。

有一點事還可以記述，就是駐××山上的軍隊，爲了這個原故，被調防到

另一個地方去了。這算是最嚴重的適當的處置，因為軍隊駐到這裏，却不能使一個喝酒的牧師不為一個工人無意中用鐵鎚打死。

但是自從那件事情發生後，有了兩個月，官廳同教會還是察不出那死者的理由。這裏就輪到一個故事的布置了，按照了一個時代的風氣，按照了一種最通常的執政者無恥的習慣，就是由中國官廳藉口說是一「共產黨有意破壞中美邦交」所行的一種手段，請求美國外交官諒解，領事方面則在承認這假定是一個最有益于中美邦交的估計以外，也照例請求中國賠一點款，且在換文裏聲明把這筆錢捐到××將來的大學裏面去，作為紀念這為敦睦中美邦交而死去的牧師。中國官廳凡是這類事自無有不答應的道理，款項數目何況又不多，息事甯人，派交涉員來去商量了幾次，雙方很爽利的就把這件事結束了。

那個鄉下來的人還是依然做他三毛錢一天的粗工，先是還常常做夢，夢到

那三鐵鎚前後的事情，還不忘記那個軟軟的身體倒下去的情形，以及拖着那隻又體面又長大的皮靴時，想同樣也得到那麼一雙皮靴的一種感覺。但是，這些事是不適宜于保留到這種人記憶裏很久的，正如這樣人不適宜於爲一種不合事實的慾望所苦惱一樣，人們的心是十分健康的，缺少病態的，所以他能夠把自己處置到新的生活上面，不必記那些無意中作成的錯事。他對於這事也不驕傲，也不慚愧，久而久之這件事他就忘記了。

到第二年四月，教會方面爲那牧師在工程處選地建築一座紀念亭時，派十個人挖地基平土，那鄉下的人也有分，因爲特別勤快做工，得了一點獎賞，他拏這個錢就到當日同兵士所到過的船上去，同那個肥臀大脚女人住了一夜，他才明白兵士說「水牛」那字言所代表的意義。

這傢伙任何人見到都覺得是一個好工人，因爲年青，有力，不懶惰。

春 天

一個房間裏，有想像不到的亂七八糟。這小房間的主人，在一盞三十五枝燭光的電燈下做了一夜的事，過度的疲倦，把年青人攻倒，將要快到天明時節，頭伏在桌上睡了。

電燈到了應當熄滅的時間，還寂寞的散着黯淡黃色的幽光。

慢慢的天已明亮。

窗外是兩疊用鉛皮做成的屋脊。是曾經漆過紅色，油漆久已剝落的屋脊。另一角，遠處一點，偏右點，有一株新芽才吐的楊柳。早晨的太陽開始照及一切時，屋脊同那楊柳皆彷彿鍍了一層桃色的金色的光澤。這是春天。睡的那人

忽然爲屋外自來水塔方面一次驟然而來的聲音驚醒了，抬起頭來，沒有覺得晚來的荒唐行爲以前先看到了窗外的爽朗的帶笑容的天光。一種新生的隨日光而俱來的希望，在心中起了溫暖。這時屋脊上正有一隻麻雀，取跳躍姿式，運動牠小小的靈敏的身軀，到了最盡頭處，便像是爲自己一種娛樂的原故，有意的，取了下跌的辦法，跳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遠處屋角的楊柳似乎在早風中微微搖動。這樣早上不應當缺少一種吹人微涼的風。屋脊上照例的太陽的光，已經劃出一道線了，凡是太陽所及，皆起了一種淡淡的白烟。

這是春天。杏花桃花，皆是在這樣天氣下開放的。

但稍稍把方向換過，室內的一切混亂情形，把主人的頭腦胡塗了。房裏是不能用氣候說明的。

望到丟在地下的許多書，望到桌前的許多信封同稿紙，望到床舖，望到牆

上那面小挂鏡中的自己的半截臉部，似乎才瞿然憶及了自己一晚來所經過的事。在這時，頭腦開始空洞發痛了，呼吸也感到拘束了，再向窗外望時，便覺得天氣有一種照老樣子的頑皮態度對他正在加以嘲弄，楊柳的搖晃，屋脊上的淡烟，皆在一種挑戰作用下面存在着，於是衰弱管領了這人，凝視到窗外，起了無可言說的哀愁。這就是把春天同自己連合起來時一種感覺，這感覺，又似乎是昨天也有過了。

第二次注意到桌上時，四個已經寫好地名人名的信封，被注意到了。把其中一個拏到手上，用非常氣憤的模樣，有力的興奮的撕破這東西，丟到地下後，稍楞了幾秒鐘，又取了第二個，用照樣的方法處置了。輪到第三個，已經撕破，正像是爲了這種小事情已經把所有氣力用盡，那信封，仍然跌到桌上了。

那封信，是昨夜在一個興奮發瘋的情形下寫成，預備寄給一個人的。裏面

說他實在不願意同一些所不歡喜的人活到這世界上，他要走，逃避，死。他不想別的幸福，他并無奢侈的慾望，只願意安定一點，也做不到。他這樣同他朋友說及。

他到後走到牆邊把鏡取下照了一會，望到一雙發紅的失神的向內陷落的眼睛，引起了新的憤怒，毫無思索的把鏡子向另外一個牆角擲去，一種發脆的似乎有埋怨神氣的聲音在房中響了，發怒的他很軟弱的坐到一張椅子上去，望到破鏡所在的屋角發癡。這時，在隔壁，起了低低的一聲嘆息，且聽到小小木床在一個沉重的身體壓軋下轉的聲音，顯然是因爲猛然的一擊，把另一人從好夢中揪出，作了錯事了。於是一個癡肥的身體，扁平的臉，一個使人想起那食量也將代爲發愁的同事模樣在眼底出現了。同時是另外一個圓臉小口長頭髮的女人，一個三等妓女神氣的女人，傍了那癡肥同事，做出可笑的样子。

……滾你去！狗！

這樣想到，表示這噴怒，桌上一個精巧的玻璃墨水瓶又飛到屋角去了。這次聲音影響到了另外一個人，從另一個方向，又起了一種輕微的嘆息。這嘆息，這因為紳士氣分的存在所取的柔軟反抗，以及那隱在嘆息底下的嫌惡，幫助了任性使氣的他，對這嘆息者感到輕蔑。隨了這輕蔑感覺，他看到了一個猴而裸身瘦骨如柴的男子，手中擎了一隻黃金鐲子，套到一個女人的白手上去，那女人，是正取了無恥的姿式仰臥在一個籐椅上，輕輕的在唱情歌娛悅男子的。

他又攪到一個瓶子了，這是家中人爲一次生日的紀念，從五千里外的家鄉托人帶來的一個古磁小瓶子，他將仍然用一種憤怒的力擲去，他正需要破壞，似乎從物件的破壞中，從那聲音，從那物件在物質上的價值，以及在本人的感

情上，毀滅一部分或全部分，自己就可在一種新的境界中，得到休息。但這時，對面房一個木床的軋動聲音，制止了他那任性行動。

他又在這一個同事印象上找出一些醜處，用作復仇。

雖然是可以把自己的想像，畫出一切具有紳士外表的各種人物的醜態，到後反似乎因為想起這些在別人所具的長處上面，發現了自己的弱點，凡是別人的權利，皆為自己無法得到的東西，就因為缺少那些行為，才會在心上長成那卑劣的不快。這苛刻的無慈悲的自撻，使他再無勇氣繼續第三次的拋擲，放下了瓶子，離開了這小房，離開了一些從夢中初醒正如在心上計算到領薪水一事的同事，他把自己放在一個水池邊，用冷水擦了臉，坐到一個木堆上面，對展開在目前的原野出神。空氣是滋潤而作微香，草木發香，土發香，一切皆宜於人呼吸。

一切皆沉靜極了，坐在似乎微濕的木料上的他，想起先一時的粗暴，這人便稍稍吃驚。

慢慢的也有人在水邊擦臉了。有穿了花絨汗衫的運動員在操坪作短跑了。有女人拏了書在太陽下朗誦了。

當到一個長頭同事，在水池附近發現了他以後，走近了身，用着那通常的最不見好的態度，說着一句極不得體的話，「你在做文章，搥自然之美！」他於是明白這樣時候再不能在此地獸下，應當返到房中去了，他就仍然到了那小房中，坐到桌邊，聽到同事中元氣十足的喉嚨辱罵公丁，繃了眉毛作苦笑。那笑似乎解釋了一句話：「這才是我分內的東西。」他的一部分生活確實是消磨到這種從隔壁聽一個上等紳士的口中罵出最不紳士的一切野話粗話引為娛樂的。

到九點鐘，下堂鈴響過以後不久，門外有人輕輕的啄了門三下，正合衣橫躺在床上迷胡做夢的他，爲這聲音就驚醒了，故作盛氣的模樣說「請！」外面人似乎沒有聽懂這意義，靜了一會，又啄了三下。他又說「請」。但是把話說過，外面終於靜下去了。近於被欺侮過了的他，爬起把門驟然拉開，想明白究竟是什麼人這樣胡塗，到人家房子來還得主人代爲開門。

把門拉開，門外怯怯的站得是兩個女人。像是從沒有見過的生疏，他恐怕有所錯誤，把門開後手上還擰着那門紐。

女人見到像是酒醉初醒的他，神情中，微微起了一點驚訝，那一個年齡較幼的女子且紅了臉了。那年長一點的女人，把頭低了一下，用極柔軟的語調，告給主人的來意。

我是×××，本二的，想問問×先生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選××課。」

「您進來說」。把門拉開了就站到一旁，頭還是沉沉的疼。

「我只問問……」然而人是進到房中了，兩個耗子似的并立在屋角書架邊，先是不說話，順目四矚，望到架上雜亂無章的書，地下的碎鏡，藍墨水的點滴淋漓。床上的亂七八糟，兩個女人皆互相交換了一個隱在心上的微笑。那微笑，代替了一種言語，仿佛說，「呀，這樣子一個大教授！」又像爲了裝飾這驚訝出於善意，年長一點那女生就說話了。話是與自己本身的誠實也像不很相稱的話。

「先生真忙」。

沒有答語，又像預備說一句照例回答，就是「今天天氣很好」，可是到了口上那麼情況忍着了，就只做了一個非常可憐的同時保持了身分的微笑，且略爲把頭搖了一下，頭的空洞作痛這時更明顯的覺到了，他想把方向避開，把這

談話縮短，他說明他自己的地位。

「你們是要聽我的課，同×先生去說好了。那是教務處的事，不是我的。他們說行，你們就上課，不行，就不行。因為這件事我不能有所主張。」

這語氣上有了一點這人平時在課堂上所缺少的硬性與彈性。

年長的似乎受了窘，很不自在的笑了。年幼那一個，遲疑的，羞怯的望到他，像是想知道她自己要問這樣話時是不是將得到同樣答復。這無聲音的言語，溫暖而有力，搖動了教授×的態度，類乎投降一樣他改了口。

「爲甚麼你們要到這課上費些鐘點？這無益」。

「不，我們歡喜這個。我要學這個。」年輕一點的輕輕的說着，望到窗邊幾本書，「我讀過先生的××，還讀過×××，我想學做小說，這學校只讓我攷古。上學期一個學期，我們只從×先生方面聽清楚了孟姜女的生地，虧×先

生舉了許多例，可是同學中都好像不想這樣詳細認識那個太太，好像因為無親無戚，不需要所以都想選先生的課」。

那自己報名的×××，也說，「我要知道現在的多一點，因為我們是活到現在的世界。」

本來在他心上，應當是「你們女人要知道什麼，到大學校來，上一點課，學學穿衣服的方法，買點胭脂擦擦臉，看小說，也只要明白那上面有些男女故事，明白了這個，到後來什麼同學看中了你們身體某一部分，就寫信給你們，你們拿到信來讀，心裏想，這是小說上有的故事，小說上說過的，於是就去同那男子要好，讓那種捷足先登的男子在面前說一點謊話，你們於是就感動了，於是就嫁給他，為他生幾個兒子。」但這些話皆放在一個難於說明的微笑中融解了。在女子方面，以為這是一種善意的微笑，使年青那一個有了新的勇氣，

另外再想說一點比先前所說更誠實的話。

「我讀先生寫的××那篇××，心上真感動。」女人說，爲一個害羞的情緒所襲，紅了臉，因爲同時她想起這本書所代表的一個方向，是一個女人應紅臉的方向，所以就不說下去了。用爲救濟自己的過失，她指點同學看牆上一個畫片。「這個畫奇怪，把女人畫成這怪樣子。」

他把自己攙入，說，「男人看女人都是這樣，做文章的，學畫的，我想都一定有使女人自己看到吃驚的描寫。她們會吃驚怎麼出於男子的手完全不像自己。」

「不。或者是的。不，女人是那樣子，是像先生在××上所說的一個樣子，我相信有許多女人都是那種輪廓，那種心。」那年長的女人，在一個辯護下隱着了「我瞭解你的」意義，但這情形，由男子的他看來，則又成爲「我瞭

解你這中年人牢騷」，所以雖不缺少鼓勵，話說到這里也只好停住了。

外面又有人敲門，隨即把門推開，那老年門房，抱了一捆信件進房來，選了六封信放到桌上，又走出去了。他把一個信摺在手上，撕掉封皮。兩個女人像是還不想即走，就迴身去看書架。他一面看信一面便說，「那全是糟的，那全是糟的，小說真不必看，什麼也沒有。」

頭仍然不回過來的年青的一位說，「那里，我不信舊的比新的對我爲有用。」

這話惹起了一個意外的結果，一面正看到從北京朋友來信說的某某女人已爲丈夫生了孩子，一面聽到這樣的出於年青女子口中的話，培養到他對於女人的見解的堅固。他用了略帶憤激的聲音爲女子所說的意義加以補充，把言語隱藏了一個有毒的蜂螫。他說，

「是的，你說得是，女人應當要學新的，因為是現在的女人。」

「學校簡直願意我們都是十六世紀的人，所以就用攷證來培養我們智慧。」他仍然保持到一種不露面的嘲弄態度，說，「他們也聰明，因為他們覺得女人是這樣子相宜一點，我們得承認這些人頭腦的精細，用在女人方面也不會比用在攷證方面容易陷到錯誤。」

「真是的，常常使我們為難，因為我們完全無辦法。」

「不過新書是什麼呢？一個故事，流點眼淚，嘆一聲氣，算是新的成就麼？」

「我們想看一點新書，不知道那一本好。要有力的，幫助我們做人的，指導我們向上的。請先生告我們買什麼書看。」

「你們翻翻目錄看，什麼人廣告大一點，什麼人廣告好一點，什麼書裝訂

得美一點，這就一定是不壞的書。」

「這是笑話，我們上過當了。」

「不是笑話，他們男人都說好，他們肯出錢登廣告，我以為一定是一本好書，而且合於女子用處的好書！」

女人之一像是取了學生對教授應有的態度，承認了先生的話雖包含了諷刺也仍然是對的，然而仍得在言語上表出不平，她說「我們要一本最宜於我們的書。」

「是與家政學相反的一本書麼，那你們爲甚麼不買一本婦女。」

兩個女人皆哄然笑了。因爲他告她們一本經學校方面取締過，却又有許多女人歡喜閱讀的一種圖畫雜誌。

因爲這笑，這取了女人中最擅長的一個手段所表示的否認，男子的他更肯

定又似乎更荒唐的說了下面的話。

「我以爲只有×××是適宜於女子的書，你們笑，奇怪得很。你們難道不歡喜看什麼皇后的照片麼？你們不看電影麼？」

兩個女人皆搖頭，不承認這件事是當真的事情。因此他另外說了兩種書籍。

「那你們看冰心的小說好了，那里面有母親，看隱隱的也好，那里面有……」

「我們想看×先生最得意的一本著作，不知從什麼地方可買。」

「你不是說很同情於我××那篇小說了麼，再去看看，看結果是不是很合式。」

「我——」一句話咽下去不說的年青一點的女子，臉又在很曖昧的情形下作桃紅顏色了，像是不注意到的他，問她們春天比秋天還好還壞。兩人皆爭到

說春天較秋天好，且作同樣解釋，因為春天有花。

這答語，使主人沉默，就做出一種使來人感覺應當是告辭的樣子，站起來走過床邊去，收拾床邊凌亂無次的書籍，且搖頭，因為一低身時即非常痛楚。到後女人也不再問上課的事情，很愉快的走去了。

仿佛作為救濟一種以前的損失，再不讓有女人來到房中的意思，把門扣上，再坐到桌邊去，像是因為先一時所取的對兩個女人的手段為太過分，他為一種說不出的憂鬱把心咬着了。他討厭自己，也同時討厭到一切人。他把先前所看的那封信再從頭看過一次，隨即非常氣憤的把牠撕了。這信是與其他許多東西有同一命運，並沒有讀完，就到籐製的圓篋裏去棄掉的。

第二封信是一個朋友在另一時曾得他匯了一點錢，這時來信致謝的。信中的言語反增加他的不快，這種小事情也得寫到信上，真是無用處的人，因為這

感覺，這特別不良的脾氣，於是又撕了。

第三封信是一個不相識的人從北平寄來的信，一個女人的署名，一些爲不精粹的文體把誠意消失到極少限度的來信。這是近來常有的事情，這次與其餘時節不同的，是這信用一個女性的名字，且在那信末有意造作的樣子，說明自己是個女子。把信看了兩次，發怒了。「見你的鬼，你怕我當真會無聊到這樣子麼？你以爲把自己身分說明，就使我對這毫無用處的同情，感到一個鬆動麼？我在什麼時候向你們女人露出過弱點，說我除了這東西就不能生存？我什麼時候乞討過這些同情？我什麼時候告你們說我只是爲一點愛情的缺少，就切肝氣弄壞？你以爲我接到這信會真感動，這猜想的動機，真可笑！你們從我那些文章上就各在印象上畫出一個我的樣子，這樣子，就是軟弱無能，缺少氣血，憂鬱可憐的作家×。這就動了你們的憐憫。鬼打你們的頭，使

本來不知道什麼的你們也居然來以懂事女人自居，你們還爲自己的行爲得意，以爲大胆而又慷慨的做了一件善事！你們且將最無恥的各在你們心上加上一種驕傲，以爲我也會爲你們難過！鬼的老婆，鬼的女兒，我是看不起你們任何一個女人，才這樣糟塌自己到一些小事情上面！我將把這些不是我分上的好處全奶給你們女子。我同你們客客氣氣的談話，又選一個時間，花一點錢買些東西，讓你們把心裸在我面前，如另一時你們裸身到別人面前一樣，我做這樣事將永無休息。我將在所有女人脆弱上發現那使你們脆弱的技術，以及你們自己感情的硬度與自私小器的一切可笑心情。我知道你們，比你們的丈夫還知道得多，而我在任何時節，總仍然保持到自己這一點點向女人傾心的弱點，就因爲有這個時我才能夠看得出你們更多。……」

想了一下，在心上肆無所忌的作了一度惡罵，把冤憤略洩，信撕了。

第四個信又是一個想從一封拋給一點友誼而來的陌生人的東西。這是一個男子，一個在信上文字中也分明畫着誠實而又熱情的年青人，從廣東方面寄來的。雖然是彷彿極其強硬極其冷靜的他，在這些上面，是終于仍然把一顆心變成柔軟如蠟的情形，從而在那些信上取得一種最可憐的暫時的歡悅的。雖然這歡悅，即刻就將消滅，且將為一個相異的估計，引到憤惱的方向上去，以為一切的同情的幫助，友誼的融洽，那意義，皆將拋入世道的卑俗裏，在得到這個時候就已經是用不着這樣東西的時候，所以寂寞在這時反而將滋生不已了。但就算是好事，自己難道在另一時，不是就盼望到這個作為生存的滋養補劑麼？歌德說，在人情上是不許到剝盡皮膚那樣苛細檢察的。把人情比水，在流動的不定的那一面，有使人感喟的東西存在。然而在色彩一面，所謂純淨的水，缺少顏色也缺少養人的成分，如果人情是純淨的人情，思索起來或者將更無意義

了。

不過這信在一個習慣下仍然撕碎了。凡是一個人能夠玩味到所謂人情這一件事情時，那衰老的自覺，是常常取了方便的攻勢，機會一至便忽然管領這人的全心，成爲不能振作的樣子，做出一切有童心的任性行爲的。他明白這一點也如明白其餘行動一樣，他不能在這些事上加以裁制，然而却極其苦惱。照例一個懺悔的行爲總繼續了那錯誤處置，作出一件近于贖罪的行爲。他仍然彎了腰把那信從紙篋中拾出，且排列到桌面，找尋出那遠地朋友的通信地址，抄錄到一個信件通訊簿角上去。

接着，他寫了一封非常誠懇的信回復了那不相識的人，他作到這樣事情時節，那信上語氣，那稱呼，自然都不缺少使一個年青人從心上發生感激的成分。他且攷慮到這信在那年青人發顫的瘦手下裁看的情形，他心中難過了，在

信尾上他重新加了一行字，在那上面他告給那人真希望見到第二次來信，他且說在這樣通信上他所得的欣喜。這些話，不過是把一個信上所有的友誼的分量加重，使牠帶到那個爲想像所不及的遠處年青男子身邊去時，取得一些他所不需要的大量的感謝的眼淚罷了。

把信寫完後，想起既然在男子方面給了一個回信，在女人方面也不應當不加以一次善意的忖度了。這忖度結果是覺得也應當回一個信去。他用一個就平常的不遷就的態度，爲那女人寫了回信，他在信上留下了自己最有利的地位。他把本來對一切事情皆缺少的驕傲成分，放到信中去，因爲在久長被人忽視的生活下，養成了多疑善怒的性情的他，是似乎不如此講究自衛，就無方法可以得到安定。他在最巧妙的言語下掩護到自己的性情，他爲自己作了一度辯解，這辯解一面是防禦自己而來，一面且像對女人加以一種警戒。

可是，一個作家，一個年紀快到三十的孤癖自處的男子，任怎麼樣是把這信寫完以前，無聊的感覺襲上了身，不願意把信付郵了。

捏了這信，在心上想着。「我這樣時節，是無權利再找取機會把自己弱點示人，也無義務來做這些事的。保持到我的尊嚴，以及在一個女人中原有的神性，我將同一切人遠離，同一切實際生活分手了。因為朦朧，因為陌生與疏遠，才不缺少那多幻想的女人，用靈魂擁抱到一個由作品中我所顯示的印象。我為什麼一定得在一張紙上寫上一些極不得體的話，把別人對我的印象破滅？我貪多，那最適宜的手段，也就是在生活周圍，從無一個相熟的人。許多沒有見我的人，因為我的作品，都不缺少愛我的心，但一到我在她們身前時，這些人就深恐離我不遠了。就像學生，這些知道對我以尊敬的行爲，實際就是推我到另一社會另一世界的一種表示。他們將用着『這是我的先生』那種估計，提

起了勇氣，在我面前大方不拘的來去。她們還將用着年青人的神氣，尊敬這也是憐憫這無用的我！」

想到這些事情，自己像是支持不來，軟弱到要哭了。他記起還有一封沒有裁過的信了。一個最平常的由某報社寄來的函件，說得是一種充滿了市僧口氣的編輯先生催稿的話語，那上面說明白什麼文章將用什麼樣報酬，明白的帶着威脅的對於作者施以利誘，本來非常軟弱的他，工作了一整夜，就正是爲這一類事情疲勞到自己，但看到過這信以後，從桌上搜括了所有在昨天晚上寫成的二十餘張創作草稿，隨手亂撕，又扭成一團，到後就擲到地板上，用腳亂踢。正到這個時節房門起了第三次的響聲，人雖走到門邊，却不作聲，不想即刻開門。就聽到外面一個女子聲音，問茶房，×先生是不是在房子裏。那校役像正從小院中驚醒，滿身不高興的神氣從那小房間走過來，代那女生扣門。本來想

除去扣絆的他，忽然又感到這校役討厭，堅持到冷靜，毫無聲息的站到門邊。因為門始終不開，就聽到那女人同茶房，囑把一樣東西交付×先生，隨即就下樓去了。

聽到女人已下過樓梯以後，開了門的他，從舊夢還未完全清楚的茶房手中，攪了那一個小包，又砰的把門掩上了。

剛才來的是先前來的女人中那年輕的一位，是像有意避了同伴特來交給他這篇文章，而另外還隱藏了一個提起使人紅臉的動機的。他一面把那文章攤開念過題目，一面即想到了這女人來此的那點勇氣或傻氣，又聽到樓梯有人走動，且聲音拍子非常熟習，還想着「這莫非又是另外一個的來臨」，誰知女人又在同茶房說話了，她說她將拏回去，等一會再送來。這意思就是好像將留下一個機會到這房中再作一次勾留。他仍然沒有開門，聽茶房如何答復。茶房的

話在房裏的他沒有聽到明白，大約是說及東西已交給了×先生那樣一句話，可是女人竟不作聲，又走去了。

本來是并不以為這女生來房中為愉快的他，這時又覺得是女人的來，本不是僅僅送上篇文章了事，這因把文章離開手中以後就缺少再拍一下門的勇氣，仍然給了一點房中人生氣的理由，他做了一個發誓的姿式，把文章丟到抽屜裏去後，且加了鎖，像是報了一個大仇的英雄。忽然鼻子作癢，出於習慣的一種預告，說明了即刻來到身上一種懲罰。他鼻子，因了整晚來的勞作，不斷的刺激，繼續的無意思的遐想，得到一個破裂的理由，紅的血已由左邊鼻孔中湧出，滴到那桌角上面了。他絕望的注意到這從心上溢出的紅色點滴，這些點滴取了自然的距離平列在桌面，呈一種悅目調子。

這算爲了什麼？爲了生的愛憎，還是生存意義的「尋覓」？爲了催促自己

毀滅，就這樣儘牠永遠威嚇到自己？爲了生活的「重現」或「再現」，就這樣疏忽了自己目下生活，做出這些獸事？在紅色的恐怖裏，他看到死亡，腐爛，看到他不必明白的一切。另外一個從心上最隱僻處發出的低微聲音，一種微顫，在這中年人腦中孕育了黯淡的種子。本來已預備把抽屜拉開的他，覺得用棉花同藥水來作事後補救爲可憐，安安靜靜站到桌邊不動了。他看到自己的破滅，如同一個航海多年的船長，在所駕駛的船中出事以後，極安詳的看到自己與船同歸於盡的一刹那。

到了下午三點鐘，房中一切皆經那校丁收拾了一次，用水各處洗過，所有血漬皆不見了，所有滿地的字紙也掃去了，開了一扇小窗，房中保持了醫院中靜謐，三月的溫暎陽光，撒在窗外屋頂上，使人感覺初夏的腳踪，已經在空氣中有了隱約的聲響。

這房中主人的流血情形，是被一個好事的身在後排樓房同事所發現的。那同事因為把棉被找尋一晒晾機會，抱了那床由家鄉細君手綉鸞鴛戲水的棉被從窗口爬到了屋頂，就爲了好事，爲了一樣近於孩氣的心情，攤開棉被以後，他還想再爬上屋脊去坐坐。到了屋脊望到前排各個同事的房子，也望到第×號房間的內容，一攤的紅血，凝結成厚塊轉成殷色以後，新的流出的血淡淡的鮮明的在那凝血上面滾着，人伏在桌面血泊裏毫無知覺。這情形，使那好事的職員呆了。溜過到窗邊以後，再睜眼審察一切，才明白是出了大事。忽忽忙忙爬回自己房裏，跑到總務處去報告一切，即刻同了幾個職員仍由這窗爬到那窗邊，攻破了窗子，且即刻找了校醫來看看有無救濟，到學生從各個課堂上，很滿意或很失望的跑出到日光下以後，這×先生的事情，用着一個不相稱的誇張的理由傳遍一個學校了。許多人爲好奇都跑到×樓去看，一羣年青人，正爲論理

學，高等數學，以及其餘枯燥課目所苦，需要一件彷彿值得關心的刺激，變換一回生活，所以凡是得到這消息的年青男女，皆非常奮勇的向×樓上跑去。

但學生們到了樓梯相近時，一鼓勇氣掃了興，爲一個人攔住了。在那牆上，還貼得有一個顯然是非常匆促寫成的布告，說是學生一律不許登樓。另外一些年青人，記起了另一個樓梯口，飛奔而前，仍然遭了擋駕，因此大家皆站在樓下各自從腦中描畫一幅×先生房中的景致，用作聊以自娛的意思。間或樓上下來了一個人，大家就取包圍陣式，究詢情形。

然而上課鐘仍然按時響了，多數學生這時記起了一個責任，憶及這一點鐘要從班上明白莎氏比亞有幾個情人的外國趣事，憶及了應當讀一課名著選，憶及了在堂上打盹的趣味，服從了每個日子排列的生活，用一個守秩序公民的感情，向不能衝上前去的樓梯，投過輕壞的一瞥，慢慢的都各歸到課堂上去了。

幾個已經不須上課的學生，就用這成天到甬道上與雨操場過道所見及的黃臉憔悴先生作題材，取了與平常作月攷完全兩樣的精神，恣意的互相討論着，并且無害於事的加以對這事件發生的底細的評判。一會兒一個校役拏了一堆血漬衣服下樓，許多人就用着一個完全好奇的心情，追隨到那校役，一直到後面洗衣處去。女人見到血，皆把平時在心上沒有的美德顯出了，一顆天生容易感動的心，都到了像在另外一些時節，與她要好男子翻臉的情形下緊張了。她們都輕輕的小獸物一樣的喊着，臉上失了色，嚇怕得非常，且從身邊很方便的聽到男學生們說的「這總不外乎失戀」那樣刺耳的話時，就自覺身為女子，好歹在這件事上也應當負一點責任，因而心上很覺難過，若非同時還担心到身旁又淺薄又刻薄的男子，實在很願意流一點眼淚，承認這優美的心已經為這些血塊所感動了。見到血的男子們，也有曾在×先生班上聽過幾次講，對於這人感到一

點好處的，便聯想到自己的寂寞上面去了。但是這種人，在明天以後，他的做詩做文的機會可來了，他在這件事上所生的影響，將是一場追悼會，一篇使自己滿意的悼嘆文章，一首詩，因為他們都是×先生創作班上的人，他們都會做白話文白話詩。

一件近於多事的紛擾，在×大學校門房那方面加了有年紀的重聽的傳達許多生氣的理由，上海方面電話的詢問來了一次又是一次，只要問到關於這學校新發生的事情時，總是一句話不說就把耳機挂上。鈴聲繼續的響，煩惱了這老年人，就把機耳接過手大聲的像唱戲的說，「什麼也沒有，是一件不值得花兩角錢手續費的事」！在號房信件收發處徘徊的學生們，聽到這個宏大聲音的解釋，且從解釋中起了一種誤會，以為是這昏頭老人在告上海方面那事情是這樣無價值，哄然一笑的有許多人。

樓上那一面，年青的有着一個孩子似的圓臉的醫生，很敏捷的同一個助理，把人扶到床上以後，一面用紗布擦去那氣息極微的x的臉上汗血，一面開始捏着脈膊檢察呼吸。

從醫生處得到好消息的教長某，先是一面幫助到醫生處置這「歡喜多事」的同事，一面在血泊裏以及書架上各個角落，找尋那遺囑之類東西的。看了這樣不是又看那樣，同時就看到那幾封來去信件，擊在手以為得到卸責的證據了。但是從醫生方面明白了不是服毒，不是別的特殊症候，命案不至於影響到學校一切原有狀況，心上釋去了一餅重鉛，把信件放下，向醫生做了一個上等入高雅的有教養的微笑，走到樓下向學生說明，且囑咐傳達處拒絕新聞記者的過訪去了。

因為時間還不過遲，所以一切情形在醫生方面還有把握。教長某意思是把

人送到上海醫院去處置，則卽或到後在醫院死去也省得給學校方面爲難，他這意見自然是隱在「醫院可以保養」那僞善上。但比教長少於人事知識却富於醫學經驗的年青校醫，對這主張加以攷慮，他明白一個流血過度的人目下恐不能忍受四十分鐘汽車上的顛播，他認爲這時除了注射一次強心針，以及一點別的東西，再靜靜的安睡十個小時以外，沒有其他更完全方法是宜於這失血人的事，所以沒有答應這處置。

凡是沒有到課堂去的×大學教職員，都很願意用一個好奇的心情，來到×先生房中看看這新奇別致的情形。雖然是住在樓上，或者對房，或者隔房，醫生却照例的加以拒絕，這給了許多人以自尊失去的打擊，因此有幾個同事，便用一種復仇意義，批評到醫生另一時屬於私人的行爲，且不惜找出一些空話攻擊。另外還有幾個記憶力強的同事，想起了這最初發現的那上屋的人了，毫不

節制氣力嘖嘖的邁步從樓面右廊走去，誰知一到了那里，滿房子皆是學生，正聽到那同事談到血同伏在血泊裏的人，心想這件事同事至少要談到吃飯時候才會完，到吃飯時學生皆到了肚子空虛情形下，而他們，這發現命案的同事，却將與他們在一個桌子吃一頓晚飯，所以這第二次失望的同事某某，到後就走到校園看新開的迎春，到黃色的迎春花前用五歌韻做賞花詩去了。

在那小房內，守了三點鐘，醫生囑咐了助手一些話，走去了。醫生去後，助手坐到×先生那張舊的小小白木寫字檯旁，望到靜靜的敞在床上如死人的×先生，心裏想到解剖室以及類乎這些凡屬於一個醫生助手所能聯想的種種事，新地方的逗留，顯得日子太長太靜，就用一個知書識字所習以為常的行爲，一一的翻着面前信件合內的信件，且隨意把裏面的小像片上的女子，姿肆的欣賞，一面還從那些像片記號上面，猜詳到這相片與床上人的關係。

到從長長的十多個鐘頭的睡眠中醒回時，似乎做夢一樣，睜開眼睛，先望到床對面有一個小小綠色番布床，且嗅到一種藥水氣味。那小床上的人似乎才起身出去不久，再抬起無力的頭，看望窗子那一面，仍然是早晨，一個春天的早晨，從窗的上部玻璃格畫出的四小片微青色天空，透明深邃，使睡過了十餘鐘頭的他增加了胡塗。

聽到隔房有人談話聲音，是那個猴頭的口氣，同另外一個又像非常熟習又想不到是誰的在說一件事情。只聽到說「我以為是自殺」——我以為真出了命案」。本來想再用一點力爬起他，正在努力把自已上身舉起時節，忽然聽到有人推門，那個校醫處的兼司配藥兼司看護的助手進房了。他仍然斂下，他記憶及先一時流血的事情了，且彷彿記得有一個時節這房中曾非常雜亂的情形來了。

「什麼時候了？是快要夜了麼？」

那助手，坐到他自己的那番布床上，捲那白袖子，說，「不是的，這是新的一天的早上」。

「是早上」，他自言自語，念了這句話兩次。望到彷彿快要壓下的低低的屋上平頂，思索一切過去事情。

校園中鐘聲又響了。悠揚的，清新的，在空氣中流動，且聽到許多腳步聲音競爭下樓。似乎非常奇怪的第一次才聽到這聲音的樣子，他問那助手，這是為什麼打鐘，那助手就告他這是第一堂課鐘。

校醫搭了早班車從上海趕來，且另外邀了一個同行中年人，到了房裏，那中年沉靜的醫生，捏了一會脈，聽了一下心臟，測驗了一下體溫，點點頭，走到去病人稍遠處，與那年青醫生用德文說了兩句術語，就坐到平時×先生所坐

的舊式板椅上去，發出軋軋的聲音，憂愁的望着那朋友來爲×先生診脈。

教務長從門旁取溜勢進到房中了，像是無事可作，就用手去撥那放在近門桌上的酒精爐子，即刻房中有了酒精的揮發氣味。門外有人敲門，教務長才有事可做，忙去開門，且站在門口，同那敲門的人輕輕的說話，只說不要緊不要緊，拒絕了來客。那人似乎還不想回去，一定得見到病人談談才甘心的樣子，守到門邊，這教務長到後也就很爲難的把門推開了。不過來人見到有醫生在內，房中容積太小，又并不即刻進來，還仍然立在門外不動，教務長非常氣憤的重復關上了門。不到一會兒兩個醫生皆離開這房間下樓去了，那人進到房中，站在床邊，把帽甩去，安詳的望了臥在床上的他。過了一會，才從皮包中掏出信件，遞給病人。并且問道：「××先生有什麼不爽快？」

他苦笑着答說，「沒有什麼，只一點點小病。」

那人對於這回答是滿意的，就坐到近床一個椅上了。既然來了，自然就有
一些話說，他等候着。

他們是不認識的，但這個時候正像其他時候一樣，主人一面讀那介紹信，
客人一面望到主人的臉，於是皆明白附麗於本人的是什麼名字，而且照例的，
在那名字上，同樣是「作家」那因緣，即刻把友誼在一種方便中成立了。

「是從××先生處來的麼？」他問那年青的客人。

這時客人正在將一個房間的一切，加以估計，聽到這個話時，就說「是的
是的。因為久仰大名，很想同先生談談，所以從××先生處來時，談到先生，
他就寫了這個介紹信。」

「××先生文章到近來也不大寫了！」

「是的，不多寫，不常寫，可是自從發表了××以後，××的天才是更增

加了世人的認識。×先生，說到天才，我覺得你也是一個！」說到這個話時，客人是那麽有力那麽認真說到的。

「你看我是一個嗎？謝謝你，因為你這樣大方。但我實在并不是的，我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想去，所以我……」

「是天才。你是不能辯解的，我同我的朋友，都這樣說到。你不應當消極。我讀完了你那個××，實在哭了好幾次。那真是好作品。我同他們說，你真是一個刻薄寡恩的人，一個撫台，一個軍閥，……」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從前的撫台同軍閥，都使人流淚無處說，你也是這樣一種人物。你用你的一枝筆使人難過。你有很大的聰明，把人心情揪着毆打的方法。你太不憐憫，太誘人，……」

「你是太會做文章了，從你談話的機辯上面看得出。」

「我是蠢材，是馱子，你不要誇獎我。××女士她說我「小誠實」。××女士她又說我怪。其實我那裏算怪。我不過天生一顆心，容易感到別的偉大，與自己渺小，我恨我自己，我常常罵我是怪東西。這×××女士說得不錯。」

這人另外還在一句話上又說了××女士的名兩次，仿佛一個極其相熟的口吻。那口吻使他不平。他問他，

「你同她們很熟，是不是呢？」

經這樣問過以後，那客人有點忸怩說不出口了。客人說曾見過一次，也仍然是到××先生家裏。爲了遮掩這心上的慚慙，那人反問他，

「××先生是不是認識這幾個人」。

「不什麼相熟，不過都在一處玩過，也曾經有一個時候同住過不久。」

「嚇，那還不熟麼？」說着，又好像有種感覺使心上發癢，忍受下來是不可能的，那客人，用比較低微的聲音，要×先生告他「是不是××女士同×××要好。」

本來已經就有了難堪的他，這時實在不想把話再繼續下去了。他只搖頭笑。他把方向轉到天氣，說，「天氣真好。你早上坐火車是不是很有趣味？」

「天氣好極了。這樣天氣使我想起一個美麗的女人。」

「是的，應當有這樣想，你做不做詩？」

「做是做，我曾拿給××女士看過，她說很像×先生的詩。我不相信她的話，因為我並不覺得好。但是××女士說我像你的，這件事我相信我是不錯的。我買了許多詩，我也做了許多。我蠢，總不能夠好一點。」

「一定很好。」

「但那是××女士說的。」

他心想，只見過一面，平素沉默少言語的××，會同這樣人說那麼多話，真是一件奇怪事。原來××同×極熟，××的爲人，也知道得很清楚，這時因這客人時時刻刻用一個戀愛者那樣可憐態度，把××名字說了無數次且明白所謂「美麗女人」大約也就是正指到××而言，他感到這談話有即刻結束的必要了。他告客人他不願意太耽擱客人的時間。他告客人醫生只許他靜臥不許說話，所以想定約另一個日子再來談談。

誰知這爽朗朋友，像是不大明瞭某一種文體的原故，還以爲主人是同他客氣，就請主人安睡一會，而他自己就毫不客氣的坐到桌前去，裝成無意的樣子，檢取桌上的鐵絲網合子裏的東西，看那些來往信稿，且即刻把昨天教務長

曾私下看過的一個女人相片，也拿在手上欣賞了。

「這是××，這是××女士，×先生，她送你這樣一個好相！」

那種聲音，那種神氣，充滿了×心上的厭惡。他裝睡眠樣子閉了眼睛，心中覺得非常冤屈，感到同情這東西的累贅了。一個作家，一個文人，是不是在他行爲上也非有一點奔放不能節制的行動才算高明？爲怎麼到這里來的，帶來的同情，總夾雜到三倍的粗率討厭裏？他爲怎麼一定要同這樣許多人維持一種友誼，且把這個用來自苦？他縱不能在這樣清朗溫柔的天氣裏做點有意義的事，難道躺倒到這床上的一點點清靜的寂寞的時間，也成爲必須用什麼「同情」來剝奪淨盡麼？……想下去，也不能夠，因爲那客人正翻到一頁原稿，看過以後，又要說話了。

「×先生，你不能消極！你應當有勇氣！你應當大勇無畏，同苦惱作戰，

同習慣作戰，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他仍然不做聲，心中想，「這是些什麼話。我有勇氣我早把你頭打破了。我大勇無畏，將踢你下樓了。我同什麼習慣去作戰？我用什麼作為武器？你們每一個人在一切事情學會以前，就先有一種不講規矩的習慣。你們是天賦的愛在一個人的桌上發現一點秘密，造作一點謠言。我需要的是忍耐，好讓你們來糟塌我的感覺，你們所需要的是隨便，你們似乎有了同情，甚至於別人的桌上的私信也得看看內容，那理由，就是隨便。」

他不能找出另外方法使這客人動身，他只好仍然來同客人說一點話，免得把那個文稿合的一切弄得稀糟。他同客人談了許多話，客人聽到這些話時，似乎都好好的在心上記一筆賬，預備在另外一個時節同別一個人去說。

第三天，同事與學生的看望，從這些人口裏，聽到了一些教育只許可他們

學會的一些毫無意味的安慰，尤其是那些同事，先從一些別人或自己的謠言，把觀念放到一種可鄙的幼稚的估想上，說出一些就是諷刺也仍然極其拙劣的言語，似乎爲了一種義務，他把一個日子又消磨掉了。

第四天，能夠出到太陽下走走了，學生皆在背後悄悄的指點到他，不必回頭也可以明白這些事情。爲了這種事他只好又回到房中，躺到床上去，他很奇怪爲怎麼同樣的大好天氣，這晒鋪蓋的同事，爲甚麼獨在那一天爬上屋頂。望到屋頂，望到那由於前一天多個人慌張的行動，用鐵器損壞了的窗子，對於生存，他感到不是什麼東西可以填補的空虛。十點鐘時節，一個事務員，帶了一個工人，拿了兩塊玻璃來，鑲補那窗櫺，閉了目躺到床上裝成熟睡的他，聽到工人在房中用鑽割玻璃，又聽到輕輕的敲那玻璃嵌到窗格裏去，到後且輕輕的帶了門走出去了。

上課鐘響了，他想起今天是禮拜六，想起這時節那二十七個年青男女同學，因為課程那一點點關係，在這時節，一定在甬道上或土坪裏花畦邊有想到而且談論到他的人。他坐在桌前，用一頁做文章的稿紙，寫了辭職的字條，心想到縱要活也應當到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去，把做人的累贅減少一點，才能支持得下去。

「朋友多了以後，人是更寂寞了」，這樣寫着給一個長輩的信，回信來了，只說把身體弄得康健一點要緊。

三月。上海。

紳士的太太

我不是寫一個可以用你們石頭打他的婦人，我是爲你們高等人造一面鏡子。

他們的家庭

一個曾經被人用各樣尊敬的稱呼加在名字上面的主人，國會議員，羅漢，豬仔，金剛，後來又是顧問，參議，於是一事不作，成爲有錢的老爺了。

人是讀過書，很幹練的人，在議會時還極其雄強，常常極整厲色的與政敵論辯，一言不合就祭起一個墨盒飛到主席台上去，又常常做一點政治文章到金

剛月刊上去發表，現在還只四十五歲。四十多歲就關門閉戶做紳士，是因為什麼原故，很少有人明白的。

紳士爲了娛悅自己，多數念點佛，學會靜坐，會打太極拳，能談相法，懂鑑賞金石書畫，另外的事情，就是喝一點酒，打打牌。這個紳士是并不把自己生活放在例外的地位上去的，凡是一切壞紳士的德性他都不會缺少。

一棟自置的房子，門外有古槐一株，金紅大門，有上馬石安置在門外邊，（因爲無馬可上，那石頭，成爲小販賣冰糖葫蘆憩息的地方了。）門內有門房，有小黑花哈叭狗，門房手上弄着兩個核桃，又會舞石槌，哈叭狗成天寂寞無事可作，就蹲到門邊看街。房子是兩個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廳裏有柔軟的沙發，有地毯，有寫字台，壁上有名人字畫，紅木長桌上有古董玩器，同時也有打牌用的一切零件東西。太太房中有小小宮燈，有大銅床，高鏡台，細絹長條

的仕女畫，極精緻的大衣櫥。僻處有亂七八糟的衣服，有用不着的舊式洋傘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

紳士有一個年紀不大的妻，有四個聰明伶俐的兒女，妻曾經被人稱讚過為美人，兒女都長得體面乾淨，因為這完全家庭，這主人，培養到這逸樂安全生活中，再無更好的理由拒絕自己的發胖了。

紳士漸漸胖下來，走路時肚子總先走到，坐在家中無話可說時就打呼睡覺，吃東西食量極大，談話時聲音滯呆，太太是習慣了，完全不感覺到這些情形是好笑的。用人則因為凡是有錢的老爺天南地北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也就毫不引起驚訝了。對於紳士發生興味的，只有紳士的兒子，那個第三的，看到爹爹的肚子同那神氣，總要發笑的問，這裏面是些什麼東西。紳士記得蘇東坡故事，就告給兒子，這是滿腹經綸。兒子不明白意思，請太太代為說明，遇

到太太興緻不惡的時節，太太就告給兒子說這是「寶貝」，若脾氣不好，不願意在這些空事情上嘮叨，就大聲喊奶媽，問奶媽爲甚麼儘少爺牙痛，爲甚麼儘少爺頭上長疙瘩。

少爺大一點是懂事多了的，只愛吃零碎，不歡喜談空話，所以做母親的總是歡喜大兒子。大少爺因爲吃零碎太多，長年臉龐黃黃的，見人不歡喜說話，讀書聰明，只是非常愛玩，九歲時就知道坐到桌子邊看牌，十歲就會「挑土」，爲母親拏牌，紳士同到他太太都以爲這小孩將來一定極其有成就。

紳士的太太，爲紳士養了四個兒子，還極其白嫩，保留到女人的美麗，從用人眼睛估計下來，總還不上三十歲。其實三十二歲，因爲結婚是二十多，現在大少爺已經是十歲了。紳士的兒子大的十歲，小的三歲，家裏按照北京做官人家的規矩，每一個小孩請娘姨一人，另外還有車夫，門房，廚子，做針線

的，抹窗子掃地的，一共十一個下人。家裏常常有客來打牌，男女都有，把桌子擺好，人上了桌子，四隻白手爭到在桌上洗牌，抱引小少爺的娘姨就站到客人背後看牌，待到太太說，娘姨，你是看少爺的，怎麼儘跌到這里？這三河縣才像記起了自己職務，把少爺抱出外面大街，看送喪事人家大塊頭吹哨哪打鼓打鑼去了。引少爺的娘姨，廚子娘姨，雖不必站在桌邊看誰輸贏，總而言之知道到了晚上，汽車包車把客人接走以後，太太是要把人喊在一處，爲這些下等人分派賞號的。得了賞號這些人就按照身分，把錢用到各方面去，廚子照例也歡喜打一點牌，門房能夠喝酒，車夫有女人，娘姨們各個還有瘦瘦的挨餓的兒子，同到一事不作的丈夫，留在鄉下，靠到得錢吃餅過日子。太太有時輸了，不大高興，大家就不做聲，不敢討論到這數目，也不敢在這數目上作那種荒唐打算，因爲若是第二次太太又輸，手氣壞，這賞號分給用人的，不是錢，

將只是一些辱罵了。實在說來使主人生氣的事情也太多了，這些真是完全吃閒飯的東西，一天什麼事也不作，什麼也不能弄得清楚，這樣人多，還是胡胡塗塗，有客來了，喊人擺桌子也找不到，每一個人又都懂得到分錢，不忘記伸手。太太是常常這樣生氣罵人的，用人從不會接嘴應聲，人人皆明白罵一會兒，回頭不是客來就是太太到別處去做客，太太事情多，不會罵得很久，並且不是輸了很多的錢也不會使太太生氣，所以每個下人都懂得做下人的規矩，對於太太非常恭敬。

太太是很愛兒子的，小孩子哭了病了，一面打電話請醫生，一面就罵娘姨，因為一個娘姨若照料得盡職，像自己兒子一樣，照例小孩子是不大應當害病愛哭的。可是做母親的除了有時把幾個小孩子打扮得齊全，引帶小孩子上公園吃點心看花以外，自己小孩子是不常同母親接近的。另外時節母親事情都像

太多了，母親常常有客，常常做客，平時又有許多機會同紳士吵嘴抖氣，小孩子看到母親這樣子，好像也不大願意親近這母親了。有時頂小的少爺，一定得跟到母親做客，總得太太裝成生氣的樣子罵人，於是娘姨才能把少爺抱走。

紳士爲什麼也缺少這含養，一定得同太太吵鬧給下人懂到這習慣？是并不溢出平常紳士家庭組織以外的理由。一點點錢，一次做客不會添製新衣，更多次數的，是一種紳士們總不缺少曖昧行爲，太太從紳士的馬褂袋子裏發現了一條女人用的小小手巾，從朋友處聽到了點謠言，從娘姨告訴中知道了些秘密，從汽車夫處知道了些秘密，或者，一直到了牀上，發現了什麼，都得在一個機會中把事情擴大，於是罵一陣，嚷一陣，有眼睛的就流眼淚，有善於說謊賭咒的口的也就分辯，發誓，於是本來預備出去做客也就不去了，本來預備睡覺也睡不成了。哭了一會的太太，若是不甘示弱，或遇到紳士恰恰有別的事情

在心上，不能採取最好的手段賠禮，太太就一人出去到別的人家做客去了，紳士羞慚在心，又不無小小憤怒，也就不即過問太太的去處。生了氣的太太，還是過相熟的親戚家打牌，因為有牌在手上，縱有氣，也不是對於人的氣了。過一天，或者吵鬧是白天，到了晚上，紳士一定各處熟人家打電話，問太太在不在。有時太太記得到這行為，正義在自己身邊，不願意諱和，就總預先囑咐那家主人，告給紳士并不在這裡。有時則雖囑咐了主人，遇到公館來電話時，主人知道是紳士想講和了，總仍然告給了太太的所在地方，於是到後紳士就來了，裝作毫無其事的神氣，問太太輸贏，若旁人說贏了，紳士不必多說什麼，只站在身後看牌，到滿圈，紳士一定就把太太接回家了。若聽到人說輸了呢，紳士懂得自己應做的事，是從皮包裏甩一百八十的票子，一面放到太太跟前，一面挽了袖子自告奮勇，為太太扳本。既然加了股份，太太已經願意講

和，且當到主人面子，不好太不近人情，自然站起來讓坐給紳士。紳士見有了轉機，雖很歡喜的把大屁股貼到太太坐得熱巴巴的椅子上去，仍然不忘記說「莫走莫走，我要你幫忙，不然這些太太們要欺騙我這近視眼！」那種十分得體的趣話，主人也彷彿很懂事，聽到這些話總是打哈哈笑，太太再不好意思走開，到滿圈，兩夫婦也仍然就回家了。遇到各處電話打過，太太的行動還不明白時節，主人照例問汽車夫，照例汽車夫受過太太的吩咐，只說太太並不讓他知道去處，是要他送到市場就下了車的。紳士於是就坐了汽車各家去找尋太太。每到一個熟人的家裏，那家公館裏僕人，都不以為奇怪，公館中主人，姨太太，都是自己才講和不久，也懂得這些事情，男主人照例袒護紳士，女主人照例袒護太太，同這紳士來談話。走到第二家，第三家，有時是第七家，太太才找着。有時找了一會，紳士新的氣憤在心上慢慢滋長，不願意再跑路了，吼

着要回家，（或索性到那使太太出走的什麼家中去玩了一盞，）回到家中躺在柔軟的大椅上吸烟打盹，這方面一堅持，太太那方面看看無消息，有點軟弱惶恐了，或者就使那家主人打電話回家來，作為第三者轉圜，使紳士來接，或者由女主人伴送太太回家，且用着所有紳士們太太的權利，當到太太把紳士教訓了一頓。紳士雖不大高興，既然見到太太歸來了，而且伴回來的又正說不定就是在另一時方便中也開了些無害於事的玩笑過的女人，到這時節，利用到機會，把太太支使走開，主客相對會心的一笑，大而肥厚的柔軟多脂的手掌，把和事老小小的善於攪牌也善於做別的有趣行為的手捏定，用人不在客廳，一個有教養的紳士，總得對於特意來做和事老的人有所答謝，一面無聲的最謹慎的做了些使和事老忍不着笑的行為，一面又柔聲的喊着太太的小名，用「有客在怎麼不出來」這一類正義相責，太太本來就先服了輸，這時又正當到來客，

再不好堅持，就出來了。走出來了，談了一些空話，因為有了一主一客，只須再來兩個就是一桌，紳士望到客人做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趕忙去打電話邀人，坐在家裏發悶的女人正多，自然不到半點鐘，這一家的客廳裏又有四隻潔白的手同幾個放光的鑽戒在桌上唏哩嘩喇亂着了。

關於這家庭戰爭，由太太這一面過失而起釁，由太太這一面錯誤來出發，這事是不是也有過？也有過。不過男子到底是男子，一個紳士，學會了別的時候以前先就學會了對這方面的讓步，所以除了有時無可如何才把這一手拏出來抵制太太，平常時節是總以避免這衝突為是的。因為紳士明白每一個紳士太太，都在一種習慣下，養成了一種趣味，這趣味有些人家是在相互默契情形下維持到和平的，有些人家又因此使紳士得了自由的機會，總而言之太太們這種好奇的趣味，是可以使紳士階級把一些友誼僚誼更堅固起來的，因這事實紳士

們裝裝啞過着和平恬靜的日子，也就大有其人了。這紳士太太，是缺少這樣把柄給丈夫掣到，所以這太太比其餘公館的太太更使紳士尊敬畏懼了。

另外一個紳士的家庭

因為做客，紳士太太做到西城一個熟人家中去。

也是一個紳士，有姨太太三位，兒女成羣，大女兒在大學念書，小女兒在小學念書，有錢有勢，兒子才從美國回來，即刻就要去新京教育部做事。紳士太太一到這人家，無論如何也有牌打，因為沒有客這個家中也總是一桌牌。小姐從學校放學回來，爭着為母親替手，大少爺還在候船，也常常站到庶母後面，間或把手從隙處插過去，搶去一張牌，大聲的吼着，把牌擲到桌上去。紳士是因爲瘋癱，躺在藤椅上哼，到晚飯上桌時，才扶到桌邊來吃飯的。紳士太

太太是到這樣一個人家來打牌的。

到了那里，看到攤子，用自己兒女的口氣，同那個廢物說話，

「伯伯這幾天不舒服一點嗎？」

「好多了。謝謝你們那個橘子。」

「送小孩子的東西也要謝嗎？伯伯吃不得酸的，我那里有人從上海帶來的外國蘋果，明天要人送點來。」

「不要送，我吃不得。××近來忙，都不過來。」

「成天同和尚來往。」

「和尚也有好的，會畫會詩，談話風雅，很難得。」

自己的一個姨太太就笑了，因為她就同一個和尚有點熟。這太太是不談詩畫不講風雅的，她只覺得和尚當真也有好人，很可以無拘束的談一些話。

那從美利堅得過學位的大少爺，一個基督教徒，就說，

「和尚都該殺。」

紳士把眼睛一睜，很不平了，

「怎麼，亂說！佛同基督有什麼不同嗎？不是都要渡世救人嗎？」

少爺記起父親是廢物了，耶穌是憐憫老人的，取了調和妥協的神氣，「我說和尚不說佛。」

姨太太A說，「我不知道你們男人爲甚麼都恨和尚。」

這少爺正想回話，聽到外面客廳一角有電話鈴響，就奔到那角上接電話去了。這里來客這位紳士太太就說，「伯伯媳婦怎麼樣？」廢物不作聲，望到大小姐，因爲大小姐在一點鐘以前還才同爹爹吵過嘴。大小姐笑了。大小姐想到這件事，就笑了。

姨太太B說，「看到相片了，我們同大小姐到他房裏翻出相片同信，大小姐讀過笑得要不得。還有一個小小頭髮結子，不知是誰留下的，還有……」

姨太太C不知爲什麼紅了臉，借故走出去了。

大小姐追出去，「三孃，嬖嬖來了，我們打牌！」

紳士太太也追出去，走到廊下，趕上大小姐，「慢走，我同你說。」

大小姐似乎懂得所說的意思了，要紳士太太走過那大丁香樹下去。兩人坐到那小小綠色藤椅上去，兩人互相望着對方白白的臉同黑黑的眼珠子，大小姐笑了，紅臉了，伸手把紳士太太的手捏定了。

「嬖嬖，莫逼我好吧。」

「逼你甚麼？你這丫頭，那麼聰明，你昨天裝得使我認不出是誰了。我問你，到過那里幾回了？」

「嬸嬸你到過幾回？」

「我問你！」

「只到過三次，萬千莫告給爹爹！」

「我先想不到是你。」

「我也不知道是嬸嬸。」

「輸了贏了？」

「輸了不多。姨姨輸二千七百，把戒子也換了，瞞到爹爹。」

「幾姨？」

「就是三姨。」

二姨正在院中尖聲喚大小姐，到後聽到這邊有人說話，也走到了香花做成
的花牆後面來了。見到了大小姐同紳士太太，就說，「請上桌子，擺好了。」

紳士太太說，「三孃，你手氣不好，怎麼輸很多錢。」

這婦人爲妓女出身，會做媚笑，就對大小姐笑，好像說大小姐不該把這事告給外人。但這姨太太一望也就知道紳士太太不是外人了，所以說，「××去不得，一去就輸，還是大小姐好。」又問，「太太你常到那里？」紳士太太就搖頭，因爲她到那里是并不爲賭錢的，只是監察到紳士丈夫，這事不能同姨太太說，不能同大小姐說，所以含混過去了。

他們記起牌已擺上桌了，從花下左邊小廊走回內廳，見到大少爺在電話旁擊着耳機，說洋話，疙疙瘩瘩，大小姐聽得懂是同女人說的話，就嘻嘻的笑，兩個婦人皆莫名其妙，也好笑。

四個人嘩喇嘩喇洗牌，分配好了籌碼，每人身邊一個小紅木茶几，上面擺紙烟，擺細料蓋碗，泡好新毛尖茶，另外是小磁盤子，放得有切成小片的美國

桔子。四個人是主人紳士太太，客人紳士太太，姨太太B，大小姐。另外有人各人背後站站，誰家和了就很伶俐的伸出白白的手去討錢，是「做夢」的姨太太C。廢人因爲不甘寂寞，要把所坐的活動椅子推出來，到廳子一端，一面讓姨太太A搥背，一面同打牌人談話。

大少爺打完電話，穿了洋服從廳旁過身，聽到牌聲洗得熱鬧，本來預備出去有事情，也在牌桌邊站定了。

「你們大學生也打牌！」

「爲甚麼不能夠陪媽陪嬸嬸？」

客人紳士太太就問大少爺，「春哥，外國有牌打沒有？」

主人紳士太太笑了，「豈止有牌打，我們這位少爺還到美國做教師，那些洋人送他十塊錢一點鐘，要他指點！」

「當真是這樣我將來也到美國去。」

大小姐說：「要去等我畢業了，我同嬌嬌一路去。我們可以……慢點慢點，一百二十副。媽你爲甚麼不早打這張麻雀，我望這麻雀望了老半天了，哈哈，一百二！」說了，女人把牌放在嘴邊親了那麼一下，表示這天索同自己的感情。

母親像是不服氣樣子，找別的岔子，「玉玉，怎麼一個姑娘家那麼野？」大小姐不做聲，因爲大少爺捏着她的膀子，要代一個莊，大小姐就嚷，「不行不行，人家才第一個上莊！」

大少爺到後坐到母親位置上去，很熱心的洗着牌，很熱心的叫骰子，和了一牌四十副，才哼着美國學生所唱的歌走去了。

這一場牌一直打到晚上，到後又來了別的一個太太，二姨太讓出了缺，仍

然是五個人打下去。到晚飯時許多鷄鴨同許多精緻小菜擺上了桌子，在非常光亮的電燈下，打牌人皆不必掉換位置，就仍然在原來座位上吃晚飯。廢人也攏攏來了，問這個那個的輸贏，吃了很多的魚肉，添了三次白飯，還說近來廚子所做的菜總是不大合口味，因為在一鉢雞中發現了一隻雞腳沒有把外皮剝去，就叫廚子來，罵了一些吃冤枉飯的太人們照例罵人的話，說是怎麼這東西還能給人吃，要把那雞收回去，廚子把一個大磁盆擎回到灶房，看看所有的好肉已經吃盡，也就不說什麼話，回頭上房喊再來點湯，於是又在那煨雞鍋裏舀了一盆清湯送上了去。

吃過了晚飯，晚上的時間覺得尙長，大小姐明早八點鐘就得到學校去上課，做母親的把這個話提出來，在客人面前不大好意思同母親作對。於是退了一位，讓姨太太C來補缺，四人重新上了場，不過大小姐站到母親身後不動，一

遇到有牌應當上手時，總忽然出人意外的飛快的把手從母親肩上伸到桌中去，取着優美的姿勢，把牌用手一摸，看也不看，噓的一聲又把牌擲到桌心去。母親因為這代勞的無法拒絕，到後就只有讓位了。

八點了，二少爺三小姐三少爺不忘記姐姐日裏所答應的東道，選好了××主演的媽媽趣史電影，要大小姐陪到去做主人。恰恰一個大三元爲姨太太C搶去單吊，非常生氣，不願意再打，就伴同一羣弟妹坐了自己汽車到××去看影戲去了，主人紳士太太仍然又上了桌子。

大少爺回來時，廢物已回到臥房去睡覺去了。大少爺站到姨太太C身後看牌，看了一會，走去了。姨太太C到後把牌讓姨太太B打，說要有一點事，也就走去了。

於是客人紳士太太一面砌牌一面說，「伯母，你真有福氣。」

主人紳士太太說，「吵鬧極了，都像小孩子。」

另外來客也有五個小孩，就說「把他們都趕到學校去也好，我有三個是兩個禮拜才許他們回來一次的。」這個婦人却料不到那個大兒子每星期到××飯店跳舞兩次，

「家裏人多也好點。」

「我們大少爺過幾天就要去南京，做什麼『邊事』，不知邊些什麼。」

「有幾百一個月。」

「聽說有三百三，三百三他那裏夠，好的是也可以找錢，不要老子養他了。」

「他們都說美國回來好，將來大小姐也應當去。」

「她說她不去美國，要去就去法國。法國女人就只會妝扮，這丫頭愛

好。」

輪到紳士太太，做夢賦閑了，站到紅家身後看了一會，又站到寤家身後看了一會，吃了些糖松子兒，又喝了口熱茶，想出去方便一下，就從客廳出去，過東邊小院子。過圓門。過長廊。那邊偏院辛夷樹開得花朵動人，在月光裏把影子通通映在地下，非常有趣味。辛夷樹那邊是大少爺的書房，聽到有人說話，引起了一點好奇的童心，就走過那邊窗下去，只聽到一個極其熟習的女人笑聲，又聽到說話，聲音很小，像在某一種情形下有所爭持。

「小心一點，……」

「你莫把手攏着，我就……」

聽了一會，紳士太太忽然明白這裏是不適宜於站立的地方，臉上覺得發燒，悄悄的又走回到前面大院子來，月亮挂到天上，有極小的風吹送花香，內

廳裏不知是誰一個大牌和下了，只聽到主客的喜笑與攪牌的熱鬧聲音，紳士太太想起了家裏的老爺，忽然不高興再在這裏打牌了。

聽到裏面喊了頭，知道是在找人了，就進到內廳去，一句話不說，鑽到主人紳士太太的空座上去補缺，兩隻手皆放到牌裏去亂合。

不到一會兒，姨太太O來了，悄靜無聲的，極其矜持的，站到另外那個紳士太太背後，把手攔到椅子靠背上，看大家發牌。

另外一個紳士太太，一面打下一張筒子，一面鼻子縐着，說，「三姨，你真是使人要笑你，怎麼晚上也擦得一身這樣香。」

姨太太O不做聲，微微的笑着，又走到客人紳士太太背後去。紳士太太回頭去看姨太太O，這女人就笑，問贏了多少。紳士太太忽然懂到爲甚麼這人的身上有濃烈的香味了，把牌也打錯張了。

紳士太太說，「外面月亮真好，我們打完這一牌，滿圈了，出去看月亮。」

姨太太C似乎從這話中懂得一些事情，用齒咬着自己的紅紅嘴唇，離開了牌桌，默默的坐到較暗的一個沙發上，把自己隱藏到深軟的靠背後去了。

一點新的事情

XX公館大少爺到東皇城根紳士家來看主人，主人不在家，紳士太太把來客讓到客廳裏新置大椅上去。

「昨天我以爲嬌嬌會住到我家裏的，怎麼又不打通夜？」

「我恐怕我們家裏小孩子發燒要照應。」

「我還想打四圈，那曉得嬌嬌贏了幾個就走了。」

「那裏，你不去南京，我們明天又打。」

「今天就去也行，三姨總是一角。」

「三姨同……」紳士太太忽然說滑了口，把所要說的話都融在一個驚訝中，她望到這個整潔溫雅的年青人呆着，兩人互相皆爲這一句話不能繼續開口了。年青人狼狽到無所措置，低下了頭去。

過了一會大少爺發現了屋角的一具鋼琴，得到了救濟，就走過去用手按琴鍵，發出高低的散音。小孩子聽到琴聲，手拖娘姨來到客廳裏，看奏琴，紳士太太把小孩子抱在手裏，叫娘姨削幾個梨子同蘋菓拏來，大少爺不敢問紳士太太，只逗着小孩，要孩子唱歌。

到後兩人坐了汽車又到××廢物公館去了，在車上，紳士太太，很悔自己的失言，因爲自己也還是年青人，對於這些事情，在一個二十六七歲的晚輩面

前，做長輩的總是爲一些屬於生理上的種種，不能擊出長輩樣子，這體面的年青人，則同樣也因爲這嬌嬌是年青女人，對於這曖昧情形有所窘迫，也感到無話可說了。車到半途，大少爺說，「嬌嬌，莫聽他們謠言。」紳士太太就說，「你們年青人小心一點。」仍然不忘記那從窗下聽來的一句話，紳士太太把這話說完時，自己覺得臉上發燒得很，因爲兩個人是并排坐得那麼近，身體的溫皆互相感到，年青人，則從紳士太太方面的紅臉，起了一種誤會，他那聰明處到這時彷彿起了一個新的合理的注意，而且這注意也覺得正是救濟自己一種方法，到了公館，下車時，先走下去，伸手到車中，一隻手也有意那麼遞過來，於是輕輕的一握，下了車，兩人皆若爲自己行爲，感到了一個憧憬的展開擴大，互相會心的交換了一個微笑。

到了廢物家，大少爺消失了，不到一會又同三孃出現了。紳士太太覺得這

三孃今天特別對他親切，在桌邊站立，拏烟拏茶剝菓殼兒，兩人望到時，就似乎有些要說而不必用口說出的話，從眼睛中流到對方心裏去，紳士太太感到自己要做一個好人，要爲人包瞞打算，要爲人想法成全，要盡一些長輩所能盡的義務：這是爲甚麼？因爲從三孃的目光裏，似乎得到一種極其誠懇的信任，這婦人，已經不能對於這件事不負責任了。

大小姐已經上坤範女子大學念書去了，少爺們也上學了，今天請了有兩個另外的來客，所以三孃不上場，到紳士太太休息時，三孃就邀紳士太太到房裏去，看新買的湘繡。兩人剛走過院子，望見偏院裏辛夷，開得如紅火，一六樹花燦爛奪目，兩人皆不知忌諱走到樹下去看花。

「昨夜裏月光下這花更美。」紳士太太在心上說着，微微的笑。

「我想不到還有人來看花！」姨太太也這樣想着，微微的笑。

書房裏大少爺聽到有人走路聲音，忙問是誰。

紳士太太說，「××，不出去麼？」

「是嬌嬌嗎？請進來坐坐。」

「太太就進去看看，他很有些好看的畫片。」

於是兩個婦人就進到這大少爺書房了，一個并不十分闊大的臥室，四壁裱得極新，小小的銅床，小小的桌子，四面皆是書架，堆滿了洋書，紅綠面子，印金字，大小不一，似乎才加以整理的神情，稍稍顯得凌亂。床頭一個花梨木櫃裏，放了些女人用的香料，一個高腳維多利亞式話匣子，上面一大冊安置唱片的本子，本子上面一個橘子，橘子邊旁一個烟斗。大少爺正在整理一個像小鐘一類東西，那東西就擱到窗前桌上。

「有什麼用處？」

「無線電盒子，最新從美國帶回的，能夠聽上海的唱歌。」

「太太，大少爺帶得一個小鬧表，很有趣味。」

「哎呀，這樣小，值幾百？」

「一百多塊美金，嬌嬌歡喜就送嬌嬌。」

「這怎麼好意思，你只買得這樣一個，我怎麼好拏。」

「不要緊，嬌嬌拏去玩，還有一個小盒子，這種表只有美國一家專利，若是壞了，拏到中央表店去修理，不必花錢，因為世界凡是代賣這鐘表公司出品的都可以修理。」

「你留到自己玩罷，我那邊小孩子多，掉到地下也可惜。」

「嬌嬌真是當做外人。」

紳士太太無話可說。因為姨太太C已經把那個錶放到紳士太太手心裏，不

許她再說話了。這女人，把人情接受了，望一望全房情景，像是在信任方面要說一句話，就表示大家可以開誠布公作商量了，就悄悄的說道：

「三孃，你聽我說一句話，家裏人多了，凡事也小心一點。」

三孃望到大少爺笑，「我們感謝太太，我們不會忘記太太對我們的好處。」大少爺，這美貌有福的年輕人，無話可說，正翻看到一本日日放在床頭的英文聖經，不做聲，臉兒發着燒，越顯得嬌滴滴紅白可愛，忽然站起來，對紳士太太作了三個揖，態度非常誠懇，用一個演劇家扮演哈孟雷特青年的姿勢，把紳士太太的左手拖着，極其激動的向紳士太太說道：

「嬌嬌的關心地方，我不會忘記到腦背後。」

紳士太太右手捏着那鈕扣大的小表，左手被人拖着，也不缺少一個劇中人物的風度，謙虛的而又溫和的說，「小孩子，知道嬌嬌不是妨礙你們年青人事

情就行了，我爲你們耽心！我問你，什麼時候過南京有船？」

「我不想去，並不是沒有船。」

「母親也瞞到？」

「母親只知道我不想去，不知道爲什麼事情，她也不願意我就走，所以幫同瞞到老癱子說是船受檢查，極不方便。」

紳士太太望望這年青姪兒，又望望年青的姨太太C，笑了，「真是一對玉合子。」

三嬢不好意思，也哧的笑了。「太太，今夜去××試試賭運，他們那裏主人還會做很好的點心，特別製的，不知嘗過沒有？」

「我不歡喜大數目，一百兩百又好像拏不出手——××，美國有賭博的？」

「法國美國都有，我不知道這裏近來也有了，以前我不聽到說過。嬌嬌也熟習那個嗎？」

「我是悄悄的去看看你的叔叔，我裝得像媽子那樣帶一副墨眼鏡，誰也不認識，有一次我站到我們胖子桌對面，他也看不出是我。」

「三嬢今天晚上我們去看看，嬌嬌莫打牌了。假裝有事要回去，我們一道去。」

姨太太C也這樣說，「我們一道去。到那裏去我告給太太巧方法扎七。」事情就是這樣定妥了。

到了晚上約莫八點左右，紳士太太不願打牌了，同廢物談了一會話，邀三嬢送她回去，大少爺正有事想過東城，搭乘了紳士太太的汽車，三人一道兒走。汽車過長安街，一直走，到哈德門大街了，再一直走，汽車夫懂事，把車

向右轉，因為計算今天又可以得十塊錢特別賞賜，所以樂極了，把車也開快許多了。

三人到××，留在一個特別室中喝茶休息，預備吃特製點心，三姨太太悄悄同太爺說了幾句話，撲了一會粉，對穿衣鏡整理了一會頭髮，說點心一時不會做來，先要去試試氣運，拏了皮篋想走。

紳士太太說，「三姨你就慌到輸！」

大少爺說，「三姨是不怕輸的，頂爽利，莫把皮篋也換籌碼輸去才好。」

姨太太C走下樓去後，小房中只剩下兩個人。兩人說了一會空話，年青人記起了日裏的事情，記起同姨太太C商量得很好了的事情，感到游移不定，點心送來了。

「嬉嬉吃一杯酒好不好？」

「不吃酒。」

「吃一小杯。」

「那就吃甜的。」

「三孃也總是歡喜甜酒。」

當差的擎酒去了，因為一個方便，大少爺走到紳士太太身後去取烟，把手觸了她的肩。在那方，明白這是有意，感到可笑，也仍然感到小小動搖，因為這貴人記起日裏在車上的情形，且記起昨天晚上在窗下竊聽的情形，顯得拘束，又顯得煩懣了，就說，

「我要回去，你們在這裏罷。」

「爲甚麼忙？」

「爲甚麼我到這裏來？」

「我同嬸嬸要說一句話，又怕罵。」

「甚麼話？」

「嬸嬸樣子像翠雪芳。」

「說瞎話，我是戲子嗎？」

「是三嬢說的，說美得很。」

「三嬢頂會說空話，」雖然這麼答着，側面正是一個鏡台，這紳士太太，不知不覺把臉一側，望到鏡中自己的白臉長眉，溫和的笑了。

男子低聲的蘊籍的笑着，半天不說話。

紳士太太忽然想到了什麼的神情，對着了大少爺，「我不懂你們年青人做些什麼鬼計。」

「嬸嬸是我們的恩人，我……」那隻手，取了攻勢，伸過去時，受了阻

礙。

女人聽這話不對頭，見來勢不雅，正想生氣，站在長輩身分上教訓這年青人一頓，拏酒的廝役已經在門外輕輕的啄門，兩人距離忽然又遠了。

把點心吃完，到後兩人用小起花高脚玻璃盃子，吃甜味桔子酒。三姨太太回來了，把皮篋擲到桌上，坐到床邊去。

紳士太太問，「輸了多少？」

三姨不作答，拏起皮篋歡歡喜喜掏出那小小的精巧紅色牙骨籌碼數着，一面做報告，一五一十，除開本，贏了五百三。

「我應當分三成，因為不是我陪你們來，你一定還要輸。」紳士太太當笑話說着。

大少爺就附和到這話說，「當真嬌嬌應當有一半，你們就用這個做本，兩

人合份，到後再結算。」

「全歸太太也不要緊，我們下樓去，現在熱鬧了點，張家大姑娘同到張七老爺都來了，×總理的三小姐也在場，五次輸一千五，驕傲極了，越輸人越好看。」

「我可不下去，我不歡喜使她知道我在這里賭錢。」

「大少爺？」

「我也不去，我陪嬌嬌坐坐，三嬢你去罷，到十一點我們回去。」

「……莫走！」

……

回到家中，皮篋中多了一個小錶，多了四百塊錢，見到老爺在客廳中沙發上打盹，就罵用人，爲甚麼不喊老爺去睡。當差的就說，才有客到這里談話剛

走不久，問老爺睡不睡覺，說還要讀一點書，等太太回來再叫，他所以不敢喊叫。紳士見到太太回了家，大聲的叱娘姨，驚醒了。

「回來了，太太！到什麼人家打牌？」

紳士太太裝成生氣的樣子，就說，「運氣壞極了，又輸一百五。」

紳士正恐怕太太追問到別的事，或者從別的地方探聽到了關於他的消息，賊人心虛，看到太太那神氣，知道可以用錢調和了，就告給紳士太太明天可以還賬，且安慰太太，輸不要緊，又同太太談各個熟人太太的牌術和那屬於打牌的品德，這貴人日裏還才到一個飯店裏同一個女人鬼混過一次，待到太太問他白天做些什麼事時，他就說到佛學會念經，因為今天是開化老和尚講楞嚴日子。若是往日，紳士太太一定得詐紳士一陣，不是說楊老太太到過佛學會，就是說聽說開化和尚已經上天津，紳士照例也就得做戲一樣，賭一個小咒，事情

才能和平了結，解衣上床。今晚上因為贏了錢，且得了一個小小金錶，自己又正說著謊話，所以也就不再追究談楞嚴談到第幾章那類事了。

兩人回到臥室，太太把皮篋子收到自己小小的保險箱裏去，紳士作為毫不注意的神氣，一面彎腰低頭解鬆綁褲管的帶子，一面低聲的摹仿梅畹華老板的天女散花搖板，用節奏調和到呼吸。

到後把汗衣剝下，那個滿腹經綸的尊貴肚子因為換衣的原因，在太太眼下，用着驕傲凌人的態度，挺然展露於燈光下，暗赭色的下垂的大肚，中縫一行長長的柔軟的黑毛，刺目的呈一程圖案調子，太太從這方面得到了一個聯想，告紳士，今天西城××公館才從美國回來不久的大少爺來看過他，不久就得過南京去。

紳士點點頭，「這是一個得過哲學碩士的有作爲的年青人，廢物有這樣一

個兒子，自己將來不出山，也就不妨事了。」

紳士太太想到別的事情，就笑，這時也已經把袍子脫去，夾襖脫去，鞋襪脫去，站在床邊，對鏡用首巾包頭，預備上床了。紳士從太太高碩微胖的身材上，在心上展開了一幅美人出浴圖，且嘩嘩的隔房浴室便桶的流水聲，也彷彿是日裏的浴室情景，就用鼻音做出窸聲，告太太小心不要招涼。

更新的事情

約有三天後，××祕密聚樂部的小房子裏又有這三個人在吃點心，那三姨又贏了三百多塊錢，分給了紳士太太一半。這次紳士太太可在場了，先是輸了一些，到後大少爺把嬉嬉邀上樓去，姨太太O不到一會兒就追上來，說是天紅得到五百，把所輸的收回，反贏三百多，紳士太太同大少爺除了稱讚運氣，并

不說及其他事情。

紳士太太對於他們的事更顯得關切，到廢物公館時，總借故到姨太太C房中去盤旋，打牌人多，也總是同三孃合手，兩股均分，輸贏各半。

星期日另外一個人家客廳裏紅木小方桌旁，有西城××公館大小姐，有紳士太太，大小姐不明奧妙，問紳士太太，知不知道三孃近來的手氣。

「嬌嬌不知道麼？我聽人說她輸了五百。」

「輸五百嗎？我一點不明白。」

「我聽人說的，她們看到她輸。」

「我不相信，三孃太聰明了，心眼玲瓏，最會看風色，我以為她扳了本。」

大小姐因為抓牌就不說話了，紳士太太記到這個話，雖然當真不大相信，

可是對於那兩次事情，有點小小懷疑起來了。到後新來了兩個客，主人提議再拼成一桌，紳士太太，主張把三嬢接來。電話說不來，有小事，今天少陪了，紳士太太要把耳機接線拏過身邊來，捏了話機，用着動情的親暱調子，

「三嬢，快來，我在這里！」

那邊說了一句什麼話，這邊就說，「好好，你來，我們打過四圈再說。」說是有事的姨太太C，得到紳士太太的囑咐，仍然答應就來了，四個人皆拏這事情當笑話說着，但都不明白這友誼的基礎建築到些什麼關係上面。

不到一會三嬢的汽車就在這人家公館大門邊停住了，客來了，桌子擺在小客廳，三嬢不即去，就來在紳士太太身後。

「太太贏了，我們仍然平分，好不好？」

「好，你去罷，人家等得太久，張三太太快要生氣了。」

三嬢去後大小姐問紳士太太，

「這幾天嬾嬾同三嬢到什麼地方打牌。」

紳士太太搖頭喊，「五萬碰，不要忙！」

休息時三嬢扯了紳士太太，走到廊下去，悄悄的告她，大少爺要請太太到

××去吃飯。紳士太太記起了大小姐先前說的話，問姨太太，

「三嬢，你這幾天又到××去過嗎？」

「那里，我這兩天門都不出。」

「我聽誰說你輸了些錢。」

「什麼人說的？」

「沒有這回事就沒有這回事，我好像聽誰提到。」

三嬢把小小美麗嘴唇抿了一會，莞爾而笑，拍着紳士太太肩膀，「太太，

我謊你，我又到過××，稍稍輸了一點小數目。我猜這一定是宋太太說的。」

紳士太太本來聽到三孃說不會到過××，以爲這是大小姐或者明白她們贏了錢，故有意探詢，也就罷了。誰知姨太太○又說當真到過，這不是謊話的謊話，使她不能不對於前兩天的賭博生出疑心了。她這時因爲不好同三孃說破，以爲另外可去問問大少爺，就忙爲解釋，說是聽人說過，也記不起是誰了。她們到後都換了一個談話方向，改口說到花，一樹迎春顏色黃澄澄地像碎金綴在枝頭上，在晚風中搖擺，姿態絕美，三孃爲折了一小枝來替紳士太太插到衣襟上去，

「太太，你真是美人，我一看到你，就好像自己會嫌自己骯髒卑俗。」

「你太會說話了，我是中年人了，那里敵得過你們年青太太們。」

到了晚上，兩人借故有事要走，把兩桌牌拼成一桌，大小姐似乎稍稍奇怪

，然而這也管不了許多，這位小姐是對於牌的感情太好了，依舊上了桌子摸風，這兩人就坐了汽車到××飯店去了。××飯店那方面，大少爺早在那里等候了許久，人來了，極其歡喜，三孃把大少爺扯到身邊，咬着耳朵說了兩句話，大少爺望到紳士太太只點頭微笑，兩個人不久就走到隔壁房間去了。房裏剩下紳士太太一個人，襟邊的黃花掉落到地下，因為拾花，想起了日裏三孃的稱譽，回頭去照鏡子，照了好一會，又用手抹着自己頭上光光的柔軟的頭髮，顧影自憐，這女人稍稍覺得有點煩惱，從生理方面有一些意識模糊的反抗，想站起身來走過去，看兩個人在商量些什麼事情。

推開那門，見到大少爺坐在大椅上，三孃坐大少爺腿上，把頭聚在一處，蜜蜜的接着吻。紳士太太不待說話，心中起着驚訝，就縮回來了，仍然坐到現處，就聽到兩人在隔壁的笑聲，且聽到接吻嘴唇離開時的聲音。三孃走過房中

來了，一隻手藏在身後，一隻手伏在紳士太太肩上，悄悄的說，

「太太，要我看前回所說那個東西沒有？」

「你怎麼當真？」

「不是說笑話。」

「真是醜事情。」

三姨不再作聲，把藏在身後那隻手所擎的一個摺子放到紳士太太面前，翻開了第一頁。於是第二頁，第三頁，……兩人相對低笑，大少爺，輕腳輕手，已經走到背後站定許久了。

……

回家去，紳士太太向紳士說頭痛不舒服，要紳士到書房去睡。

一年以後

紳士太太爲紳士生養了第五個少爺，寄拜給廢物三姨太太作乾兒子，三姨太太送了許多禮物給小孩，紳士家請酒，客廳臥房皆擺了牌，小孩子們皆穿了新衣服，由娘姨帶領，來到這里做客。紳士家一面舉行湯餅宴，一面接親家母過門，頭一天是女客，廢物不甘寂寞也接過來了。廢物在客廳裏一角，躺在那由公館抬來的轎椅中，一面聽太太們打牌嚷笑，一面同紳士談天，講到佛學中的果報，以及一切古今事情，按照一個紳士身分，採取了一個廢人的感想，對於人心世道，莫不有所議及。紳士同廢人說一陣，又各處走去，周旋到婦人間，這里看看，那里玩玩，院子中小客人哭了，就嘆氣，大聲喊娘姨，叫取菓子糖來款待小客人。因爲女主人不大方便，不能出外走動，乾媽收拾得娘姨婷

醇，風流俏俊，代行主人的職務，也像紳士一樣忙着一切。

到了晚上，客人散盡，娘姨把各房間打掃收拾清楚，紳士走到太太房中去，忙了一整天，有點疲倦了，就坐到太太床邊，低低的嘆了一聲氣。看到桌上一些紅綠禮物，看到乾媽送來的大金鎖同金壽星，想起那婦人飄逸風度，非常憐惜似的同太太說，

「今天乾媽真累了，忙了一天！」

紳士太太不做聲，要紳士輕說點，莫驚吵了後房的小孩。

似乎因爲是最幼的孩子，這孩子使母親特別關心，雖然請得有一個奶娘，孩子的床就安置在自己房後小間，紳士也極其愛悅這小小生命的嫩芽。正像是因爲這小孩的存在，母親同父親互相也都不大歡喜在小事上尋隙縫吵鬧，家庭也變成非常和平了。

因為這孩子是西城××公館三姨太太的乾兒子，從此以後三姨有一個最好的理由來到東城紳士公館了。因這貴人的過從，從此以後紳士也常常有理由同自己太太討論到這乾親家母的爲人了。

有一天，紳士從別處得到了一個消息，拏來告給了太太。

「我聽到人說西城××公館的大少爺，有人做媒。」

太太略略驚訝，注意的問，「是誰？」

兩人在這件事情上說了一陣，紳士也不去注意到太太的神氣，不知爲甚麼，因爲談到消息，這紳士記起另外一種消息，就笑了。

太太問「笑甚麼？」

紳士還是笑，并不作答。

太太有點生氣樣子，其時正爲小孩子剪裁一個小小綢胸巾就放下了剪刀，

「一定要紳士說出。」

紳士仍然笑着，過了好一會，才嚙嚙滯滯的說，「太太，我聽到有笑話，說那大少爺燈……有點……」

紳士太太愕然了，把頭偏向一邊，驚訝而又惶恐的問，「怎麼，你說什麼？」

「我是聽人說的，好像我們小孩子的……」

「怎麼，說什麼？你們男子的口！」

紳士望到太太臉上突然變了顏色，料不到這事情會有這樣嚇人，就忙分辯說，「這是謠言，我知道！」

紳士太太要哭了。

紳士趕忙匆匆促促的分辯說，「是謠言，我是知道的！我只聽說我們的孩

子的乾媽三孃，特別同那大少爺談得合式，聽到人這樣說過，我也不相信。」

紳士太太放了一口氣，才明白謠言所說的原是孩子的乾媽，對於自己先前的態度忽然感到悔恨，且非常感到丈夫的可惱了，就罵紳士，以為真是一個墮落的人，那麼大年紀的人了，又不是年輕小孩子，不拘到什麼地方，聽到一點毫無根據的譏言，就拏來嚼咀。且說，

「一個紳士都不講身分，虧得你們念佛經，這些話拏去隨便說，拔舌地獄不知怎麼容得下你們這些人。」

紳士聽到這教訓，一面是心中先就并不缺少對於那乾親家母的一切憧憬，把太太這義正辭嚴的言語，嵌到肥心上後，就不免感到一點羞慚了。見到太太樣子還很難看，這尊貴的人，照老例，做戲一樣陪了禮，說一點別的空話，搭搭訕訕走到書房繼續做阿難伽葉傳記的研究去了。

紳士太太好好保留到先前一刻的情形，保留到自己的驚，保留到丈夫的謙和，以及那些前後言語，給她的動搖，這女人，再把另外一些時節一些事情追究了一下，覺得全身忽然軟弱起來，發着抖，再想支持到先前在紳士跟前的生氣彌強，已經是萬萬辦不到了。於是她就哭了，伏在那尚未完成的小孩子的胸巾上面，非常傷心的哭了。

悄悄溜到門邊的紳士，看到太太那情形，還以為這是因為自己失去紳士身分的責難，以及，物喪其類底痛苦，才使太太這樣傷心，萬分羞慚的轉到書房去，想了半天主意，才虧得想出一個計策來，不讓太太知道，出了門雇街車到一個親戚家裏去，只說太太為別的事使氣，想一個老太太裝作不知道到他家裏，邀她往公園去散散。把計策辦妥當後，這紳士又才忙忙的回到家中，仍然去書房坐下，拏一本陶淵明的詩來讀，讀了半天，聽到客來了，到上房去了，

又聽到太太喊叫拏東西，過了一會又聽到叫把車子預備，來客同太太出去以後，紳士走到天井中，不看天氣，天氣非常子好，好像很覺得寂寞，就走到上面房裏去，看到一塊還未剪裁成就的綢子，濕得像從水中浸過，紳士良心極其難過，本來乘到這機會，可以到一個相好的婦人處去玩玩，也下了決心，不再出門了。

紳士太太回來時，問用人，老爺甚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用人回答太太，是老爺并不出門，在書房中讀書，一個人吃的晚飯。太太忙到書房去，望着老爺正跪在佛像前念經，站到門邊許久，紳士把經念完了，回頭才看到太太。兩人皆有所內應，都願好好的講了和，都願意得到對方諒解，紳士太太極其溫柔的走到老爺身邊去。

「怎麼一個人在家中，我以爲你到傅家吃酒去了。」

紳士看到太太神氣，是講和的情形，就做著只有紳士才會做出的笑樣子，問到甚麼地方去玩了來，明白是到公園了，就又問到公園甚麼館子吃的晚飯，人不多，碰到什麼熟人沒有。兩人於是虛偽又很誠實的談到公園的一切，白鶴，鹿，花壇下圍棋的林老頭兒，四如軒的水餃子，說了半天，太太還不去。

「累了，早睡一點。」

「你呢？」

「我念了五遍經，近來念經真有了點奇跡，唸完了神清氣爽。」

聽着這樣謊話的紳士太太，容忍着，不去加以照例的笑謔，沉默了一陣，一個人走到上房去了。紳士在書房中，正想起傅家一個婢女打破茶碗的故事，一面脫去襪子，娘姨走來了，靜靜的怯怯的說，「老爺，太太請您老人家。」紳士點點頭，娘姨退出去了，紳士不知爲什麼原故，很覺得好笑，在心中攪起了

些消失了多年的做新郎的情緒，韋上鞋，略顯得匆卒的向上房走去。

第二天，三孃來看孩子，紳士正想出門，在院子裏遇到了，紳士紅着臉，笑着，敷衍着，一溜烟走了，三孃是也來告給紳士太太關於大少爺的婚事消息的，說了半天，到後接到別處電話，來約打牌，紳士太太却回絕了。

兩個人在家中密談了一些時候，小孩子不知爲什麼哭了，紳士太太叫把小孩子抱來，小孩子一到母親面前就停止了啼哭，望到這乾媽，小小的伶精的黑眼仁，好像因爲要認清楚這女人那麼注意集中到三孃的臉。三孃把孩子抱在手上，哄着喝着，

「小東西，你認得我！不許哭！再哭你爹爹會丟了你！」

紳士太太不知爲什麼原因，小孩子一不哭泣，又教奶媽快把孩子抱去了。

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每册實價一元

著作者 沈從文

發行者 新月書店

上海望平街
北平米市大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82

4120

